

新報

新聞



第四十卷 第二十二期

- | | |
|--------------|-----|
| 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 | 馬星野 |
| 學生運動的前途 | 鄭蘧朋 |
| 蘇聯遠東紅軍之作戰基礎 | 成 沒 |
| 山西紀行 | 長 江 |
| 我國最近之石膏業 | 劉階平 |
| 現代日本作家的全貌 | 張香山 |
| 記楊宇霆(二) | 篠 園 |
| 書——「花邊文學」 | 宗 珏 |
| 評——「海上的勞工」 | 張家鳳 |
| 我們的城堡 | 何其芳 |
| 在城市裡(三十五) | 張天翼 |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廿九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開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站名	下行車										上行車									
	1次	41次	71次	305次	21次	23次	4次	301次	401次	3次	73次	75次	43次	各等	各等	各等	各等	各等	各等	各等
北平前門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永定門	6:23	6:53	7:08	8:23	10:23	13:23	16:23	18:23	20: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21:23
豐臺		7:03	7:18	8:33	10:33	13:33	16:33	18:33	20: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21:33
黃村		7:26	7:41	8:56	10:56	13:56	16:56	18:56	20: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21:56
房山		8:16	8:31	9:46	11:46	14:46	17:46	19:46	21: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22:46
落坡店		9:36	9:51	11:06	13:06	16:06	19:06	21:06	22: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23:06
楊村		9:53	10:08	11:23	13:23	16:23	19:23	21:23	22: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23:23
天津總站		10:03	10:18	11:33	13:33	16:33	19:33	21:33	22: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23:33
天津東站		10:10	10:25	11:40	13:40	16:40	19:40	21:40	22: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塘沽		10:14	10:29	11:44	13:44	16:44	19:44	21:44	22: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23:44
蘆溝橋		10:17	10:32	11:47	13:47	16:47	19:47	21:47	22: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23:47
香廠		10:20	10:35	11:50	13:50	16:50	19:50	21:50	22: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23:50
唐山		10:23	10:38	12:03	14:03	17:03	20:03	22:03	23: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24:03
開平		10:26	10:41	12:06	14:06	17:06	20:06	22:06	23: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24:06
古冶		10:29	10:44	12:09	14:09	17:09	20:09	22:09	23: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24:09
灤縣		10:32	10:47	12:12	14:12	17:12	20:12	22:12	23: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昌黎		10:35	10:50	12:15	14:15	17:15	20:15	22:15	23: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24:15
留守營		10:38	10:53	12:18	14:18	17:18	20:18	22:18	23: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24:18
北戴河		10:41	10:56	12:21	14:21	17:21	20:21	22:21	23: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24:21
秦皇島		10:44	11:09	12:24	14:24	17:24	20:24	22:24	23: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24:24
山海關		10:47	11:12	12:27	14:27	17:27	20:27	22:27	23: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24:27
瀋陽(南滿洲站)		10:50	11:15	12:30	14:30	17:30	20:30	22:30	23: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24:30

北戴河海濱支綫

站名	下行		上行	
	到	開	到	開
北戴河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海濱	7:00	9:50	13:30	16:00
河濱	7:20	10:10	13:50	16:20

通縣支綫

站名	下行		上行	
	到	開	到	開
北平前門	501次	503次	505次	507次
東便門	7:30	8:30	9:30	10:30
雙橋	7:35	8:35	9:35	10:35
通縣南	7:40	8:40	9:40	10:40
通縣東	7:45	8:45	9:45	10:45

最新出版 內容豐富 售價低廉 檢查便利

附四角號碼索引 兼備法律詞書之用

中華民國法規大全

〔民國二十五年輯印〕 徐百齊 吳鵬飛合編

〔二十六年九月特種書之二〕

本書包羅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以前，中央各機關所頒行修訂之法，規其在付印前尚及蒐集增補者，亦儘量輯入。內容計分根本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官制官規，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黨務等十二類；行政一類中又分內政，外交，軍政，財政，實業，教育，交通等七目。所收各項法規，極爲詳備，同時於其核准修訂及頒行之年月日，凡可查考者，亦均於各該法規名稱下註明。書末附四角號碼索引，任何章目名詞，有檢即得，極感便利。足供法院，法官，律師，機關，公團，學校，圖書館，及農工商學黨政軍警各界參考之用。

◀ 本書內容概要 ▶

- (一) 本書刊載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以前中央機關頒布修訂之法，規其在付印前頒布修訂之法，規向及蒐集者，亦儘量輯入。
- (二) 本書刊載法規約五千種，凡現行有效之重要法規，業已搜羅無遺。
- (三) 本書編制分爲十二類，行政一類中又別爲七目，各種法規依照其性質分別輯入。其有一法規而涉及二類或二目以上者，原文輯入其中之一，而在目錄中將其名稱揭載於相關之其他類目中，並附注見某某類目第某頁字樣。
- (四) 本書所載法規，其核准修訂及頒行之年月日，均於各該法規之名稱下註明，其無可查明者從闕。
- (五) 全書計六千九百七十頁，字數都一千二百餘萬，分訂精裝本五冊，或平裝本十一冊，四開版式。
- (六) 本書售價力求低廉，精裝本每部定價十四元，特價期內祇售九元八角；平裝本每部定價十二元，特價期內祇售八元四角。
- (七) 本書爲便於檢查起見，附四角號碼索引。就各種法規及其分章之名稱，並就民刑法、民刑訴訟法等條文，摘取重要名詞，編成全部索引，計約二萬五千條。由索引檢閱法文，與檢查詞書同一便利。故本書之效用，實兼法規大全與法律詞書之長。
- (八) 本書於正編外，加印補編，將最近頒布修訂之法，規一律輯入。至全書目錄及索引，則就正編補編混合編成，以便檢查。

四開本		新開紙印	
▼布面精裝本		▼紙面平裝本	
五冊定價十四元特價九元八角 國內郵費一元一角五分		七冊定價二十二元特價八元四角 國內郵費九角二分	
特價期限 二十六年三月三日起至六月二十七日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

(六幅)

國外時事

(六幅)

一週簡評

國內政局

對日莫存奢望(草人)

(一)

比國中立問題

奧外交的新趨勢

西戰近況

海軍競爭

(素)

(二)

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

馬星野

(三)

學生運動的前途

鄭蘊朋

(九)

蘇聯遠東紅軍之作戰基礎

成

沒

(一五)

山西紀行

長

江

(二一)

我國最近之石膏業

劉階平

(二七)

現代日本作家的全貌

張香山

(三三)

記楊宇霆(二)

篠

園

(三九)

書評

「花邊文學」

宗

珏

(四一)

評「海上的勞工」

張家鳳

(四四)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改進中日關係的努力（大阪每日新聞）……………紫 嘯（四七）
英日在暹羅之角逐（Ernest. O. Hauser）……………子 英（四八）
義相在北非的活動（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丹 楓（五〇）
義國對回民宣傳問題（The Shanghai Times）……………蔭 恩（五一）
蘇俄培植人才（The New York Times）……………歷 樵（五三）

國際新語

英王加冕儀式（子英）（四七） 芬蘭前總統斯文赫夫特（子英）（五一）
羅斯福畫像記（蔭恩）（五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五五）
一週大事日記……………（六〇）

評論選輯

對於陝北問題之認識……………津滬大公报（六一）
從速救濟川甘災荒……………津滬大公报（六二）
國防經濟學（蔣方震）……………津滬大公报星期論文（六三）

采風錄

……………國風社選（六五）

凌霄一士隨筆

……………（六七）

文藝

我們的城堡

……………何其芳（七一）

在城市裏（三十五）

……………張天翼（七七）

短論：一個醫生眼光中的阿Q……………桂質良（七一）

時人彙志（張秉鉞）

編輯後記

……………編 者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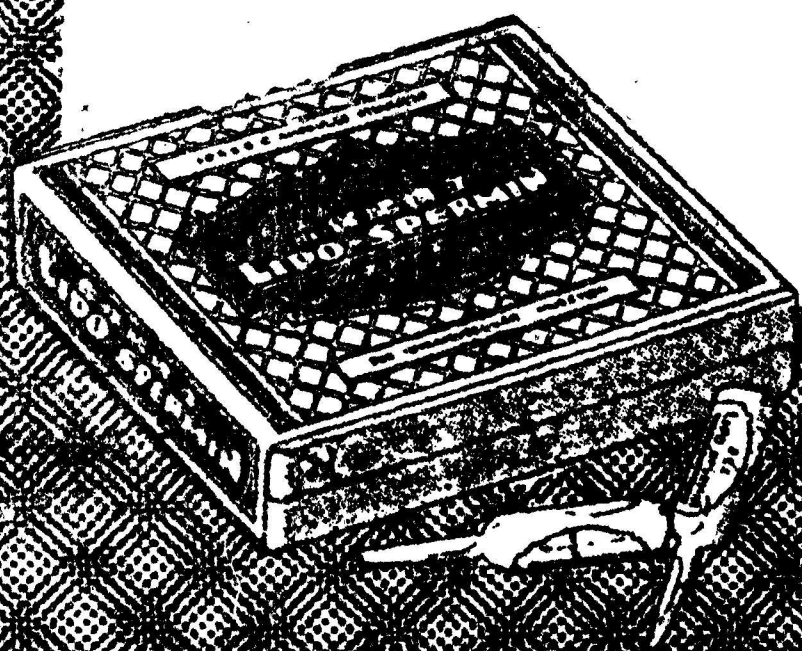
立博賜保命

本品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睪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鷄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為天然滋補佳劑。

本品之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得以不受高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本品因製造之進步，品質之精良，故功效優異，不論用為滋補或戒烟，皆一顯著之功效。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美 麗 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燕六

生理的化理合

膏牙王海用

鹽精大久吃



久大精鹽化在水

裏，是透明的。普通

粗鹽化在水裏，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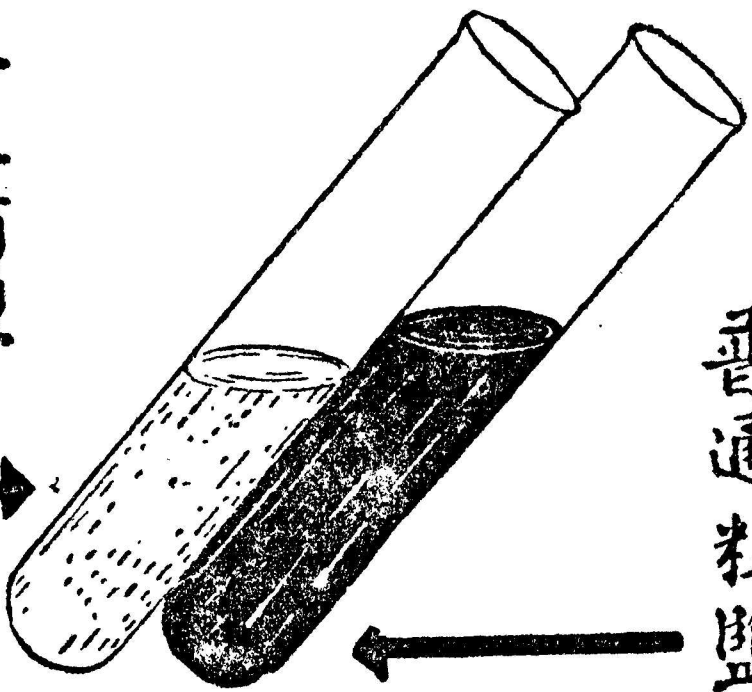
成黑湯。諸君！出

同樣的價錢，自然

是吃久大精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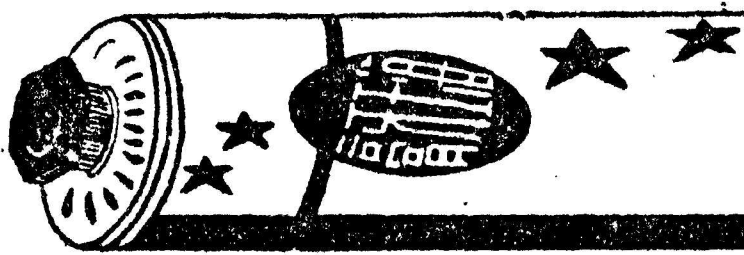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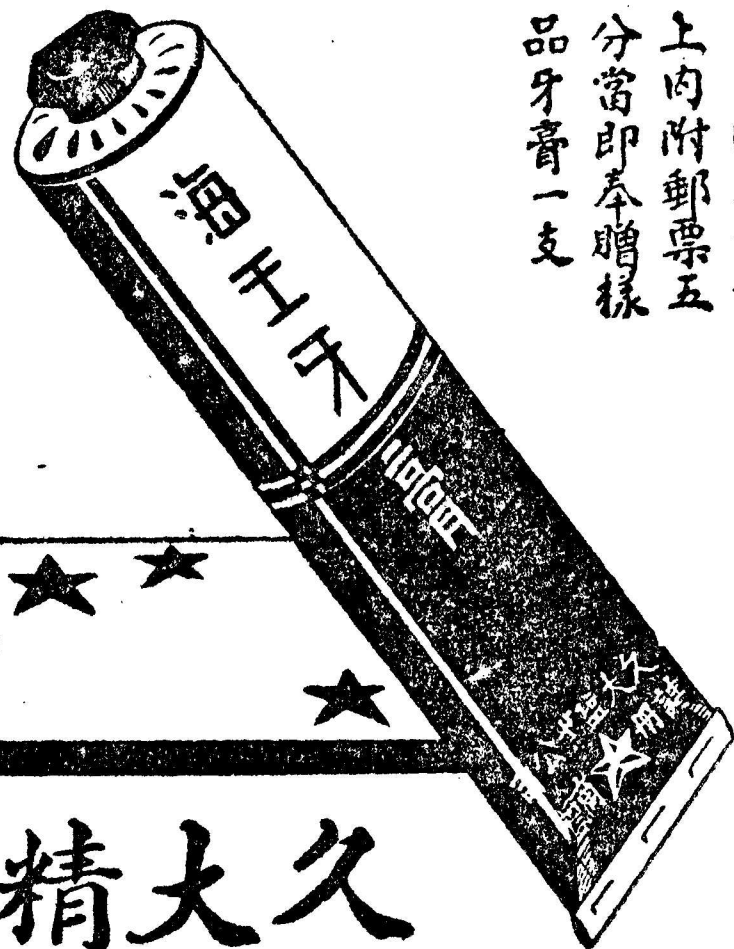
衛生而且經濟。

普通粗鹽



久大精鹽

請將下角贈券
剪下貼在信封
上內附郵票五
分當即奉贈樣
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攪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
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省縣寄

天津法租界
一公司工廠
河北塘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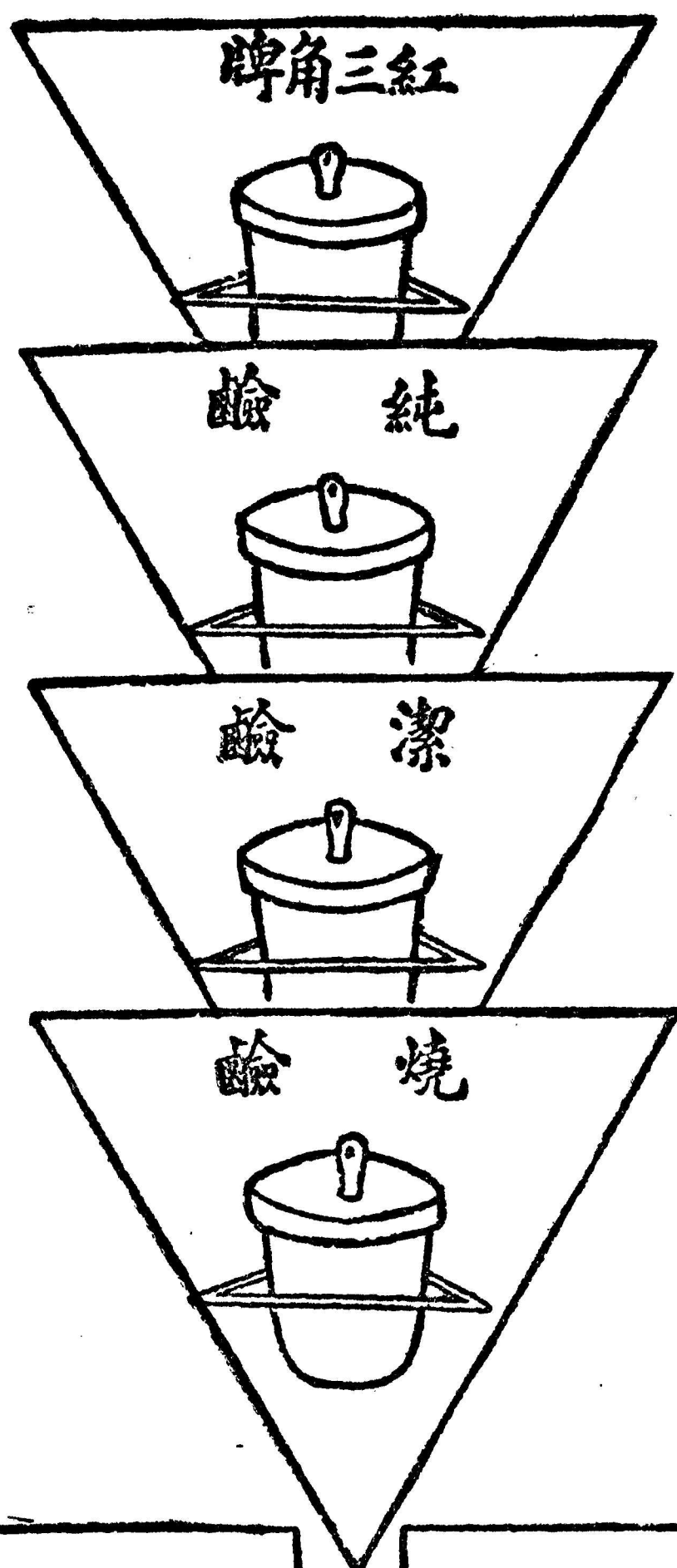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無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 天津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無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話 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同人不與。脆香化鬆。味特士之

本餅乾為
漕河涇新
餅乾廠之
出品係用
上等麥粉
梳打香料
等配以美
味之士(CHEESE)
及椒鹽製
成之士特
味甘香鬆
脆滋養消
化不與人
同較之舶
來品尤過
之無不及
良以新廠
廠房建築
郊外機器
設備完善
空氣清潔
衛生有以
致之家庭
晨昏作點
旅行餽贈
款客無往
不宜

介紹食法

點心食法

以白搭油或果子醬少許
，塔於梳打餅乾面上即
成，食之甘香鬆脆，無
與倫比，晨昏作點，既
便利，又經濟。

中式食法

先以肉絲或火腿絲或雞
絲入湯燒煮後，才得將
梳打餅乾放入同煮，約
三分鐘後才可取食，其
味香滑鬆酥，鮮味異乎
尋常。

西式食法

先以牛奶白糖，配合燒
煮，待煮後，將梳打餅
乾淨放入同煮約二分鐘
後即成，其味香滑爽口
，較之麥糊，實有過之
無不及，玻璃紙包每包
一角，每聽二元五角。

售出有均店品食各司公大各及家理經各銷分各店老支總司公本埠外本

二十五史補編

全書

出齊

連同

「二十五史」

發售
特價

書名	冊數	定價	特價	國內郵包費
二十五史	九冊 附人名索引一冊	五十四元	四十六元	三元
二十五史補編	六冊	六十元	四十八元	二元二角

~~~~~  
備有二十史五史補編全書目錄承索即贈  
~~~~~

兩書合購祇收八十元

郵包費照加

特價期：六月底止

開明書店印行

二十五史補編序

「吾華有五千年之歷史」此國人常作之自豪語也。問以史何在，必將曰：二十四史不充棟乎？增以新元史爲二十五，不尤富乎？然史之可貴，匪特在其卷帙之繁重，敘述之詳明，裁斷之有制，又當字字有來歷，其所根據之原料可得而勘證，示人以必信焉。自趙宋而下，修史時所根據者，今雖不可盡見，而政府公文，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並多，猶得藉是以審察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之前，刻版未興，直接史料亡失垂盡，固亦有劫餘之金石遺文及故書雅記在，然而其物過於零星，未足以供系統之探討。言史事者，惟有據十七史爲惟一之資源。所謂五千年之歷史，前四千年祇此而已，此無可奈何者也。

治中國史學者，之不能捨棄歷代正史既如此，而正史中之表志，於典章之沿革，人事之變遷，各盡其貫穿綜合之任務，使讀之者對於歷史現象有整個之認識，則更爲此資源中之真精實髓。原表志之體創於司馬遷，雖亦有所因，而與紀傳相輔以作全書之綱領，則其前未嘗有也。夫表之爲用，不僅旁行斜上，而在乎鉤玄提要，志之爲用，亦不惟整齊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終。人事前後相循，不容隨朝代而割裂，故每代一史，本非其宜；然古今作史者，縱自以爲成一家之言，而在讀史者視之，則實爲綿延相承之作。（鄭樵深譏斷代之史，因自作通志以變其體，然通志紀傳至今無讀之者，固由其材料不能出前人之外，亦以世人視各種斷代史之集合，即爲通史耳。）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闕，則讀史者目之所觸，惟有林林總總之故事浮動於前，無由得其綱領，而前後相循之人事亦爲之斷而不續矣！

正史不皆有表志。二十五史中，表志齊備者，惟史記、（稱書不稱志）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九種；其有志而無表者，則有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稱考不稱志）等九種。自餘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等七種，則並一表一志而無之。此無表無志之七種，與有志無表之九種，其不能稱爲完善，自不待論。即就其有志者觀之，作者之學識與其所取之材料，俱未嘗無瑕可指。故若曰：「二十五史多缺憾」，此固平心之論，非吾輩之有意輕侮古人也。

此種缺憾，古今學者感到者至多，爲欲彌縫之，是以相率起任補正與考釋之工作。凡前史有而後史無者，則補後史，若萬斯同、錢大昭、洪飴孫之補表是也；後史有而前史無者，則補前史，若錢文子、錢儀吉之補兵志是也。（案兩錢氏補兵志固未能下接兩唐，然實用後世史籍體例。）至於會通前後，卓然自立，若梁玉繩之於古今人表，章宗源、姚振宗之於隋書經籍志，則志在治數代於一鑪，而不僅依傍一史。此融貫諸史事實，其可貴者一也。諸史表志之中，闕漏遺逸，所在而有。闕漏則當補，遺逸則當正。若吳卓信之於漢地理志，溫日鑑之於魏地形志，致力之深，凌駕前哲。此作古人之諍友，其可貴者二也。至於校正之事，爲術雖微，其效則顯，得是爬梳，書乃可讀，是亦有不廢之功矣。

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儘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之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憶十年前，胡剛好治目錄學，於各史藝文志之補證畢力搜尋，然而補晉志者，案榮光、黃逢元二本未有開也，文廷式之本則藏之於心而未有見也。游浙江圖書館，見姚振宗諸稿，意戀戀而不能得也，悵悵盈懷，猶如昨日事。夫居於五都之市者，尙艱於彙合如此，況在僻壤，志學之士有不抱漏卮之書以終古者耶？蓋此諸作，作非一人，人非一地，地非一時，往往散見於叢書全集之中，非有力藏書者不易具備；其刊爲單行本者，則卷帙短薄，隨時有亡失之虞；至於孤留之稿本，則即在親戚姻婭間亦有不得覩者矣。以材料之不集中也，故讀史者欲覓其一種，恒東西尋索，空手而歸，謂非學術界之大憾事乎！

四十年前，張之洞總督兩粵，開廣雅書局於番禺，所刻書以史學著述爲最多，彼蓋有志繼阮元學海堂經解之業而爲是「史藏」者。其後離粵，未立總名，上海書肆集其史部而石印之，顏曰史學叢書，凡二集，爲其但供試場之用也，影縮過小，可檢而不可讀。讀幼時見之，詫爲奇觀，以爲清人考史之書網羅盡矣。稍長，好聚目錄，乃知此類書未刊者尙多。及遊學北平，往還之師友多治史者，益見珍祕之籍，而惜其不得彙合於一編。私計學海之後復有南菁，不審廣雅之作亦有嗣音者乎？願瞻八表，實以我心。今春過滬，於開明書店見二十五史補編之目，知舊友王伯祥先生（鍾麟）主

持斯事，俾與縮本二十五史並行，以便讀史者之相互勘證，從此無患乎原書之闕漏，亦無惑乎原書之遠近，搜羅之博，遠軼廣雅，凡茲世所能致者，幾於無不備焉，爲之喜而不寐。夫爲昔人著作謀盡其用，爲後來學術廣其門，使材料不集中之苦痛從而解除，此真無量之功德，所當爲史林永頌者已。

補編所採，原共一百七十餘種，其後遂約同好，四出訪求，竟得超過二百四十種。堅毅之忱，使人欽服。此二百餘種中，舊有刻本者凡一百八十餘種，稿本僅存者得六十餘種，萬斯同、汪士鐸諸家沈寢已久之書，賴斯而顯現，洵可謂爲近年史學界中一絕大快舉。夫使我輩眼福可誇耀於前人者，開明書店之力也！

此書之出，非書肆中有此一舉爲已足也，必將有以答對今昔諸賢爲學術工作之苦心，而後可以無愧。其道何？不揣謏陋，約而陳之。昔之補表者，多爲職官補志者，多爲地理藝文作者，就材料之便，著此先鞭，分所應爾。然我輩生於今日，既有新問題，斯有新需要，於民族、社會、宗教諸端，俱當加意搜補，一也。有宋以還，治史者多殫心史，漢表志補正之作，遂以史漢爲最富。此自個人工作言之，固爲美滿之成就，而自史界全體觀之，則頗遠於詳近略遠之旨。此後要當留心近古諸史，即使數十年後，書肆廣續編輯，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二也。夫史料愈近愈豐，其於人事之關係亦愈密切，補編雖大抵以二十五史爲範圍，而我輩工作實不當以此自限。清史稿聞將解禁，其志如藝文、邦交、食貨之屬，在在皆可補訂。以今日去清之近，直接史料保存之多，采銅於山，固不容異世之學者強而任之耳。

或曰：洵爲采銅之說，則前人之業非矣，彼輩無新材料而惟於舊史之中抽取記錄者也。此增補之書雖累百千萬言，其材料曾不能越出舊史之外，夫安貴有此重牀疊屋之舉爲？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所貴乎學者，爲其能盡物之用也。司馬遷作八書十表，其見於紀傳之材料十五六，彼果何爲而爲此？亦曰藉表志之嚴整以濟紀傳之散亂，以盡史書之用而已。前不云乎，表志者紀傳之綱領，夫作綱領者豈必待新材料哉？慎擇之斯可矣。今人孰不知二十五史爲中國歷史事實之所蓄萃，然能用之者有幾人？立一論題，不知其材料所在，雖有其物，不能以爲用，也是無綱領之害也。如是則有史如無史，誠能整理舊材料，使物無遁形而人悉其用，爲益之大必不在發見新

材料下。何況清人博雅之風自經被史，類能以新材料證故籍，故補百官表者有印章與封泥焉，補世系表者有碑辭與墓誌焉，何得云不越舊有史書地不愛寶，古物日出，我輩生於今日，惟有隨時增補之，使無一物失其所。前人之業，可修正而不可非也。

「中國通史」之呼聲，聞之彌久，而其書至今不出，是非今日史家之咎，乃其憑藉之不厚有以致之。爲是業者若不於史實有深識遠觀，於材料作廣搜博辨，則其書之成會無以異於學校教科。我輩倘有志於是，必將對於二十五史與此補編思所以盡量使用之術，且汰之存之，使無一字之虛濫，而於向日被屏於歷史範圍以外之材料及地下新發得之材料則以新方法比次之，新眼光判斷之，俾與舊有史書之汰存者融而爲一。分途並進，鑛而不舍，數十年後必可爲中國史學放一異彩，通史之出現乃有期也。值此補編發行之日，喜基礎之已奠，敢操券而待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顧頡剛書於北平。

凡例

- 一 本編所收，一以表志爲限。凡增補、注釋、考訂、校勘諸作，不問往昔遺籍，時賢近著，知見所及，靡不甄采。良以學貴博綜，無取專己，職在廣羅，弗嫌標榜也。
- 一 凡表志諸籍之頭迄分明，自成體系者，無論單行、叢刊，或一書之附錄如玉海附刻之漢書藝文志、考證水經注圖附刻之漢志、疑文存附刻之遼藝文志等，一律收采。其有附麗全帙，首尾難析者，如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諸家之於漢書等，雖各具表志之品目，實自爲專書之一部，勢難割裂，祇得含施。
- 一 全書編次，悉依列史前後爲序，區分若干部。每一部分，先表後志，以類相從。著錄諸書，亦略詮作者時代之次，藉成條貫。其有專述偏方割據之政制更革及域外諸族之動態者，則別置各部之末，以清眉目。如練恕之西秦百官表及沈維賢之兩漢匈奴表與晉五胡表等是。
- 一 本編序次既以列史各具統系爲準，則分別部居自宜體段分明，鮮涉牽掣。除徐文範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及錢大昕之遼金元史朝閏考等無礙割截，祇得就其偏重之傾向，量爲配置外，他如萬斯同之歷代史表及謝鍾英之三國大事

表等皆依部類分隸，不相雜廁；仍於析出之主籍或先見者備錄原刊序目，俾存厥初。間附小疏短說，以著更易之故。

一 所收諸籍中，其有全錄舊史原文而別綴論述或校記者，如汪越之續史記十表等，則依夏燮之校漢書八表例，祇載綴語，刊去舊文。蓋二十五史全書具有無煩繙出，徒占篇幅也。

一 本編輯集之初，除一部分稿本，縱橫鉤乙，不能影印外，餘擬悉用照相鉅版縮印。但細核各本，有板刻漫漶，模糊不清者，如章宗源之隋書經籍志考證，呂吳調陽之漢書地理志詳釋等，是有校刻欠精，紙繆待勘者，如包刻吳卓信之漢書地理志補注等是。一號稱精善之汪遠孫錢坫全祖望諸本漢志，亦時有誤字。一有格式尤雜，字體過小，不合本編縮印之標準者，如廣雅本東晉南北朝輿地表等是。有本為鉛印石印不能再縮複製者，如顧懷三之補後漢書藝文志及丁錫田之後漢郡國令長考補等是。甚有紙色過舊，黯淡不任照相者。既無他本可以抽代，自不能任其沿誤，終滋遺憾，因定一律改用排版。原本大字，用五號細書，用六號均直行，不夾注。植字既極疏朗，行款亦復畫一矣。其有徵引顯謬或漫患缺脫之處，亦得隨時為本勘補之。

一 版本之選擇：凡傳刻多者，取初刻本。刻本有異同或奪佚有多寡者，取善本或足

總目

一 史記部分

- 〔讀史記十表十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補 原刊本
- 〔楚漢帝月表一卷〕清吳非撰 劉氏唐石籙刻貴池
- 〔史記月表正譌一卷〕清王元啟撰 廣雅書局刊本
-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一卷〕清盧文弨撰 抱經堂刊羣書拾補本
- 〔史記三書正譌三卷〕清王元啟撰 廣雅本

二 漢書部分

- 〔史記三書釋疑三卷〕清錢塘撰 原刊本
- 〔史記天官書補目一卷〕清孫星衍撰 昭代叢書本
- 〔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清劉文淇撰 廣雅本
- 〔校漢書八表八卷〕清夏燮撰 光緒庚寅刊本
- 〔漢將相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
- 〔人表考九卷〕清王士禛撰 清白士集本
- 〔人表考校補一卷〕清附續校補一卷 清蔡雲撰 聚學軒叢書本
- 〔校正古今人表一卷〕清翟云升撰 道光十二年五經歲徧齋刊本

- 〔漢書律曆志正譌一卷〕清王元啟撰 徐氏積學齋藏本
- 〔前漢書食貨志注二卷〕清劉光寶撰 煙霞草堂遺書本
- 〔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文子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 〔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清汪遠孫撰 道光刊振綺堂本
- 〔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楊守敬撰 光緒二十五年觀海堂刊本
- 〔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清王紹蘭撰 光緒二十二年蕭山陳氏遺經樓刊本
- 〔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三卷〕清吳卓信撰 道光十八年涇縣包氏刻本

本。其有後賢訂補之作，刊行時已包有先賢原著者如謝鍾英之於洪亮吉楊守敬之於吳增僅等，則選取後來之本，仍冠原著姓氏，庶篇幅約省，而淵源不昧。其刊本與稿本顯有異同者，則兩本參校不嫌複出，如萬斯同之南唐將相大臣年表等六種是。

一 表之為用旁行斜上，利在經緯分明，縱橫可通。然亦有性質相同而體式不一者，有分別項目本無一定標準者，有因橫格太多分截轉行而反使系統惑亂者，亦有本無縱橫關係而漫為填帙者，殺雞紛錯，先後異轍，至於表格遼闊，浪紙費幅，抑又其次。因就有衡直關係之世系表，如周明泰之三國世系表等，有分合關係之輿地表，如吳增僅之三國郡縣表等，仍用原式。其他如本無縱橫分合關係之大事表職官表及以封爵傳為主之世表等，則悉依諸以敦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之例，改用直行排書。其有旁行枝出之文，必注前後關連之迹，務使體系不亂，而經緯仍極分明。區區之意，覽者諒之。

一 校勘主旨惟在求是。偶有不安，必資比對。異字歧義，擇善而從。其有必須說明者，亦別附校記或跋語於書後，藉示矜慎。但同人知能有限，闕失必多，何敢以掃蕩自文。尚望方聞達人不吝教益，俾於經版時得以藉手更正，學術幸甚，同人幸甚。

〔新附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清錢坫撰徐松集釋
會稽章氏刊咫進齋藏本

〔漢書地理志詳釋四卷〕清呂吳調陽撰 觀象廬叢
書本

〔漢志釋地略一卷〕清汪士鐸撰 水經注圖附刻本
〔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清全祖望撰 漸江得諼草
堂本

〔漢志疑一卷〕清汪士鐸撰 水經注圖附刻本
〔漢志水道疏證四卷〕清洪頤煊撰 長洲蔣氏心矩
齋叢書本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清陳澧撰 東塾遺書
本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補正二卷〕清吳承志撰 吳
興劉氏求恕齋刊本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 玉海附刻本
〔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清姚振宗撰 快閣師石山
房稿本

〔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同上
〔漢書藝文志舉例一卷〕孫德謙撰 四益宜刊本
〔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清劉光蕡撰 煙霞草堂本
〔新莽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龍
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新莽職方考一卷〕譚其驥撰 稿本
〔前漢匈奴表三卷附錄一卷〕沈維賢撰 學古堂日
記本

三 後漢書部分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宋熊方撰 汗筠齋刊本
〔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五卷補遺一卷〕清諸以敦撰
嘉慶十七年刊本

〔後漢書補表八卷〕清錢大昭撰 汗筠齋本
〔東漢諸帝統系圖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原
刊本

〔東漢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東漢皇子王世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東漢外戚侯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東漢宦者侯表一卷〕同上

〔東漢雲臺功臣侯表一卷〕同上
〔東漢中興功臣侯世系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東漢將相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
本

〔後漢三公年表一卷〕清華湛撰 昭代叢書本
〔東漢三公年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東漢九卿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後漢公卿表一卷〕清練恕撰 多識錄本

〔後漢書朝閣考五卷〕徐紹楨撰 光緒十七年學壽
堂叢書本
〔東漢郡國沿革考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後漢縣邑省併表一卷〕周明泰撰 民國十八年排
印玩社叢書本
〔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清錢大昭撰 廣雅書局刊
本

〔後漢郡國令長考補一卷〕丁錫田撰 石印民雜
著本
〔續漢書志注補一卷〕清盧文弨撰 抱經堂刊羣書
拾補本

〔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清錢大昭撰 廣雅本
〔補漢書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 嶺南遺書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清顧棟三撰 蔣氏順倫書
屋刊印金陵叢書本

〔後漢藝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 師石山房稿本
〔補後漢藝文志一卷考十卷〕曾樸撰 光緒乙未刊
本

〔後漢匈奴表二卷〕沈維賢撰 學古堂日記本

四 三國志部分

〔三國大事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三國紀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 廣雅本
〔三國大事表一卷〕清謝鍾英撰 光緒二十四年湖
南刊本

〔三國漢季方鎮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
本
〔三國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魏國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魏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魏方鎮年表一卷〕同上

〔漢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吳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三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三國志世系表一卷〕周明泰撰 民國十九年排印
玩社叢書本

〔三國志世系表補遺一卷附訂譌〕陶元金撰 稿本
〔三國職官表三卷〕清洪飴孫撰 廣雅本
〔三國縣表附考證八卷〕清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
光緒丁未觀海堂刊本

〔三國疆域表二卷〕清謝鍾英撰 光緒二十四年湖
南刊本
〔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十五卷〕清洪亮吉撰謝鍾英補
注 光緒二十四年湖南刊本

〔三國疆域志疑一卷〕清謝鍾英撰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 嶺南遺書本
〔三國藝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 師石山房稿本

五 晉書部分

〔兩晉諸帝統系圖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晉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補晉宗室王侯表一卷〕秦錫田撰 稿本
〔晉功臣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晉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東晉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補晉異姓封爵表一卷〕秦錫田撰 稿本
〔補晉執政表一卷〕秦錫圭撰 稿本
〔晉方鎮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晉方鎮年表一卷〕秦錫圭撰 稿本
〔晉方鎮年表一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
〔東晉方鎮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西晉方鎮年表一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

〔晉書天文志校正一卷〕清盧文弨撰 抱經堂刊羣
書拾補本
〔晉書地理志校正一卷〕同上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五卷〕清畢沅撰 經訓堂叢書

本

〔新校晉書地理志一卷〕清方懔撰 廣雅本
〔東晉疆域志四卷〕清洪亮吉撰 卷施閣集本
〔補晉兵志一卷〕清錢儀吉撰 衍石齋刊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附錄一卷〕清丁國鈞撰子辰注
丁氏叢書本

排印本

〔補晉書藝文志六卷〕清文廷式撰 宣統元年湖南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清秦榮光撰 民國十九年排
印本

〔補晉書經籍志四卷〕吳士鑑撰 含嘉室舊著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黃逢元撰 長沙排印本
〔晉書偽諸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晉書偽諸國年表一卷〕同上
〔補晉書偽諸國年表一卷〕秦錫田撰 稿本
〔十六國年表一卷〕清張愉會撰 昭代叢書本
〔晉五胡表一卷〕沈維賢撰 學古堂日記本
〔偽漢將相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
表本

〔偽成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趙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燕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秦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後秦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後燕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偽南燕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西秦百官表一卷〕清練恕撰 多識錄本
〔後涼百官表一卷〕繆荃孫撰 藝風堂續集本
〔南涼百官表一卷〕同上
〔西涼百官表一卷〕同上
〔北涼百官表一卷〕同上
〔夏百官表一卷〕同上
〔北燕百官表一卷〕同上
〔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清洪亮吉撰 卷施閣集本

六 宋書部分

〔宋書補表四卷〕清盛大士撰 南京龍蟠里國學圖

書館寫本

〔宋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一卷〕羅振玉撰 永豐鄉人雜
著續編本

〔宋將相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宋方鎮年表一卷〕同上

〔補宋書刑法志一卷〕清郝懿行撰 郝氏遺書本
〔補宋書食貨志一卷〕同上

〔宋州郡志校勘記一卷〕清成福撰 廣雅書局刊本
〔補宋書藝文志一卷〕蕭崇岐撰 稿本

七 齊書部分

〔齊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齊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齊方鎮年表一卷〕同上
〔補齊書藝文志一卷〕陳述撰 稿本

八 梁書部分

〔梁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梁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補梁疆域志四卷〕清洪麟孫撰 廣雅本

九 陳書部分

〔陳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陳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補陳疆域志四卷〕臧勵蘇撰 稿本

十 魏書部分

〔魏諸帝統系圖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魏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魏異姓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魏外戚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魏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西魏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東魏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元魏方鎮年表二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
〔魏書地形志校錄三卷〕清溫日鑑撰 適園叢書本

〔魏書禮志校補一卷〕清盧文弨撰 抱經堂刊羣書
拾補本

〔魏書官氏志疏證一卷〕清陳毅撰 光緒二十三年
刊本

〔補魏書兵志一卷〕谷霽光撰 稿本

十一 北齊書部分

〔北齊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北齊異姓諸王世表一卷〕同上
〔北齊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十二 周書部分

〔周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周公卿年表一卷〕同上
〔北周公卿年表一卷〕清練恕撰 多識錄本

十三 隋書部分

〔隋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隋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隋府之除月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九卷〕楊守敬撰 光緒戊
戌觀海堂刻本

〔隋書經籍志補二卷〕張鵬一撰 排印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清章宗源撰 湖北崇文
書局刻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清姚振宗撰 師石山
房稿本

十四 南北史部分

〔補南北史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 廣雅本
〔補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同上
〔補南北史世系表五卷〕同上
〔補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清汪士鐸撰 淮南書局本
〔補南北史補志未刊稿十三卷〕清汪士鐸撰 原島本
〔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徐崇撰 稿本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二十八卷〕（以偏重南北朝附
此）清徐文范撰 廣雅本

十五 兩唐書部分

- 〔唐將相大臣年表三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
〔唐功臣世表一卷〕同上
〔唐鎮十道節度使表一卷〕同上
〔唐邊鎮年表一卷〕同上
〔唐藩鎮年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唐方鎮年表八卷考證一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
〔唐宦官封爵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
〔唐藏萬氏未刊稿本〕
〔武氏諸王表一卷〕同上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誤十二卷〕清沈炳震撰 清來
堂刊本
〔唐折衝府考四卷〕清勞經原撰 鄒齋叢書本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羅振玉撰 遼居雜著乙編本
〔唐折衝府考補拾遺一卷〕羅振玉撰 遼居雜著丙
編本
〔唐折衝府考校補一卷〕谷霽光撰 稿本
〔唐諸蕃君長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
附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十六 兩五代史部分

- 〔五代紀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 廣雅本
〔五代諸王世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歷代史表本
〔五代諸國世表一卷〕同上
〔五代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五代諸國年表一卷〕同上
〔五代諸鎮年表一卷〕同上
〔吳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清萬斯同
撰 廣雅本 四明馮氏伏附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以刻本稿本頗有異同故參校兩存之〕
〔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同上
〔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同上
〔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同上
〔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同上

十七 宋史部分

- 〔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又稿本一卷〕同上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刻本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
馮氏伏附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吳越將相州鎮年表一卷〕同上
〔五代地理考一卷〕清練恕撰 多識錄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清顧樸三撰 金陵叢書本
〔宋中興三公年表一卷〕宋人撰 藕香零拾刻永樂
大典本
〔宋大臣年表二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室
藏萬氏未刊稿本
〔北宋經撫年表五卷〕吳廷燮撰 稿本
〔南宋制撫年表二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參稿本
〔宋史地理志考異一卷〕嚴崇岐撰 稿本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清倪燦撰盧文弼校正 抱經
堂刊羣書拾補本
〔西夏藝文志一卷〕王仁俊撰 西夏文綴附刻本

十八 遼史部分

- 〔遼諸帝統系圖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
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遼史紀年表一卷〕清汪遠孫撰 遼史拾遺附刻本
〔西遼紀年表一卷〕同上
〔遼大臣年表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室
藏萬氏未刊稿本
〔遼方鎮年表一卷〕吳廷燮撰 稿本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清李慎儒撰 光緒二十八年
丹徒李氏刊本
〔遼藝文志一卷〕繆荃孫撰 遼文存附刻本
〔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王仁俊撰 遼文萃附刻本
〔補遼史藝文志一卷〕黃任恒撰 排印遼東雜纂本

十九 金史部分

- 〔金諸帝統系圖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附
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二十 元史部分

- 〔金將相大臣年表一卷〕同上
〔金宰輔年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金方鎮年表一卷〕吳廷燮撰 稿本
〔金衍慶宮功臣錄一卷〕清萬斯同撰 四明馮氏伏
附室藏萬氏未刊稿本
〔金史禮志補脫一卷〕清盧文弼撰 抱經堂刊羣書
拾補本
〔元分藩諸王世表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元四域三藩年表一卷〕同上
〔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一卷〕吳廷燮撰 排印
本參稿本
〔元史氏族表三卷〕清錢大昕撰 潛研堂集本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同上

二十一 宋遼金元四史部分

-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清錢大昕撰 潛研堂
集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清倪燦撰盧文弼校正 抱
經堂刊羣書拾補本
〔補三史藝文志一卷〕清金門詔撰 八史經籍志本

二十二 明史部分

-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清劉廷燮撰 劉氏唐石
影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明宰輔考略一卷〕清黃大華撰 稿本
〔明七卿考略一卷〕同上
〔明督撫年表六卷〕吳廷燮撰 排印本參稿本
〔殘明宰輔年表一卷〕清傅以禮撰 華延年室題跋
附印本
〔殘明大統曆一卷〕同上

附錄

- 增補史目表

特價書五十種

七折

書名	著譯者	原價	特價
十三經索引	蔣紹鉞編	五.五〇	三.八五
古今大哲學家與思想	楊蔭溥譯	二.五〇	一.七五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潛著	〇.四〇	〇.二八
青年與生活	金仲華著	〇.四〇	〇.三二
中文本新舊約輯要	費佩德編	〇.八〇	〇.五六
社會科學講話	祝伯英著	〇.四〇	〇.三二
國際政治講話	張明養著	〇.五〇	〇.三九
經濟科學大綱	施存統譯	一.〇〇	〇.七〇
國際經濟政治學原理	張琴操著	一.〇〇	〇.七〇
經濟學史大綱	黃曦峯著	一.二〇	〇.八四
世界語全教程	盛國成編	一.一〇	〇.七七
文法	夏巧尊著	〇.四〇	〇.二八
辭章	劉薰宇著	九.〇〇	六.三〇
英文文學讀本(二冊)	林語堂編	各八.五〇	各六.六〇
少年科學大綱	胡伯慧譯	〇.七五	〇.五三
科學的故事	宋易譯	〇.八〇	〇.五六
數學趣味	劉薰宇著	〇.七〇	〇.四九
開明算術講義	章克標編	〇.八〇	〇.五六
開明代數講義	劉薰宇著	〇.八〇	〇.五六
開明幾何講義	許雪樵著	〇.八〇	〇.五六
中等物理學問題詳解	顧均正譯	二.〇〇	一.四〇
化學奇談	顧均正譯	〇.七〇	〇.四九
實用有機化學	黃素封譯	二.六〇	一.八二
氣象學講話	王勤培編	〇.六〇	〇.四二
進化思想十二講	胡行之譯	〇.八〇	〇.五六
書名	著譯者	原價	特價
動物珍話	賈祖璋著	〇.四〇	〇.二八
無線電話收音術	黃幼雄編	〇.六〇	〇.四二
談美(給青年的)	朱光潛著	〇.四〇	〇.二八
開明圖畫講義	豐子愷編	〇.六〇	〇.四二
開明音樂講義	豐子愷編	〇.四〇	〇.二八
中國名歌選	鍾子愷編	〇.六〇	〇.四二
中文名歌五十曲	鍾子愷編	〇.八〇	〇.五六
兒童歌曲集(四冊)	胡周淑安編	各〇.四〇	各〇.二八
進行曲選(二冊)	白露先編	各〇.四〇	各〇.二八
口琴吹奏法	黃涵秋譯	一.二〇	〇.八四
歐遊雜記	朱自清著	〇.七〇	〇.四九
蝕(平本)	茅盾著	一.五〇	一.〇五
春天的秋天	巴金著	〇.三〇	〇.二一
秋天裏的春天	巴金著	〇.四〇	〇.二八
大地	胡仲持譯	〇.八〇	〇.五六
罪與罰	章蕤譯	二.五〇	一.七五
世界文化史	蔡希陶譯	一.一〇	〇.七七
開明外國地理講義	馮達夫編	〇.六〇	〇.四二
南極探險記	胡仲持譯	〇.六〇	〇.四二
開明本國地理講義	章克標編	〇.六〇	〇.四二
亞洲腹地旅行記	傅彬然編	一.四〇	〇.九八
屈從	郭沫若著	〇.四〇	〇.三二
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王鍾麟編	各〇.六〇	各〇.四二
新史綱	宋雲彬編	一.〇〇	〇.七〇
清史大綱	柯劭忞著	二.八〇	一.九六

限期
兩月
三月四
起日一月
止截底月

外埠函購展期一月
詳細目錄承索即寄

開明書店

總店：上海福州路
分店：南京廣州
北平漢口長沙

代辦分莊
安慶大德堂書局
濟南東方書社
杭州春光書局
溫州甌海書局
南昌科學儀器館
太原開明書店
廈門開明書店
新加坡上海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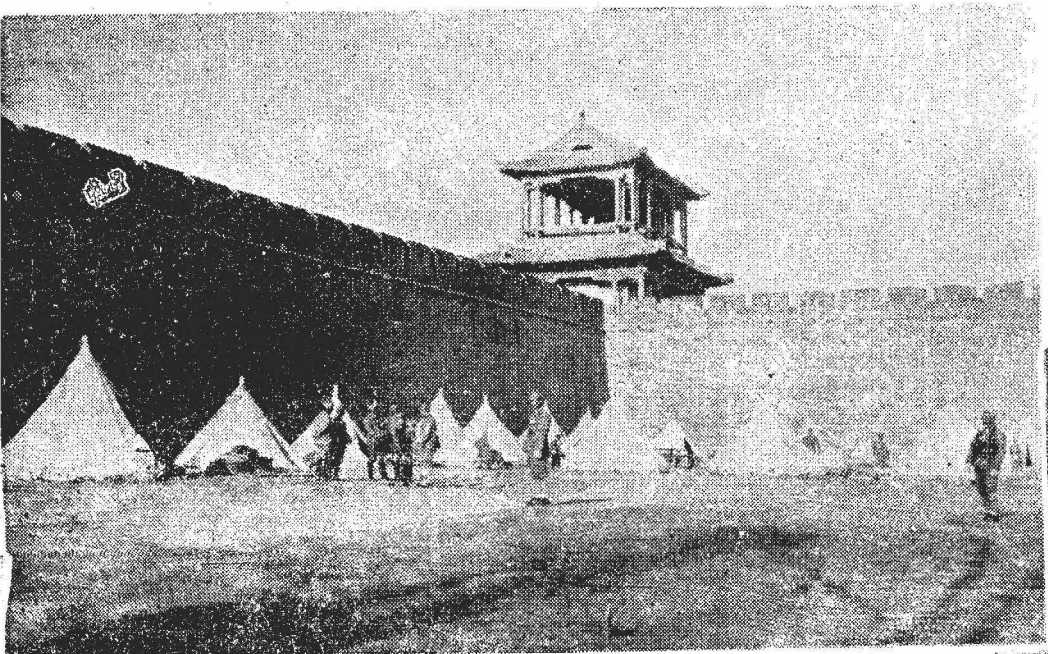


追悼陳亡將士，圖為烈士墓之牌坊及大公報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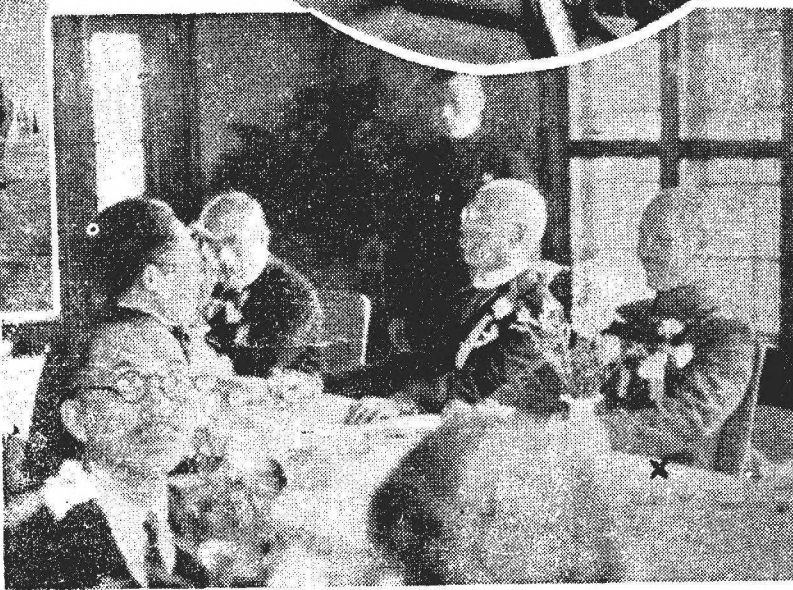
綏遠閱兵典禮參加部隊在城下露營。



參加追悼會之汪精衛（右）與閻錫山。



林主席在國慶中賞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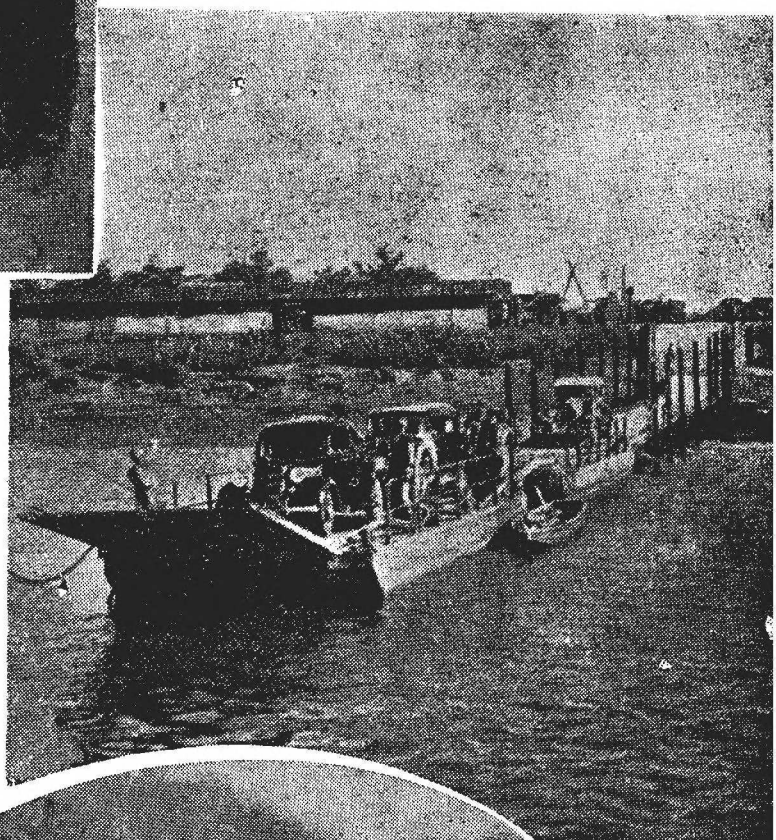
招待日經濟考察團。院長（X）招待日本經濟考察團抵滬時攝，右起錢新之周作民及該團團長兒玉。



國時



△德要人高赴林波，與總莫錫基（右）同乘雪車時攝。



△義大利駐亞比西尼亞總督葛拉祥尼遇狙前渡阜蘭狄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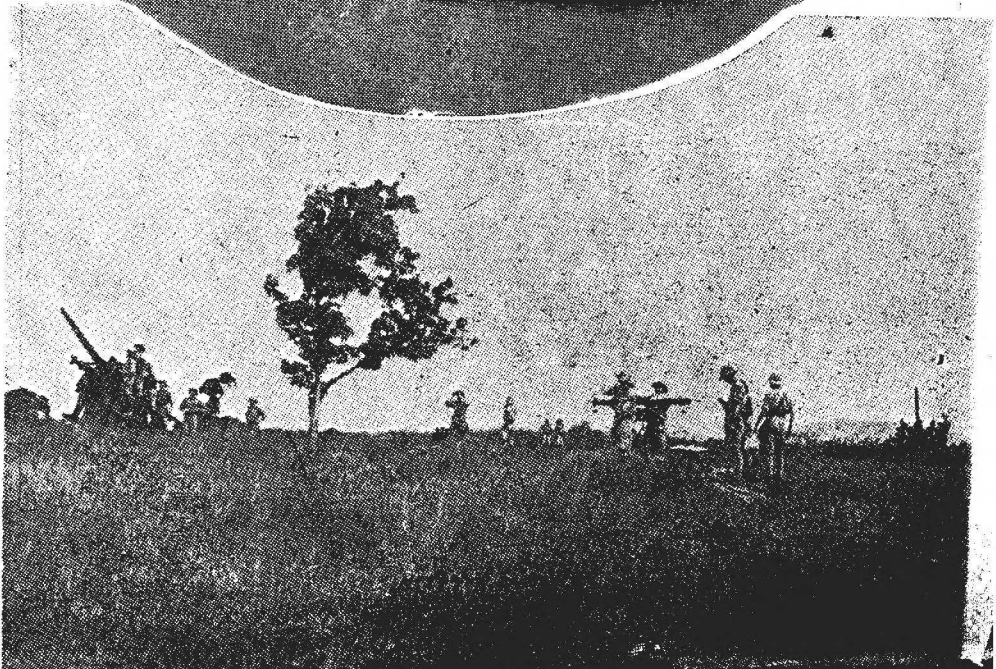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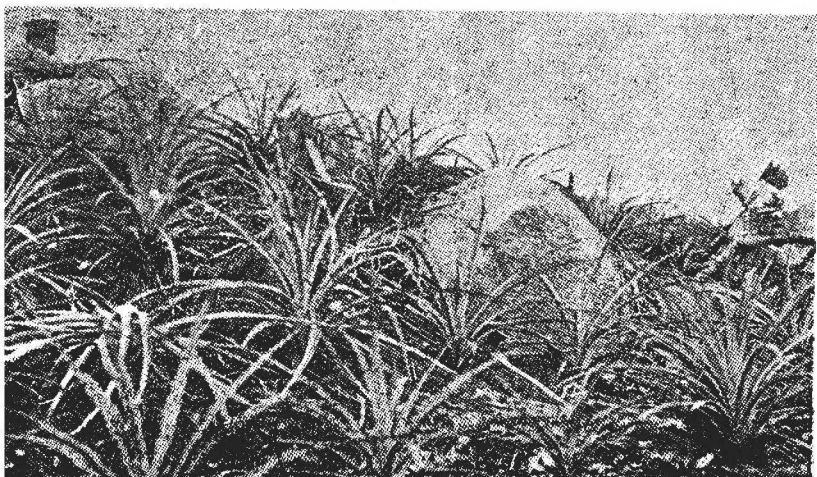


△德外長紐拉特上月二十二日赴維也納訪問，受人歡迎之狀況。



△法令實施後，法邊防軍搜查旅客。

△英國駐新加坡陸海空軍最近舉行聯合大演習之一班。





國內政局

近來國內的政局，一般平穩。

西北方面，東北軍業已全數開出陝甘。

陝省情形甚安；惟甘肅受到相當的騷擾，政治既因省府青黃不接而陷於停頓，復有一部分軍隊紀律不佳，地方情形惡劣，這是西北

善後中首應注意的問題。東北健兒此次離別西北，情緒皆甚暢旺，惟既抵新防地之後，在編制與紀律上皆須加整頓。

書望於陝北方面，這一週內無多消息，惟知情形已有進步。

四川方面，雖多謠言，現皆證明謠言終是謠言，實際上絕無大問題。鄧漢祥盧作孚等來京謁見政府領袖的結果，知中央對劉湘甚信賴，川事一任劉氏主持，而劉氏亦絕對擁護中央。許多小問題中央皆從川劉之望，惟中央在川的軍事系統必須存在。這一點川劉甚尊重，故預料川局必將逐漸進步。

粵主席黃慕松氏最近病逝，政府決令吳鐵城氏繼其任，滬市長之職則由市府秘書長俞鴻鈞代理。吳氏治滬五年，甚顯才能，此番赴粵，人地兩宜，必將有良好的成績。

中樞方面，因蔣先生需要休養，故決再續假兩月，孔祥熙奉命赴英，為賀英王加冕典禮特使，順便考察歐洲情形，預料將有四個月的耽擱。現定由外長王寵惠氏暫代行政院長之職。在平穩的政局下，蔣先生的短期休養，是不成多大問題的。

對日莫存奢望

日本經濟考察團兒玉等一行的任務已畢，團員業已陸續返國。在兩國經濟界交歡聲中，看各方面的反映，可以知道對中日外交前途不能作輕率的樂觀。

日本的「對華再認識」，只限於空氣的轉變，真正談到調整兩國邦交，日本方面似乎尚沒有有擔當的政治家。

畸形的華北，日本政府尚無調整的熱誠，對於冀東偽組織還不肯放手，最近期間，如能把走私問題解決了，成績就算很好了吧！

如何能使日本對中國有真認識，來同我們熱誠的解決問題，還有待於我們自己的努力！（草人）

比國中立問題

新羅約談判的展望，因比國中立問題遭遇到第一難關。

去年十月十五日比王在閣議中宣布中立政策，據聞其原因在：（一）避免法蘇協定對比所發生之可能的影響，以防德國在未來戰爭時再度侵入，（二）爲了天主教派和法西斯主義的里克斯黨反對過激主義。此舉發生後的影響，使得英法國防政策受到意外的打擊，他方面更與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的規定抵觸。所以在新羅約問題開談以前，這是一個必須先決的問題。

比王爲此問題，特赴英進行談判，所談內容，在本期截稿時，尚未揭布，但其性質之重要，可以想見。德國十二日致英的覆牒中，亦提及保障比國中立一點，我們雖不能據此推斷德比間有聯絡，但此舉於德國形勢上有利，則毫無疑義。

不過無論如何，比國中立問題是不至於變更新羅約談判的本質的，因爲英法對於東歐的國策，不會就因此動搖。如更據此推測談判的前途，似一時亦難有進展。

奧外交的新趨勢

自德外長紐拉特上月訪奧後，德奧關係日趨惡轉。本週奧總理決然罷免代表國社黨的公安部長，更不啻對德公然挑戰。同時奧匈捷克聯携的空氣却頓形濃厚。

奧國近年來，一向依違於德義兩強之間，最近奧國計劃

復辟，遭遇到德義共同的反對，這可說是奧國外交政策轉向的近因。但是奧匈捷三弱小國家的聯合，是否能夠抵禦兩強的壓迫，或是奧國仍將倒入義國的懷抱，這點是極堪注意的。在此德奧關係緊張中，在北非巡遊的墨索里尼氏，突然匆促返國，可見對於此事的重視。外電傳奧揆即將赴義，與墨氏晤談，中歐的局勢，一時又引起全世的注視了。

西戰近況

本週西班牙政府軍在西京東北，屢次奏捷，占有瓜達拉加拉陣線，馬德里的人心現已大定。協助國民軍的義大利軍隊受挫最甚。這也是促成墨氏罷遊回國的原因之一。自從對西不干涉協定成立以來，國際糾紛的可能性，已大見輕減，所以預料墨氏或不致採取任何魯莽行動。西政府於戰勝後，向不干涉委員會提出抗議，態度突轉強硬，不過這次政府軍的勝利，還不足視作決定的因素。因此一戰，西局的嚴重性反較前更增了。

海軍競爭

英美日各海軍國現正着手競築。本週日政府又拒絕限制戰艦砲徑，預料今後各國對於築艦更將爭奇制勝。現在英美全有重視遠東與太平洋利益的表示。英國對新加坡軍港，現正加意經營，美國對於菲島，似亦不會逕予放棄。這種以國家血液作賭注的競爭，結果是唯有兩敗俱傷。但是現在和平會議的建議，却又沒有實現的希望。（素）



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

馬星野

九一八以後，政府過分的限制言論自由。前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所發表的關於開放言論之談話，始具體的確定了政府的新聞政策，如果政府能够本着這一談話的原則與精神做去，任何人不能再非難着中央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與措施了。這個談話，可以分做三部分。

(一)對於言論自由之限制，只有五點，便是甲，出版法上所規定的；乙，刑法上所規定的，丙，宣傳赤化危害國家擾亂地方治安之言論與紀載；丁，洩漏軍事外交之機密；戊，有意顛倒是非捏造毫無事實根據之謠言。

(二)過去新聞政策之缺點，在于各地對於開放言論，每不能一致，往往有中央所許可，或為中央所發表之消息而地方當局轉不許發表。

(三)今後改進之方法為甲，改善管理新聞與出發物之辦法，乙，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

(甲)關於第一點，言論自由，根據訓政時期約法之規定，本來是人民應享之權利。(憲法草案，亦有同樣之規定。)不過依法律可以加以限制。在民治的國家，如英如美，

限制言論自由者，只限于刑法上之毀謗罪。中國刑法，關於這一點，已有很詳細的規定，新刑法第二十七章(『即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對於『意圖散布于衆而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的人，處以二年以下徒刑，千元以下罰金。對於個人之權利，已加保障。刑法中的關於『內亂罪』，『妨害國交罪』，『外患罪』等等規定，皆可以直接間接，應用于越軌言論，對於國家及社會利益，亦已有適當之保障。然猶嫌其未詳，故有出版法之頒布。出版法除規定報紙之登記手續，及不登記之處分外，更有下列六項之限制(去年十一月間立法院通過出版法之第四章中規定)

- 一，破壞國民黨或違反黨義者
 - 二，意圖顛覆政府或損害國家利益者
 - 三，破壞公共秩序者
 - 四，妨害善良風俗者
 - 五，關於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者
 - 六，在必要時關於政治軍事外交地方治安事項
- 這六項限制，如果用廣義的解釋，任何重要新聞，都成為不能登載之例。尤其是關於第六項，根據二十二年十月中

央頒布之新聞檢查標準，什麼是不能登載的外交新聞軍事新聞，什麼是地方公安有關之新聞，什麼是妨害善良風俗之新聞，定得非常細密，而還怕檢查人員太大意，每項下面，規定『其他』一項，這樣一來，檢查範圍，差不多已大到無所不包了。

蔣委員長談話中所舉的第三項到第五項的應有限制，實際上出版法上早都有規定：因為危害國家擾亂治安，已經有出版法第四章中二三兩項規定着了，洩漏軍事外交機密，出版法的第二十四條，更具體規定着，捏造事實，顛倒是非，在刑法上亦有處分，而如果是造謠而危及黨，國，公安，或妨及善良風俗，或損及個人名譽，法律均有明文去處分造謠的人，可見談話中的五點，實際上均可以容納在出版法裏面，而出版法之所規定，亦可以在刑法中直接或間接找到。如果我們採取極端廣義的解釋，則出版法第二十四條，已經可以把全部言論自由，紀載自由，摧殘淨盡，這當然不是立法之本意，更不是當局之本意。

我們由蔣委員長談話的精神，可以看出當局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是注重減少消極的干涉，同增加積極之扶植的。如果他着重于自由之限制方面，他只要提出出版法中的一條，便十分充份了，何必歷舉五端？因為他所着重的，是『中央過去並未限制言論自由』，他所着重的，是『希望全國一致尊重合法之言論自由』，他更希望『中央極尊重言論自由

，斷不欲有意外之限制，』他要求『言論界在不背國家利益下，得充分貢獻之機會。』所以他歷舉五點限制，乃是有兩種意義的：第一，在五點以外，再不許對於自由言論，加以侵犯；第二，五點裏面所規定的，執法者要採狹義之解釋，而不能採廣義之解釋。因為假使採廣義的解釋，則言論界更無『充份貢獻之機會』，而全國所有消息，亦無由『暢達于國家之每一部分，以收統一意志之効了。』

（乙）關於第二點，政府過去新聞政策之缺點，蔣委員長特別提出各地對於開放言論之不能一致，為言論不自由最大原因。我們稍稍知道過去平津兩廣的新聞檢查情形，便可了解蔣委員長所指的是些什麼現象。根據二十二年九月中央通過的修正『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各地新聞檢查所是由各地的高級軍事機關，各地的高級政府及各地的高級黨部，派員組織，當地新聞團體，得派代表一人參加。檢查所本應由中央宣傳部做主動力，然格于事實，黨部代表的權限，至多只能與軍政兩方相等。檢查所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或二人，主持所務，由各參加機關派充之，檢查員則由主任選定，呈中宣部任用，或由參加機關調充。至於新聞團體的代表，因各地根本沒有健全的合法的新聞團體之組織，事實上無法派員。去年中央決定，把新聞檢查工作，由中央黨部移交軍事委員會負責辦理，中央檢查的方針，不論由黨主持或由軍主持，原是一貫的，可是各地的檢查所，因為地方

色彩太濃厚，軍政當局，能否絕對保持這個一貫性，却是成問題的。或禁或否，或是或非，多少總因為各地軍政當局之意志，而發生不同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之下，言論界自然有不知所從之苦痛。

可是，各地軍政當局對於言論自由之過度干涉，還不是中國言論不自由的全部，過去負責新聞檢查的，過度的精細慎重，不能不算是一個重要原因。新聞檢查員之工作，是依據出版法，新聞檢查標準，同宣傳品審查標準等許多法令來執行的，但是如上面所述，這些法律，如果狹義解釋之，則應受禁止之新聞，範圍很小，如果用廣義的解釋，甚至於可以以把一切新而重要的政治新聞外交軍事新聞，一網打盡。檢查員為達到本身無過失起見，對稍稍新鮮些觸目些的新聞，便禁止登載，因為標準是不容易規定的，去年九月中央新聞檢查所同前途雜誌所編的新聞統制專號，也認為新聞檢查有二點困難（一）檢查標準，殊難確定，往往有一新聞甲以為可載者，乙則反之，甲地以為可載者，乙地反之，於此肯否之間，殊難使全國新聞發表一致。（二）人員之選擇。自來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無一定的訓練，從事檢查工作的人亦然，所以要他們工作在一條路線上，殊難獲得。（該專號第五十一頁劉炳萊君語）有了這個困難，於是禁載之範圍，日益擴大，新聞界弄得胆小舌彊，不敢多招是非。而年來輿論界之奄奄無生氣，我們不能不說是中央未能善運用新聞政策之結果。

去年兩廣事件發生時，大公報曾有社評，說明過去政府新聞政策的流弊，所見甚是。第一，新聞禁止過多，易使外報，恣意造謠，中國報紙之權威掃地，第二，人民對於國事，所知過鮮，則輿論無法造成，民意日趨於消沈。下面節錄大公報去年六月九日之社評：

『中國行統制而不能完成，本國報默然，外字報譁然。而外字報及通信社本以所屬國之利益為利益，且情勢隔膜，採訪不靈，故或為無意的誤傳，或為有意的妄載，或事出有因，而宣傳過甚，或部份近似，而全體失真，然關心時事之人民，閱本國報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報。將不信耶，別無反證之方法，將信之耶，又不明真相何在。是以每有大事，社會輒現惶惑之狀，而謠言更乘之。卒之謠言之勢力大於事實，報紙之權威降于零點，此近年統制新聞所得之總結論也。』

『年來最痛心之事，如去夏河北事件進行中之時，日方之要求及應付之經過，當時全禁揭載；如察東察北兩次事件，因何經過至于現狀國民今猶不明。大抵中央或地方當局之苦心，在安定人民，不使驚擾。雖然，既值非常之變，必須喚起輿論，共同應付，僅不驚不擾，奈亡國何？』

我們深知中央負責當局，在最近已洞悉消極禁止政策之有窮，對於新聞之登載，已漸能給報界以較充份之自由。如西安事變發生時，依照傳統的慎重三思政策，第二天不容易有新聞發表的，而中央不但把事變最重要部份，報告給全國人民，而且非常有大膽而遠見的決議，明令討賊，安定人心。假使當時把事變的消息，禁止登載，全國會起何種謠言，金融界經濟界會起何等不安，而全國政治的軍事的社會的秩

序言起何種大動搖，是我們不敢想像的。關於中日外交，以前隻字不露的，近來漸漸地使人民得到一點概念。如果沒有開明的新聞政策，我們怎樣能得到過去數月因綏遠抗戰，中日外交及蔣委員長離陝，而引起的蓬蓬勃勃的民氣與熱熱烈烈的國民呼聲，奔騰澎湃的民族意識表現。

(丙)關於第三點，蔣委員長提出的兩個改進方法，都是新聞界急切盼望的。第一是改善管理新聞與出版物之辦法，第二，是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政府管理新聞與出版物之法律，最要的是出版法，而管理的機關，有內政部有中央黨部的宣傳部，有各級地方政府，有軍事委員會及其他所屬機關，對於向外國發表之新聞管理，則有外交部的情報司。對於教科書等出版物之管理，則有教育部。然而此中最重要的，當推中央黨部的宣傳部。三中全會推舉邵力子先生為中央宣傳部長，或者是中央積極推行新的新聞政策之第一聲。因為邵先生不但本身是報人出身，在民國日報編覺悟時候，為自由呼籲，讀者至今未忘。而十餘年來，與最高當局出入戰陣，運籌帷幄，由他來主持新聞的工作，是十分適當而且有充份權威的。畏首畏尾捉襟見肘的困難，大概可以避免，而過去因咽廢食，藏頭露尾的毛病，或許會告一結束。

為着出版法問題，過去政府與新聞界的態度不一致，曾鬧出不少次數的請願，宣言。前年七月間，立法院把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出版法，加以修改，把管理新聞紙及出版

品的機關，由省政府或市政府移到縣政府或市社會局去。關於請求登記的應報告事項及禁止登載的事項，均有增多，新聞界大為不滿。此法後立法院再加討論，于去年十一月修改通過，這便是現在有效的出版法了。這個法律，共五十九條，所規定的不外兩點：第一，新聞紙雜誌等出版，要向政府履行登記手續，第二，是不准登載有妨黨國利益，社會秩序與善良風化的文字。修改後的出版法，同前年的修改案，略有不同；第一，新法把執行出版法的權，交於省政府及市政府，不過縣政府及市社會局仍負轉請及暫時處分之責。至於在省會出版的刊物，歸省政府管理。第二，關於個人家庭陰私，舊法禁止登載，新法把這一點併到善良風俗一項裏面去，處分也輕微些。第三，登記時應報告事項，新法也減少了一些，如編輯及發行計畫，及經費來源，不必向政府報告。第四，新聞紙因受行政處分而起訴，官署方面，在十天以內，對於訴願要加以決定。

然而新出版法比舊的出版法，增加了許多限制言論界的事項，而這些事項，許多是十分必要的，如登廣告的人，如有違反黨國利益及社會公安及風化者，亦要受處分；如通訊社的社務及實際狀況，得由地方主管長官派員檢查；如已犯過出版法或由於貪污欺詐行為而受過刑事處分的，都喪失了發行報紙編輯報紙之資格，廣告欄的齷齪，是大家深感不快的，尤其是妨害風化的廣告，在大都市的小型報上，層出

不窮的出現。中央對於這方面加以限制，是很合需要的。通訊社之濫設及造謠生事，也是中國報界的最可悲現象，限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主管機關是否將因此而濫用職權，對通訊事業，干涉太甚，却是值得留心的問題。最後，中國記者因為無資格之限制，人品甚雜，而有一部分不自愛的，很容易破壞報界的聲譽，出版法上新定下一條，「凡因貪污或詐欺行為而受刑事處分者，得禁止其為刊物之發行人或編輯人。」在言論界看來，也是必要的。

但是僅僅憑着事先登記與事後處分兩點，來管理新聞紙及其他出版物，是絕對不夠的。出版法已經有五年多的歷史，實行結果，有沒有到達政府新聞政策的目的呢？租界內的報紙，外國領事裁判權庇護下的報紙，依舊可以不來登記，依舊可以不受處分，而這些報紙，又可以無阻碍的向各埠發行。中國報業的各種劣點，依舊沒有掃除，地方官吏對於良善報紙的無理干涉，亦有增加，有力量的輿論機關，反因此而不得充份發揮其力量。蔣委員長所謂「改善管理新聞與出版物之辦法」當然是說現行管理新聞及出版物之方法，尚未盡善，現行出版法，是在蔣委員長發表談話前兩個月通過的，當然有可商量的餘地。

但是蔣委員長談話中最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句話，是中央「且當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這是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新聞政策的中心原則，也是言論界對於國民黨最盼望

之事。去年十一月間，當新出版法頒布之日，申報上有這樣一段評論：

「我們如果以為這樣一個很消極的簡單法律，會發揮很大的效力，未免奢望過甚。中國新聞事業方在萌芽時期，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政府應該抱有扶掖獎勵的態度，解決報業的各種困難，輿論界自然會積極向上，走上軌道的。許多不滿人意的報紙，因為經濟基礎不穩固，人材缺乏，環境困難，被迫的去登載傷風敗俗的新聞，無益社會的廣告。目前白紙油墨，這樣昂貴，廣告來源，又這樣微薄，可登載的硬性新聞，這樣缺乏，發行又這樣受着限制，民智這樣低微，社會對於新聞記者不重視，政府對於新聞記者無保障，諸如此類，政府都應該設法求其解決。使優良的報紙，有欣欣向榮之可能。」

這個見解，不限于言論界。國民黨方面，亦未嘗不重視積極扶助出版事業之工作。去年四月二日，中央通過了一個文化事業計劃綱要，裏面確定國民黨對於文化事業，應取積極之態度。第三原則為「對於一切文化事業，切實負起保育扶持之責任，以督促指導獎勵及取締等方法，除莠培良，促成協同一致之發展。對於從事文化工作之人員，並應分別聯絡或培養訓練，以納入共同之軌道。」該計畫之綱要第十四條，規定獎勵出版，並提高出版之水準，第十五條，規定補助有專門內容而不背民族利益的定期或不定期之刊物。第十六條規定集中新聞界之意旨，使在民族意識之下，從事新聞事業之改進，並由中央注意新聞人材之訓練。由這個計畫看來，國民黨對於新聞事業已由消極限制政策而進到積極扶掖

的政策了。

我們深信最高當局對於報界期望甚殷，而他給言論界的期許，是十二分誠意而切實的。目前的問題便是，『中央政府，怎樣去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的發展呢？』言論界的困難，很多很多，中央能够替言論界設法的地方，也很多很多。譬如就物質方面來說，報館最重要的支出，莫過于白紙，而新聞紙來自外國。近數月來，各國從事于軍備擴充，有關於國防的原料品，都限制輸出，同時各國爭購。據說白紙的原料木漿，現在可以用造炸藥，所以木漿之供給大感恐慌。外來的紙，價格已增加了數倍，中國報館大多數是很窮的，沒有一家報館，是有一二年儲存的用紙的，因此用昂貴的價購紙，而賣報批報及廣告的價格不能提高。這種情形繼續下去，許多報館，不易維持。政府如果認報紙為文化事業而非營利機關，如果用對待大學一樣對待報紙，首先應當減低或免除白紙進口之關稅，以使紙價減低。更宜迅速籌積極的應付辦法，如早日完成溫溪造紙廠及其他紙廠，使白紙之原料來源不致枯竭。

政府對於一般產業尚抱扶植及獎勵之態度，對於報業，當然更要積極些。民生主義同共產主義不同；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裏，一切大企業是國營的，所以蘇聯的報業是國家機構之一部份。在民生主義的國家裏，政府一方面發展國營事業，一方面要發展私人企業，因為二者是並行不背的。我們以

為政府如果實踐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至少要做到下列諸事；第一，擴大及改進中央通訊社，以完成國內外之通訊網，使報紙之新聞來源，不受外國通訊社之壟斷。第二，協助報界，早日舉行從業員總登記，以組織全國及地方報業協會，使記者職業之標準提高，記者之生活得保障，記者之社會力量加大。第三，積極辦理報業人材訓練工作，除在國立各大學斟酌設立新聞學系以造專門人材外，更要給現在的報業從業員，以訓練之機會。第四，紙張油墨及機器等，由國家設法，自行製造，以廉價供給于各報，以免昂價購自外國。而這些材料工具，亦要加以相當之統制。第五，發行問題，為辦報者最感棘手者，政府一方面當扶助報紙，取締報販制度，使報紙收入，不致為『報閱』所中飽。諸如此類，政府與報紙，應共同努力，使中國報業得欣欣向榮。至于具體辦法，則當容于另文述之。

三月十三日，南京。





學生運動的前途

鄭蘧朋

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裏，學生運動是不存在的！國家大事等着學生們拋棄課本，衝出課堂，作些熱烈的表現和要求，形成一種運動，這個國家的命運的悲慘，不問可知。這表示在這國家裏，一定有些非常的現象，纔會激動起人民的極大的注意和願望。更表示這國家很落伍，以致人民全體還在蚩蚩送日，而由少數國內菁英的知識份子出來問政。因此，學生運動是個不正常，不幸的東西。我國的宋代，清末，都有類似的情形，十九世紀的帝俄，目前的埃及，阿剌伯，西班牙，也曾開展着熱烈的學生運動。反之，無論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英，美，法，德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儘管學生也有時提出各種的抗議，可是他們都不曾爆發過像中國這樣狂熱激烈，震驚世界的遊行示威和支持年餘的學生運動。站在一個國民的立場，看見這些非常的現象，我們不禁為國家悲，為學生悲。

自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請願反對華北自治到今年三中全會閉幕為止，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都會在斷斷

續續地進行着。不管怎樣，對於中國政治，它已經成為許多因素之一。一年來國內發生的事件，像兩廣異動，中日交涉，綏遠抗戰，西安事變，三中全會都多少和它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究竟功過何如，自然有目共觀，無容妄贅；可是它之鼓勵起一部份青年的情緒和積極問政的興趣則是事實。尤其顯著的是在積極活動的學生之中，左傾的勢力日見擴大，這由大眾生活每期銷到二十萬份，哲學講話一類的書籍屢次出版的現象可以証明。加以當時受到的都是無情的打擊，大批的逮捕，遂更使學生失望，愈趨激烈，在學校中造成一種「特種人」。

筆者身為學生之一，熱情激動時也曾參加多次的遊行示威，宣傳講演。當時身受辱打，對當局由漠視而仇視；在去年三月三十一日為北平高中同學郭清君舉行抬棺遊行時，一種愛羣的心理和憤怒的情緒縈成一片，不禁流下哭母以後最傷心的眼淚。這不過是個例子，說明學生容易左傾和情感激動的原因。不了解學生的人把學生看成洪水猛獸，殊不知果

能早期對學生有適當的了解，則洪水猛獸未必不能變成安份良民。這一點是當局應注意的。

處在今日的世界，思想的左右本非十分嚴重的問題。在英美法諸先進國家，左傾政黨且能公然在政治舞台與其他黨派爭長短，人民自承為共產黨黨員亦非犯法；而在中國則因種種原因，或畏左傾如蛇蝎，或視激烈為時髦，形成文化界最危險的現象。筆者素來崇信自由主義，覺得青年左傾本有它的歷史的原因，無庸過度驚異。不過，看到一年來的發展，針對目前的事實，又不禁為今後的學生運動抱無限之隱憂。

目前學生運動之接受左傾的領導或影響，似頗明顯。一年中左傾黨受到事實的教訓，深知稱兵割據不足號召國人，徒為國家危害，已漸趨轉變，變更過去態度，擁護團結禦侮。三中全会閉幕以後，密勒氏評論周報等西文雜誌皆稱頌政府對共黨的態度。最近國聞周報登載徐芸書君「共產黨的問題」一文也多所發揮。但是，也就有許多人在同聲惋惜：「為什麼共產黨本身都有覺悟擁護統一的中華民國，承認中央政府，而受其指導或影響的學生運動反不能納于正確之途，依舊與政府成對立之局？」這種話，和從前一味盲目地侮辱或誣蔑學生絕對不同，它對學生與其說是責備的，毋寧說是愛惜的。是的！這個謎不打破將無法了解今日之學生，更無法將北方百萬青年結成各方交響之「精神的萬里長城」，

無法遂行熱烈青年追求嚮往之神聖的愛國的任務。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聞人言：「今日無愛國的學生。大多數同學不動，「左派」站在愛人類的立場來愛國，「右派」站在愛領袖的立場來愛國，對國家均無真摯的愛護之意。」筆者自學運發生後即被目為左傾，所交遊亦多「左派」，對於所謂「右派」既少接近，自難測其隱衷，未敢妄加月旦；而于所謂「站在愛人類的立場來愛國」一語，深感慚作，自覺殊無理由受此美譽。今日的左傾青年，有所表現，多為九分熱情一分理智的作品，愛國誠愧不忠實，愛人類恐亦無此大志。這固然不是說前進青年果無一二明達之士，能瞻顧前後，審密周詳，計劃工作；而是承認大多數高呼革命，鼓吹抗日的同學于某一行動之前多半未能作一理智的分析，一人激動，萬眾悲呼，形成脫離大多數中立同學以及各界人士的現象。這樣看來，真正左傾的青年，真正能用左派理論把握現實，推動現實的青年實在太少，所謂「愛人類」云云，實屬過譽了。而且對于中國警察，尚且目為走狗斥為漢奸，無愛惜之誠，感化之力，遑云于人類幸福有何憧憬？所以，事實上，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處茲國族危亡之秋，為了自己理想的實現，也早已放棄成見，變成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目前學生羣中，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實在是太少了。

學生運動，本在愛國，一年變遷，亦有進步，這都是不

容否認的事實。尤其在日軍演習，綏遠抗戰之時，平津學生冒寒忍飢，宣傳募捐，慰勞服務，其艱苦卓絕的精神，已爲國人所感佩。不過從過去的行動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出不愛國的例証。最顯明的便是西安事變以後北平學生的大分裂，和各地青年在左派勢力誘導下所受之訓練。前者還只是在真實的錯誤領導之下所表現出的最嚴重的現象之一，而後者則關係學生前途，國家前途，不得不予以深刻之注意。

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學生情緒雖很熱烈，可是並未左傾。當時大家感到胸中一團悶氣，無處發洩，眼看禁苑故都，即將脫離祖國，淪爲異域，纔發爲一種爭解放的呼聲。除去極少數的思想比較激烈而外，大多數同學都是基于純真樸茂的愛國心而來參加行動的。以後，環境愈趨惡劣，大部同學漸見沉寂，一部則由積極而左傾，進而有普遍各校的統一的組織，一年以來，勢力更見澎大。筆者身爲學生，朋友儕輩時時談到學運問題，得由各種場合，觀察他們的生括，思想，言行舉動，每每感到他們有許多缺點：

(1) 感情超越理智——青年人閱世未深，易動感情，本是常事。但既然矢志救國，則當知挽救危亡，決不是一次示威，兩篇熱辯所能奏效。現在專憑感情來判斷事實，決定擁拒的情形仍然所在多有。從學生羣衆動喜集體表現，研究問題不能客觀，鄙棄課本，鄙棄師長，仇視政府等都可看出。爲時一年，這種褊狹激厲之氣，未能祛除淨盡，見機即發。

。西安事變之前，筆者曾參加一近二千人之擴大座談會，遇有教授演說，痛陳政府措施不當，立即掌聲雷動，憤慨高呼；而間有冷靜言詞，分析時勢，指明強敵虎視的危機，反而無人重視，一若無足聽取。迨至陝變爆發，雖亦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而實質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以爲中央政權行將崩潰。這証明他不但對於追隨孫總理手創革命奠定國基實力已成不可動搖之國民黨的地位未能洞悉，就是對真正的左傾政黨的主張，也沒有清楚的認識。內戰爆發，對中國究竟利弊怎樣，當時好像不足介意，而主要的問題倒是如何排洩心中對某一兩個人的積恨。青年學子，心地純潔，本來可以多加寬恕；可是站在國民愛國的立場看來，這種態度和不問一切力主討伐的主張同有顛覆祖國的危險。左傾的青年，既以唯物的，辯証的自居，對於這些問題究將如何解釋？

(2) 淺薄勝過精深——青年思想既行左傾，於是大家屏棄了過去受到的教育，厭倦了父母的教訓，更無視了遠古近代聖哲偉大的知識上的成就。我親眼看見許多中學生毫無選擇地買着××生活，××知識一類的雜誌，上課的時候捧着薄薄幾十頁的大綱，講話在偷看。從報紙上，雜誌上，書本上，知道了許多美麗而空洞的名詞，輸入些模糊怪誕的觀念。開口罵人「機械」，讀書不求甚解。這種可怕的流行的風氣，最能誘發青年的感情，減低判斷的能力。汨沒純樸的天真。舉個例証，西班牙內戰包括着許多駁雜淆亂的成份，

可是半年以來，並沒有聽見有一篇客觀的分析，把大小的癥結指示出來，而所有的結論總是些同情和憎惡，B Q主義的勝敗的推斷而已。痛心至此，所謂繼渾雄潑刺的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文化發展，不過爲千篇一律的一知半解，不過爲短命刊物之紛躍雜陳，不過爲自欺欺人之油腔滑調的總和，以較五四運動之尙能規模粗備介紹西學，何啻天壤之別！學校教育，誠嫌呆板空洞，青年思想，亦患蕪亂淺薄。吾見大多數同學又轉而讀課本，讀宇宙風，讀奇俠傳，讀淫書矣！前進之反動乃更爲後退，以求保一二九前之關心國事，亦逐漸不可復得。胡適之先生至今已爲青年所遺忘，然所言：「爲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則尙無大謬，親愛的青年人，幸三思之。

(3) 工作決定生活——學生運動的使命，除去振聵發聵，齊起救國之外，尙有一較低理想，即在健全學生生活。從恐慌中，從飢渴中，從精神的無寄託中，排除萬難始得走進課堂的不知凡幾；不但物質生活，多數發生問題，即言精神生活，亦已不堪設想。學生運動未起之前，能够善自處理生活的人本已不多，學生運動發生以後，基於情感的過分衝動，生活更見散漫。生活散漫的原因，推本究原，大多是由于工作的威脅。自從學生運動發生以來，學生領袖多數度其流亡，獄囚的生活，而神經失常，身染肺病，心病者亦已數見不鮮。就是支持學運的同學也多半感覺到生活的痛苦。連

夜不眠，飲食不繼者有之；奔走呼號，曠廢課業者有之；衣冠不整，起居紊亂者有之；失戀消極，灰心喪氣者亦有之。往往某人稍見積極，各種職務，紛至沓來，破壞健康，浪費精力。又因作事時間太多，思考時間太少，一件工作做完，還不了解它的意義。意義不了解，工作易致錯誤。結果心神不健，工作無功。公私雙方，兩受其害。

有了上述三種缺點，所以種種努力即能微得效果，終難避免錯誤。馴至屢遭打擊，退至低潮；即有熱情未泯之士，亦唯蹣跚街頭，空勞懷想而已。現在國內統一，外交得手，一切現象均有起色，從此，學生運動，果能納入正軌，自能發揚光大，對政府，對人民，均有督促愛勵之功。願就所見，略供一得。

第一，基本態度的改變——三中全會的結果爲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成功。九年來的剿匪政策，到現在因爲共產黨的改變態度而中止，造成國難後的第一次的大團結。中央政府禦侮的決心，昭然可見，共產黨的擁護統一，亦成事實。學生運動是時代的產物，絕對不應與政治孤立。中國政局既這樣急遽的轉變，學生運動似乎也應該改變其過去的方向，放棄狹狹的門戶之見，擁護政府，獻身國家，促成河山光復，主權完整。即就左傾青年而言，左派勢力已進爲行政機構中之一部，擁護政府亦即擁護素所傾心之左派。無論如何，今後國家的日趨昌隆，收復失土之可能日益增大，已爲不可否

認之事實。以民衆言，以黨派言，對中央政府而不盡其愛護之忱，均不能成理。何況，學生運動本爲民衆的運動，而非黨派的運動，更無對立之必要。所以，改變過去的態度爲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第二、造成全體學生的運動——過去的學生運動除去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中參加的人數較多以外，始終都是由左傾青年包辦的行動。參加的雖可達四五千人，以較北平一地十萬學生，終屬不成比例。單就一校而言，同學共爲千人，左派佔十之二，右派佔十之一，而不動的達十之七。結果少數同學，叫囂撲鬥，佔十之七者則在苦悶，放縱頹喪。實際上愛國愛羣，人具此心；所以造成偌大多數之無視政治，都應該由學生運動的黨派性負責。筆者曾經接到同學來信，訴說自己的痛苦，他說：

「……外面看，我是自發地在縱容自己；實質上，我的心却在哭泣。我沒有麻木，麻木是那些逼着我忘記現實的人給我的一個名詞。對於祖國，我何嘗不愛，然而我沒有地位來愛；課本，參考書是那樣地乾燥，可是我檢閱自己，撫摩周圍，也只得一頁頁冰涼地翻下去。心裏受着真正的苦，臉上浮着輕佻的笑——這便是我。」

「你們少數人勇敢地踏上征途去，可是你忘了我們。五年來的國難對那少數像是風，把你們吹到更前面去。對我們這些不幸的苦難的青年則像是把笨鈍的鋸，在那裏

欲斬不斷地摧損着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世界給予你們的是干涉，拘捕，甚至槍殺，可是你們並不感到寂寞，你們因此收到一點新的補償，你們更驕傲了。世界給予我們的也許只是冷淡，輕視，甚至皮相的讚揚，但我們却覺得這好像是鋒利無比的刺傷；對着你們的驕傲，撫摩自己的傷痕，我不相信我會好起來。啊！告訴我，我的前途究竟是什麼呢？

「因此，世界上談論着青年問題：鼓勵着這少數的灌輸給他們以宗派的理論，把四五百人的合唱誇大成千萬人的歌聲；反對你們的又硬指你們是什麼什麼，連那一點忍飢冒寒的精神都否定了，使你們愈發不願回來。好像中國的青年問題，把你們解決了，就完全解決了。」

「你們光榮地代表了全體青年，我們却無聲無臭，強顏歡笑地在支撐着自己，我們蒙了莫大的羞辱，我們將永遠忘不了你們啊。……」

不知道這種苦悶在青年裏佔有着什麼位置，也許有同感的還不在少吧！是！過去學生運動的宗派主義是要不得的。

我們應該把中國一切的青年團結起來，造成一種偉大的洪流，爲祖國的獨立與自由，爲政府的尊嚴和統一，爲民衆的疾苦和厄運，作一番最有力的奮鬥。同時亦願爲所謂右派青年進一言：統一救國，需要強有力之中央政府，需要精敏賢勞之領袖，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近年以來，國難嚴重，民生

凋蔽，造成人民怨望政府心理，實在是國家的不幸。但是我們如果爲了救國，爲了愛政府，愛領袖，那就應該注意這不幸現象的存在和它能够存在的原因。今天的左派青年如果主張繼續階級鬥爭，推翻政府，固屬爲敵人造機會，但于事態可能適用其他途徑求得挽回之前，而竟昌言軍事行動之必要，以亦稍嫌鹵莽，感情用事。所以，真正擁護政府要處處爲政府計，貢獻所見，靜候採擇。即以此次西安事變而言，堅主討伐之聲浪至洪且大，而賢明偉大如蔣公者竟能于萬分危難之中，力拒衆議，主張和平解決。又得張楊悔禍，冒死入都，求得國策之見納，纔有三中全會的召集。自稱爲擁護蔣委員長者，寧不顧及果爾討伐實施，蔣公安全，有無保障？再加感情極易衝動，忠言莫入；筆者此文，果于當時發表，勢必視爲附逆叛國。由此可知，愛護政府，愛護領袖，當始終以中華民國之國運爲前提。中國不亡，政府籌定大計，領導全國，則何懼不得人民愛護？同時，人民苟能一致擁護政府，完成對外第一主義之實現，則國家又何致有滅亡之虞？此點微義，關係重大，務望全國上下，予以極大之考慮。

第三，學生運動當與日常生活有密切之聯繫——學生運動若果局限于救國之範圍，而不謀生活之健全與改善，結果必致空喊甚于實踐。今日青年之各種問題，在社會現象中已成不可忽視之一部。如何讀書，如何健身，如何修養，如何戀愛……存在重苦吾青年，不可不爲謀適當之解決。學生生

活健全，則所謂激厲叫囂之氣，必可平反。則感情云云，淺薄云云，過度的工作云云，亦均不成問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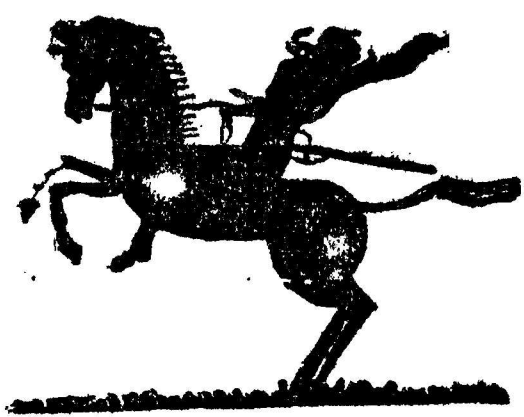
兩年以來，目擊國家命運，由失望之深淵，踏上康莊大路，不禁欣喜至極。學生運動發軔至今，雖褊隘之氣未除，如能痛自悔改，自亦有其正確光明之前途。萬般悲喜，彙集心頭，發爲和平奮發之聲音，敬祝國家強盛，青年運動獲得偉大的新生，青年同胞，得勿速起，決定今後努力之方向乎？

三月十二日于清華

黛方山莊集

湘潭黎吉雲樾喬著：清道咸間御史。工詩，與曾國藩何紹基等唱和甚多。直言去官。詩集用同治刊本影印，其族孫黎錦熙據所存手書日記作校記，並輯文錄及日記之有關當時史事者爲附記。全二冊，價一元八角。

北平府右街中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總發行



蘇聯遠東紅軍之作戰基礎

成 沒

一 「反赤十字軍」與「一國社會主義建設」

雅利安的英雄們，在魯倫堡的十字旗下大聲急呼的要組織反布爾希維克的十字軍，藉以保護西方的「文明」；而且毛遂自薦的願作前鋒。于是西方「文明」的「保護」者兼「傳播」者們，便高聲的附和與讚揚。好像「文明」馬上又大步地在踏碎某一個「落後」民族的「野蠻」一樣。

雖然我們可以說，這僅僅是一種吶喊，距離事實很遠的吶喊，國社黨的東進政策與奪取烏克蘭的行動，可以用「人民陣線」和「集體安全」去抑阻；但在遠東，日方在滿洲的橫衝直闖，甚至悍然地發動奪取沿海省與進攻外蒙的冒險，終究使克里姆林的人們不得不想一個實際的對策。而且這個日子的必要到來，法西斯帝國主義之進攻「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半點也不容他們疑感的。

史達林是最實際的實際家，世界革命的退却一開始，便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他認定蘇聯境內的建設成功，可以加速資本主義的崩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並存，是可以把資本主義「比」滅亡的。

可是，雅利安的英雄們却從半腰裏殺出來了，他們與布爾希維克勢不兩立，他們向東方奪取殖民地；這是上帝給予高貴的雅利安種族的應享權益。

于是，「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便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實行的問題了。莫洛托夫與伏洛希洛夫先後地演說，公開表示莫斯科已經在積極地準備戰爭。可是蘇聯國土的實際情形，東西的距離是如此之大，尤其是在西伯利亞與極東，有着給予作戰的許多地理及經濟的阻碍，在戰爭實際一來到的之後，要東西首尾完全不受損失，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祖國的生死關頭，所以要使「敵人不得佔我寸土」，必須

要獲得東西兩面之獨立作戰的可能才行。這一個戰略目的之實現，其惟一的方法便是強化遠東紅軍，完成遠東紅軍特別區的經濟自立，遠東紅軍的作戰基礎。對於這一個基礎的準備程度，無疑是決定人類歷史之新課題的絕決因子。

蘇聯的準備，究竟到達了怎樣的程度呢？解答這一個問題，便是本文的任務。

二 遠東特別軍

蘇聯遠東特別軍所轄的區域，因了政治地理與經濟上的基本特性，而與蘇聯其他的部份迥然不同。這個區域的位置，是面臨着太平洋，與日本最為鄰近，却與蘇聯其他的部份距離很遠。「伯力遠東區的軍事統轄中心——至莫斯科的距離約八五〇〇公里（約一七〇〇〇華里），而海參威至

東京的距離僅一一〇〇公里，約前的八分之一。牠的人口密度之微小，與尚未成的交通連絡，對於經濟的發展與國防的組織上，都同樣地是極關重要的因子。在這個區域裏面，有着純粹的地理性質的限制：嚴酷的氣候，唐得拉與泰加地方的寒帶景物，無數的阻塞交通與不能墾植的山脈及高原。只有在南面，與廣袤的治澤區及森林區毗連的地方，有一條窄狹的成熟地帶。人口，農場，工廠與交通，都薈萃在這裏，交通的主脈，便是貫穿本區的西伯利亞大鐵道。而無數國防工業重要原料的貯藏，却分散在這較為開闊與稠密人口的地帶之外。須要先行有巨大的交通建設，而後方能完全利用。

根據蘇聯的政治區分統計，我們可以大概推斷，遠東特別軍所轄的總區域，是由克那司洛耶爾司克 Krasnojarsk 省（除泰麥爾 Taimyr 區），東西利亞省，雅庫次克蘇維埃共和國，與沿海省（東海濱省）所構成。又據蘇聯一九三五年統計年鑑的報告，遠東紅軍特別區的總面積約九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六百萬；由是平均人口密度為〇，六五。

遠東特別軍，是由布呂歇爾元帥（加侖將軍）所統轄；現在的人數已經有二十五萬人。根據報紙的計載，全軍計分十二個步兵師，兩個騎兵師，及一個獨立騎兵旅。遠東特別軍總司令部，設于黑龍江與松花江會口，對岸之伯力城。更在其它的地方，分設行營，以衛戍該地；計有：海參威，（海蘭泡）赤塔，伊爾庫次克，克那司洛耶爾司克，以及烏蘇里江沿岸的司帕司克 Spassk，伏洛希洛夫司克等。這樣，便在沿海區及黑龍江流域上，配置起了極強的兵力，在這裏成立了軍事重點，但也就是蘇聯遠東陣地上最能被攻擊之點。

遠東特別軍的空軍，據報紙所載，最低限度也有六百架飛機；但在實際上恐不只此數，而當有八百架到一千架的數目。其中有一百架續航力（威力圈）極大的轟炸機，這是已經確實証明了的。

遠東特別軍的機械化與摩托化，也正和紅軍中一般所進行的一樣，近幾年來有着極大的發展。在各師，各行營，與特種部隊的深刻之機械——摩托化而外，尚有一個獨立裝甲隊，歸遠東特別軍總司令部直轄，約有戰車（坦克）及裝甲汽車各八百輛。

根據可靠方面的報告，前年秋使用在遠東的海軍兵力，計有：驅逐艦多艘，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約五十艘，魚雷艇二艘，砲艇十二艘，江防砲艇，海岸遊弋艦，水雷艇，搜索艇等不計其數。遠東海軍的主要任務，是海岸的防護及對海岸航線與海岸捕魚的警戒。假如在戰事中，潛水艇一截斷日本的連絡，這些艦隊馬上便成爲一個強固而有效的防禦武器。

遠東特別軍的戰略處置，便是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爲據點，強化外蒙軍隊，以構成對日本的包圍環。藉着這包圍環而表現出紅軍有外線作戰的雄偉姿態，以抵消關東軍在東北四省平時及戰時給予蘇聯的壓力。

紅軍有着極密而澈底的政治訓練，是用不着再多說的。同樣，在遠東特別軍中，每一個兵士都是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現在他都是以防禦社會主義的祖國爲他們當前的任務，都準備着爲政治鬥爭而流血犧牲；這一種作戰的精神基礎，無疑地會發揮着無匹的作用，無論如何是不能加以忽視的。

三 遠東特區的需要

A 概論

遠東紅軍特別區六百萬以上人口的平時需要，因了龐大的經濟建設之原故，自然是巨大而多方面的。這可以分成農業的需要，工業的需要，及原料的需要。這三種需要構成份的緩急與大小，在平時尤其是在戰時都不斷地在變化。（需要的增加，需要的移動，與需要的轉換。）

對於這幾種需要的確定，分界，及估計，有着不少的經濟理論上及經濟系統上的討論；但在我們研究遠東紅軍的特別關係上，可以不必怎樣的

重視。

在純粹理論上，需要和消耗兩者是不能一致的。有時是需要大過實際需要，或者是消耗大過實際的需要。但因為蘇聯經濟形態的特質，需要與消耗並沒有一定的概念，而是依照國家生產品而決定。故此，由於這樣的尤其是軍事的理由，蘇聯的統計裏便沒有需要與消耗的報告；所以我們只有間接地去尋找。

現在我們且假設遠東紅軍特別區的消耗與需要相適應，那麼，便可以得到下面的方程式：

需要（生產十輸入）—輸出

因為在蘇聯的統計中，關於生產，輸出與輸入，能够找得到數字的報告，所以我們便可以藉之而計算需要的總量。在這一計算中，輸入及輸出是指鐵道，海運，河流，的運貨之總數而言，而在近代交通中佔重要地位的，迅速而能載大量的航空與汽車輸運，在這裏並未計入。

需要（生產十輸入—輸出） 單位一〇〇〇噸

煤 五六五六·六

煤油 五六四·六

金屬 一六五·五

穀類 二〇六一·五

遠東特區工業化的積極推進，近年來在對基本原料的需要上表現着極度的增高。尤其是煤與鐵的需要最為明顯。城市與工業區內人口的增加，更加大了對穀類的需要量。農業與交通的不斷機械化，便提高了對煤油的需要。

要分析一個近代軍隊及牠的掩護之軍事的需要，便須得注意下面的基本原則：集團軍的兵力相等，而其需要却往往大不相同。這須要看所組合的軍團數，裝備與任務，以及戰時戰略地理的環境而定。

遠東特別軍的需要，是可以比較觀察的。但這比較計算的相差，究竟

有多少呢，這我們在下面的例子中便可明瞭。特里安達費洛夫 Triandafilov, 司瓦爾特 Schwarte, 庫爾曼 Culman, E. 沙列夫 司基 Basarewski, 等，根據世界大戰中的經驗，來計算一個有十五師到十八師的強大軍團之補給，而得到每天須要二十八，三十六，六十，及七十四列車的結果。這些互不相同的結果，乃是由考察所出發的，不同的，戰略地理之前提而得來的。除此而外，一個近代軍隊的需要，純粹依存于技術飽和的程度；摩托化與機械化，提高了燃料的需要，在作戰時表現得更為迫切。自世界大戰以來，軍隊補給的重量，便已完全放在增高着的彈藥需要上了。

蘇聯的軍事專家，三年以前便在軍事刊物「戰爭與革命」(Voyna i Revoliutsia) 上，發表了一篇極精彩的，一個近代軍隊對於物質補給需要之分析。——見 F. Tulko 「一個突擊軍之作戰補給」，「戰爭與革命」一九三二年，十二，十一兩月號——這一個軍的兵力，依據特里安達費洛夫氏的意見，假設為十六師，大小差不多和遠東特別軍相適應——w, 特里安達非洛夫：一個近代軍之作戰特質一九〇頁，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其經濟的，戰爭技術的，以及戰略地理的前提，甚至假定的戰略，都完全符合着遠東特別軍的情況。所以我們便可以拿來作研究遠東特別需要的根據。

B 彈藥

要計算彈藥的需要，必須首先在若干作戰位相 (phase) 內，假定一個大略的戰事過程。依據蘇聯軍事家的意見，首先來到的是以遭遇戰的形式表現的國境戰爭。第二期便是紅軍對敵人第一線撤退與第二線預備隊集中的邊境要塞地帶之突破。第三個作戰位相，便是突破後深入敵人後方要塞地帶，而假想在該處與敵人第三線的主力發生劇烈戰鬥。

以這個假定的短促作戰過程為前提，則可計算各該作戰段落（作戰位相）內每天的彈藥消耗，結果是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須要十九個彈藥，

補給基數。一個彈藥補給基數的輸運，需列車十八列，每列三十輛，裝承四百五十噸到四百八十噸，除此而外，作戰中的彈藥需要，乃是不齊的，第一個月中大概是這樣地分配：

十天一個基數——每天十八列車，
十六天一個基數——每天九列車，
四天一個基數——每天五列車。

在世界大戰中，俄羅斯前線每月的步槍與輕機關槍，補給總共佔全補給量的百分之六，重機關槍與大砲的補給佔百分之五——曼里可夫斯基：世界大戰中俄軍之補給——步兵與砲兵武器每日損失的補充，需要火車二列至三列。

C 給養與飼料

一個軍隊的給養與飼料，完全是不定的。除了有人數的變更外，還要看糧秣的補充與地方給養能力如何。此外各兵種，步兵，騎兵，砲兵，摩托——機械化部隊，空軍，補助隊以及動員以後之地方工作隊等，都是有大量的，不同的需要。遠東特別軍的給養與飼料之總需要，每天需列車八列之多。

D 燃料

遠東特別軍之摩托化及機械化部隊之燃料的需要，是由所有的機械數目，以及每日的平均工作而定。輪行自動車的中等平均每日效能為一〇〇公里，履帶自動車為五〇公里。機械化增強步兵軍的每日需要，依照蘇聯方面的計算，為一七五噸或火車九輛，即三分之一列車。以外的其他各隊，空軍摩托——機械化營，載重車運輸隊等，每日的需要約當三個機械化步兵軍，由此全軍每日的平均燃料消耗為一千二百噸到一千三百噸，即每列裝載四百噸到四百三十〇的列車三列。

E 自動車與裝甲自動車材料

除獨立戰軍隊有車約八百輛左右外，遠東特別軍尚有運輸與補給的各種車輛。由一個自動車廠管理之。該場之車皮，零件，以及新車的補充，每日總共計需一列車。

F 工兵材料

工兵材料是建築營房，武裝器庫，偽裝，以及建築新道路與整理舊道路所必需。每日的需要為一列車，計三十到三十五輛。若在防禦時，則這種需要還要相應地提高。

G 化學材料

在遠東將來的戰爭中，化學戰劑的攻擊，防禦敵人空襲，克服毒氣封鎖以及用人工煙幕施行偽裝等，都是需要大量的化學材料的。這種需要的範圍與程度，乃視空軍之如何使用，故此頗難於決定。

H 鐵道材料

鐵道材料，包括鐵軌，枕木，石子的需要，是依照前線地帶中所敷設的路線之數目，敵人摧毀種之類與大小，修復工作的速度來決定。平均一段長十公里的鐵道之修復，每天需要建築材料四列車。

I 部隊補充

部隊人數的補充數目，乃全視傷亡而定。依照特里安達非洛夫氏的計算，在作戰開始時，傷亡為百分之十到十五，第一個月之其他日子，傷亡數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人數達到二十五萬的強大軍隊，則每月最高傷亡數，大概將為七萬五千至十一萬人，或者是每日需要補充人數二千五百至四千人，即每日二列車至三列車。

J 馬匹補充

照俄軍在世界大戰中的馬匹傷亡百分數，百分之一到一，五計算，則遠東特別軍的每日需要與損失，將為五百匹到七百匹，即是列車二列到二列半。

四 遠東特別區的生產

判斷一國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的生產，是必須要區別量與質的效能及主要生產區的狀況。這對於遠東農業特別區相宜。從整個的機構上講，牠是蘇聯鎖國經濟（布洛克）的一部，從軍事上講，是莫司科極力使牠在戰時獨立担當一面的戰略地區。牠與蘇聯其他之輸入部份的連絡，是並不流暢的，並不能與不斷變化的戰時需要相適應。

一般與軍用給養之主要食料，便是製造麵包的穀類。一九三四年中，遠東紅軍特別區內種植此種穀類的面積，約有二百七十萬公頃左右。在蘇聯的統計內，是沒有出產量的計載，但我們可以拿全蘇聯的平均公頃生產量為根據，而求得遠東紅軍特別區的穀類收成，約在一百三十萬噸左右。實際上的生產量也許還要小些，首先在東西伯利亞，雅庫次克與沿海省的種植區，在氣候上便不如蘇聯其他的穀類出產地。遠東特區的主要種植區，是在南部的黑土與褐土帶內。穀類生產在多年來便有着極大的努力；而且由于選種及施肥的結果，種植區已逐漸地向北擴張了。現在正希望由于機械化的施行，能使每公頃的生產量增加，因而把總生產量提高起來。農業工作的摩托化及曳引機化，可節省獸力與人力，但也却陷于完全依存于燃料的狀態中了。可是這樣，在前此，並未開發的遠東邊境內移植了大量的的人口，土地的利用也獲得了更佳的地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與一九三四年二月，蘇維埃決議取消貝加爾湖以東的集體化，極度降低了洛爾曼人的自然交付，而定立了一個有利的價格規則。假如這辦法的好處，還不會在統計裏確定，那麼，便更加有注意的價值了。農業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任務，為什麼在這裏却要廢止呢？假如我們從蘇聯政策的轉變上看來，便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這完全是純軍事的理由。在蒙古與東三省邊境上墾植的紅軍預備隊，是有着三重的任務待他們去達成。第一是擴張給養基地，第二是改正生產與消費間的不正當關

係，第三是作為遠東特別軍的動員預備隊。

在戰後時期中，蘇聯的家畜生產是很明顯地強烈退縮了。單只在最近五年中，便又減低了一半以上。這個原因，我們只消一看集體農場與機械化農業的發展，便可充分明瞭。我們若從遠東紅軍特區的牧畜經濟現狀出發便可得到以下的景象：

種類

東西伯利亞省

沿海省

數目(千匹)
雅庫次克蘇維埃共和國
遠東特別區

馬……………六〇七，一 一五六，二 九一七，三 一六一

牛……………一三〇〇，七 四九二，八 二〇七九，四 三四六

綿羊及山羊…一四〇八，九 〇，二 一四六七，九 二四五

綿羊與山羊…一四〇八，九 五八，八 〇，二 二四五

因為在遠東紅軍特別區內，各種曳引力，馬，牛，曳引機等一併混合使用，所以我們在計算農業所必需的曳引力時，須先行假定一，兩匹馬，或一頭牛相當于一馬力的機械，二，耕種十公頃的面積需要一馬力。這樣，便可求得遠東紅軍特別區，總共有曳引力約四十七萬馬力左右，便可以完全解決農業與地方交通的問題了。

遠東紅軍特別區內的肉類需要，本區的牧畜現在暫時還不能滿足。但以最大辛苦及努力經營着的集體馴鹿場及漁業，却可以填補這個肉類生產的不足，集體馴鹿場是分佈在整個的產鹿區域，堪察加半島及勒那河與業尼塞河下游地區之內的。在堪察加半島上的最大鹿場，有馴鹿一千二百頭之多。

堪察加與庫頁島上的漁場，近年來大大地在增加，並且更與罐頭製造廠合併了起來。蘇聯在此等海洋上所捕的魚類，是鯨魚，鮭魚，鱒魚以及蝦蟹等。捕魚的區域，自從一九二七—一九二八日蘇聯漁業協定成立了六比一的比例之後，蘇聯漁業便獲得了大半的捕魚區。蘇聯的遠東捕魚量，在一九三三年已經達到了二萬五千萬磅。

要考察蘇聯遠東紅軍特別區的農業生產，則無可諱言地要將外蒙，新疆，和唐努烏梁海加進去，在這些地方之大量的家畜生產，曳引家畜及食用家畜，毛皮，革，與毛類等等，現在已通通握在蘇聯的手中。在將來的

戰爭中，必然地會由遠東特別軍自由使用。現時新疆，唐努烏梁海，外蒙的家畜生產，總計驢駝五千萬頭，馬二百萬匹，牛三百萬頭，綿羊一千八百七十萬支，山羊四百六十萬支。

遠東紅軍特別區的工業生產，却恰恰與農業相反。在東西伯利亞與沿海省的豐富原料貯藏，現在已經開發了的還寥寥無幾。重工業與軍需工業，剛才在開始建設。由此，遠東特別軍雖然領有豐富的原料，而工業品的補給不得不仰給於蘇聯本部及西部西伯利亞。

重工業原料的主要產地，是在北庫頁島（石油的煤炭），沿海省（阿爾金司克油田及蘇聯煤田），貝加爾省（輕金屬，鐵，煤），伊爾庫次克西部（捷列牛可夫煤田）。這些區域內的生產，雖然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有了無數的誤掘，但仍為部份的增加。東西伯利亞的煤生產量，較之一九二七——二八年增加了四倍，沿海省增加了兩倍。但鋼與鐵的生產却仍然很低，完全不能供給一個新式的軍需工業。在一九三三年中，東西伯利亞與沿海省的生產合計，才只有生鐵四千噸，鋼四千六百噸，約當德國同年度每日平均生鐵量的四分之一及六分之一。

所以，遠東特別軍的重工業及軍需工業的基礎，最低限度在近十年至十五年中還不能確立。庫司列次克及阿爾泰的工業，便愈加成為遠東特別軍的工業品補給基礎了。從而，遠東特別軍在戰時經濟上，便隸屬於蘇聯第二個工業中心，即烏爾——庫司列次克企業。

庫司列次克礦區的面積，約為二萬五千平方公里，煤的貯藏量為四十五萬萬噸。佔蘇聯煤貯藏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五——J A 越飛：「烏拉爾——庫司列次的探礦工場，莫斯科一九三一——這個巨大的煤礦與特爾伯斯，史達林司克的特米爾泰的鐵礦，布頁洛夫與開米洛夫的輕金屬，以及南烏拉爾（馬格利托各爾司克）的巨大鐵礦連合起來，便成立了一個廣泛的軍需工業之基礎，以極大的速度製造起來。位置又在亞洲腹地，在戰略地理上對東西兩方的戰線都極為有利。

庫司列次克的煤礦與南烏拉爾的鐵礦之生產，以適宜的交通在二千公里的距離外啣接起來，而且互相補助。機器製造廠，化學工廠，及輕金屬（鋅，銅，鉛）工業等的發展，都直接與這個根據地連繫着的。

西部西伯利亞的工業中心，以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速度進行着。莫斯科費很大的心血經營着牠，認為遠東特別軍的惟一軍火基礎。從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年間，西部西伯利亞的生鐵生產量由五千六百噸增到四十萬噸，鋼生產量由六千三百噸增到二十六萬噸，煤生產量由二百七十萬噸增到了九百五十萬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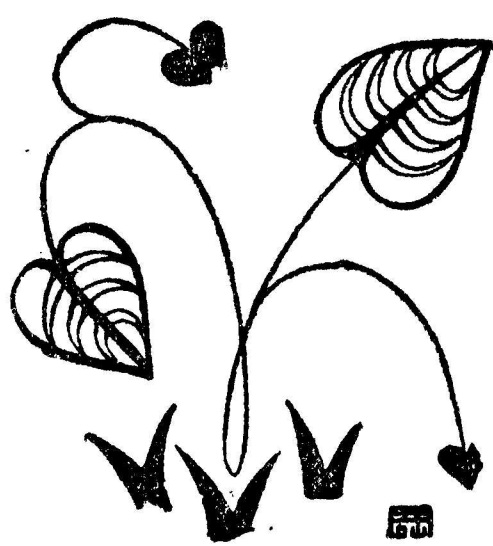
但這樣的數字，猶不足以和資本主義國家相提並論。現在我們且拿蘇聯的西方敵人德國的工業生產，來和西部西伯利亞同年的生產量來比較，便得：

煤……僅約德國之十二分之一，
鐵……僅約德國之十七分之一，
鋼……僅約德國之三十一分之一。

而且工業發達的德國，其對煤與鐵的需要，遠不如蘇聯為甚。此外，德國的生產指數並未達到最高度，而蘇聯却拚命地在幹着，雖然有史塔漢諾夫運動的幫助，在戰時不能超過德國，也還是問題，假如德國的勞動者仍舊在反動勢力的束縛之下。

狹義的遠東特別軍之軍需工業（砲廠，彈藥廠，飛機廠，戰車廠）的範圍如何，是並不明瞭的。但新近在伊爾庫次克，伯力，科姆索姆洛爾司克，與海參威等地設立的金工業與機器製造廠，是有着特殊的軍事目的，乃是不消解釋的。我們可以由遠東特別軍區的工業狀況，以及輸入的大小中，知道遠東紅軍的軍需基礎，大半數以上是向西方配備的。在本區以內，大概除倉庫武器庫而外，只有步兵兵器製造廠，小口徑彈藥製造廠，修理工廠以及修械所等。在庫司列次克區，則有化學工廠與砲廠，而飛機廠與自動軍工廠，戰車工廠，以及特種兵器製造廠，却又更在西方的南烏拉爾軍需工業區，及歐洲蘇聯境內。

由于擴大與深刻的軍隊與農業之機械化的結果，煤油問題便成為遠東特別軍補給的最重要問題。本區內的煤油貯藏，是在北庫頁島，烏蘇里地方，貝加爾湖東岸與堪察加的東部海岸帶。但在實際上有作用的，現在還只有北庫頁島油田，其貯藏量為蘇聯油礦的第三位，僅次于巴庫與格列列。一九三四年該島的石油產量為二十四萬噸，原油經尼可來頁府司克溯黑龍江而至伯力，再在那裏經過最新式的澄清蒸溜與分析工作。（未完）



山西紀行

長江

(一) 滬井空中

如果一個人作了長期飛機駕駛員，他的人生意境，將要比一般地面上跑腿的人超脫一些。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上看來，空間太小了！早上在上海吃茶，中午就到西安進餐，夜間的住宿還在諸葛亮曾經「鞠躬盡瘁」，而杜工部會感慨唏噓的錦江河畔！他們對於爭取都市上一方一方的土地這些活動，一定沒有濃厚的趣味，因為他們的意識領域太廣了。

但是他們把人生時間弄得太長。因為許許多多的地方，隨時可以飛來飛去，因此和各地方面見面的機會，非常之多，平常人認為幾千里或一二萬里的遙遠地方，他們在一個月之內，也許能拜訪過十趟八趟，多則生厭，於是人生又感到平淡無味了。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和研究地球史的人有同樣的意境。因為研究地質年代的人，一開口就是幾十百萬元，普通計算時間的日，月，年，和十年，百年這些單位，對於他們實在太小。人生不過幾十年，而他們的研究中，所謂最新的時代，也許宇宙上還沒有人類，縱有也不過剛在原始狀態中。地質學家楊鍾健先生曾說：「戴上地球史的眼鏡去看人類歷史，真好像夏天在北方式的大圓中看那悠遊于糞漿中的蛆蟲一樣！」

記者於一月下旬奉社命由上海去太原。看到飛機，就想起這般終日駕駛飛機的航空人員，想到他們的生活，因而想到他們的意識境地。

微明的清晨，一輛汽車載上兩位殷殷送別的朋友，經過靜寂，寬敞，平直的愛多亞路，和霞飛路，直駛龍華飛機場。這時的上海，剛剛入睡不久，伴舞們剛才脫下他們的舞衫，各種各式誘惑人的妖魔，也剛才收斂牠們的蹤跡。成萬的汽車這時也因為一日奔馳的辛勞，老老實實的蜷伏在車房裏，我們這輛汽車於是取得了一次「獨行」上海熱鬧市區的機會。

從空中看上海市的晨景，只有靠黃浦江西岸的黃浦灘一帶，因有水光的反映，配合着東海裏升起來的朝暾，尚有幾分景色。其餘的地方，房屋高下凌亂，灰暗色的低矮瓦頂，和鶴立雞羣的水泥大樓，編成一幅上海市「不平衡」發展的圖案，給人以枯亂的印象。不過從空中看「上海之夜」，那却太平凡了。如果搭歐亞班機到上海當飛機剛過崑山不久，即可望見東方的地上有一座「燈城」，市週馬路的路燈，行列整齊，好像一座大城的城牆垛口，燈牆裏面是縱橫的燈河，每條街上的紅綠電燈廣告，就好像河裏面一叢叢的荷花，南京路上的先施永安幾大公司，是這座燈城裏的燈山，和北平故宮後面的景山，在夏季以牠的青翠領袖全城一樣，有相等的風度。

上海到南京空行只要一個小時，無錫太湖的風光，還可以粗略的看到。因為航空走直線，所以過了無錫以後，我們就和京滬路的領空分開，從鐵路南面直趨金陵。初春的江南，青草已成茵。蜿蜒的河道，和縱橫的公

路，把星羅棋布的村莊連結成密網，小小的帆船在灣曲的河道中飄浮，不過對於空中觀察者，表現不出顯明的流動狀態。

在白晝裏鳥瞰南京，比上海要有趣得多。因為南京城裏城外都富於山水之勝。舊式的南京市區，只在南京城的南半部，北半部本係荒涼地帶，現在北半城已完全在新的市城計劃之下，建造起來，加以城東的紫金山南坡陵園區域內，更是林木青葱，樓閣隱約，若與北半城的新市區連為一氣觀察，則碧瓦紅牆，陰翠映帶，北望大江，浩瀚洪流，益增妙感。

搭民航機是最悶人的旅行，因為空氣不流通，發動機轉動的煩惱聲音催人欲睡，沒有坐軍用機來得清爽。

中國文字裏「風雲」一詞，我覺得很有意味。自然界的「風」和「雲」，是最活動的東西，即變化最多的東西，最容易給人們以新的印象的東西。故有所謂「際會風雲」，「風雲人物」等說法，以形容政治和社會的動態。空中看雲景，比在地上看山景好，雲景時時可以變化，沒有固定的形態和地區，有時在一定空中結為崇山峻谷，突特崢嶸，有時竟平烟萬里，宛如瀚海無波。不似地上山水，年年保持大致相同的樣子。就京鄭段航線說，安徽西部英霍諸山的上空，是風雲多變的地方。

鄭州是歐亞公司平粵線滬陝線的交叉點，兩架飛機同時離開鄭州，我們清晰的看到那架銀色單翼的寇克斯巨型機，和我們分道揚鑣，振翅向秦嶺，絲毫沒有再回來和我們同飛一陣的意思。各人環境不同，目標不一，人事上總看到人與人間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離。

照中國的地勢講，從西北向東南飛，愈飛愈下，航行愈平穩，反是，則愈飛愈高，氣流常起重大變化，往往令人不舒服。鄭州到太原，要斜過太行山，當日正午稍過，氣候突變，蒙古方面冷空氣南流，激成狂風，飛機抗風前進，忽高忽低，往往上下一二百尺，予人以不易忍耐之刺激。

太行山的東麓，相當算得整齊，東接一望無邊的河北平原，照地質學

的知識說來，現在的河北大平原，原來是古代的海面，因為西北高原諸水不斷的沖積關係，構成現在沃野千里的狀態。依照古代地理形勢，古代的太行山就是海岸，現在從太行山流出來的幾條大河，說不定當時在河出山口的地方，還是很好的海港。

太行山的脈勢，仍然非常零亂，不過，比賀蘭山要緊湊一點，我們從地平面看過去，好像太行山脉真是「一脉相聯」，你如從上面看下去，這完全是被多年風化割裂了的高地。破碎的山頭上，多半西北坡還聚着厚雪，好像夏天的女人斜戴在頭上的白紗帽子，山溝和山頂上都沒有什麼農作物存在。因此我們很少看到有大的村莊。

鄭州到太原，只有大約二小時的行程，不過，這次二小時似乎太長一點，下面發現一條河，就希望牠是汾河，見到一塊平原，就希望牠是太原附近的平原。誰知過了山還有山，過了平原還有平原，不過山勢慢慢來得低些，平原也漸漸大些，而且汾河上游未解的冰灘，汾河西岸的同蒲鐵路，都一件件的出現，村莊也突呈稠密，渠道和阡陌，乃至於地上的楊柳都可以清晰的辨別，因為地勢平坦，我們的高度減低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太原城坐在如許廣平的盆地裏，更料不到市區裏豎立着如許其多的新式工廠煙囪，同時我們更清楚的看到太原的市街是相當的整齊，城外有正太和同蒲兩條鐵路縱橫着，城外鄉村的風格，從建築上，也顯出山西鄉村的古老與富厚，因為有好幾十年，山西內部沒有經過戰亂了，這種現象，是陝甘寧青各省所不易見的。

(二) 太原印象

我沒有料到太原飛行場，隔太原城有二十來里，所以沒有事先打電報通知太原的朋友，飛機在太原上空繞了一圈，一直離城往北飛，讓我感到奇怪，後來降落以後，才完全是荒灘一塊，大風刮得颼颼響，黃沙濁土滿

面飛，機場上什麼人也沒有，只有航空站上幾個人在風沙中辦理飛機過站的手續，站上的工友沒有受過相當的訓練，只是望着飛機出神，而不知道對於上下客人應有的接待任務，我只好自己提了行李，經過野地，走向異常簡單的村房，就是所謂航空站的地方。

幸而站上的工作人員，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的朋友，他們還有一輛風燭殘年的汽車，於是歪歪倒倒，在舊歷新年中進了太原城。

太原是宋初北漢國所在的地方，從前讀宋史，讀到趙匡胤想攻北漢，而他的軍師趙普却阻擋他那一段，頗有興趣。這是差不多快要一千年的事了。那時趙匡胤已取得了以現在河南省為中心的一廣大平原，立都於現今開封。那時山西境內有一個叫「北漢」的國家，和宋對立，趙匡胤想派兵去打他，把他平定之後除去西北後顧之憂，然後好進圖長江珠江流域。他秘密到趙普家裏去商議這件事情。趙普說：「北漢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契丹等外族，我們如果滅了北漢，就要直接担負和這些外族衝突的責任，這太不經濟，最好讓北漢暫時存在，她去擋這些亂子，我們掃平了東南各國之後，然後再攻北漢，基礎已固，也不怕外族了」。趙普可謂老成謀國，為趙家利害打算，在政略上講，不為不工。然而從民族立場講，攔着外族不打，去兼併同族小國，這可以看出個人利害，或私集團利害，在和整個民族利害不一致的時候，一定是先顧個人。

這個話說起來不大冠冕堂皇，而事實上這是人類社會未曾逃脫的鐵則。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對帝俄特別顧忌，聯軍統帥瓦德西認為這是李在滿洲方面有廣大之田產，恐怕被俄國沒收的原故。我們看看最近英國人民外交趨勢，也可以得到同樣了解。顯然的大布列顛三島的英國人，比較對於歐洲的形勢關切些，對於斯塔林，對於希特拉的一舉一動，都無不震動他們的心弦，因此傾向於聯合日本牽制蘇聯的觀念。然而在澳洲，印度，和中國的英國人，他們在商業利害上，天天和日本衝突，所以反日的

情緒很高，比較贊成相當扶助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

對於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現象，也要用這種基本原則來了解。因為這不是理論上對不對，或者道德上該不該的問題，這是人類本來的事實。

對於東北四省的懸望，流落在關內的東北同胞，比全國任何地方的人民要急燥，守衛疆土的心情，晉綏人民要比其他各省要緊張。無他，利害所關，痛癢所在，非僅感情而已。

現在的太原，可以說是對外空氣最緊張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時候，正是舊歷正月十五日前後，一切舊式的遊藝組織，如秧歌，高腳，社火，梆子戲等，都一齊搬了出來，熱鬧非常。但是這些舊東西，却完全換了新的內容。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支配這些東西，他們歌唱和演戲的材料，或是已經改為抗×救亡的題材，或者夾入許多抗戰的唱歌和口號。這種作法，普遍到全省。

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省份，而是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另成系統。自然就現階段的國家政治環境說，山西同胞對於國家和平與統一之真誠，與全國各地同胞同其程度。而基於山西本身的利害，則有多少特殊的作風。

中國是「以黨治國」，山西是「以團治省」。這個「團」是「主張公道團」。公道團以閻百川先生為總團長，依縣區村之行政階級，而普及團之組織於全省。幾乎把全省壯丁之有相當學識與能力者，都吸收進來。在行政機構之外，另立系統，對於社會與政治有強大之監察力與策動力。團內組織，多少採用共產黨的組織法，故結構相當嚴密。公道團最初組織的目的，在對付由陝北渡河而來的共產黨。共產黨以經濟的觀點，劃分社會階級，如地主，佃農，雇農等，而公道團以道德作標準，分為好人，壞人，好官，壞官，好紳，壞紳。即以道德的階級說，對抗經濟的階級說。

共產黨退回陝北之後，綏遠戰事續發，政治形勢變更，公道團開始轉變以抗×為中心。後漸覺公道團機構龐大，運用不靈，乃選拔比較急進之

青年份子，加上平津一帶外來之急進學生，另組「犧牲救國大同盟」。以半公開之形式，散佈各級組織於全省，担负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責。此爲山西最急進之團體。

基於山西當前的環境，有兩大問題壓迫着山西，一個是對×問題，一個是陝北的共產黨的問題。爲了對付××隨時可能的侵略，山西在這問題上，不能不有根本的決心，即所謂「守土抗戰」的決心，「守土」即守衛山西及作爲山西附庸的綏遠的土地，××如侵入晉綏省境，即「無條件」的從事抗戰。但如××不侵晉綏，則山西亦不採積極的攻擊行動，所謂「抱定弱國態度」者，義即在此。在決心守土抗戰，而外力暫告緩和時期，則「加緊自強」，尤以「踢破經常範圍」的方法來加緊自強。年來共產黨已鮮明的走上民族革命的大道，西安事變之前，共產黨的宣傳工作上，帶有「收復失地」，「立即抗×」等主張，共產黨如果真正要照宣傳的口號作去，紅軍又必須由陝北進入山西，山西當局，對於這一點是不能贊同的。因此加強山西對外抗戰的空氣，消極方面無異減削紅軍要求進入山西的理由。同時在理論上，山西對「立即收復失地」，認爲是過早的主張，必須在相當準備之後，始可以談收復失地，在山西的術語說來，就是所謂「有條件的收復失地」。與「守土抗戰」之「無條件」者，大不相同。

山西目前對外的政治主張，不只是切合於晉綏的環境，而且是和全國對外政策一致。在西安事變以後，和平統一運動具體推演後之共產黨，要亦不能不贊成「無條件守土抗戰」，和「有條件收復失地」之主張。

閻百川先生個人，我覺得是中國不易多得的富於經理天才的政治人物，他和記者談應付國難之「物」的準備時，他提出他「加大預算」的主張。加大預算不是增加人民的負擔，而是「物產證券」的新貨幣制度，與「按勞分配」的新分配制度，加大政府經濟機能，由政府統制全國經濟活動，有詳細計劃，有集中目標的，作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關於物產證

券與按勞分配兩點，我覺得值得國人詳細研究——記者）。他例舉各國預算增加情形，美國一九二五年度歲出爲三十五萬萬美金，一九三六年度爲七十六萬萬美金，日本一九二五年度歲出十五萬萬日金，一九三七年度約三十萬萬日金，蘇聯一九二五年度歲出爲三十九萬萬盧布，一九三七年度爲九百八十萬萬盧布。他談這些數目字，一點不加思索，並且隨口把美金，盧布，和日金，用目前比價，合成國幣，來和我們國家的預算比較。太原新辦有許多新式工廠，如毛織廠，紡織廠，出品皆甚好，正在建造的同蒲路，和即將完工的鋼鐵廠，這些企業，在金融上，經營上，工程上，市場問題上，無不受閻百川先生的直接指導，他那副頭腦之精細複雜，實在是有如趙戴文先生所說的：「特別構造」。

閻先生曾在「中國的出路」一書中，講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心理，及其對國家之遺毒。以有長期統治經驗的人，來講統治經驗談，使人感到比書生有深一層的體察：「觀秦代統一之初，即銷鋒鑄鐻，焚書坑儒，純爲對內眼光。歷漢，唐，宋，元，明，清，其手段雖有不同，而一以愚民是尙，仍爲對內眼光，則一，」又說：「且由秦至清，愚民對內，彷彿如一貫政策，利用民智不開，以人民成一盤散沙爲得計，當然談不到民智，與人民的組織。……加以政治目的在對內，常所畏者，爲民間之聖賢豪傑。故曠觀此二千年中，所謂表揚賢者，卒在死後，逆探其心，不過生前表揚，恐其得人心，以取而代之耳！至對豪傑，則以官職爲籠絡之工具，擺「誇官」，「遊街」，「迴避」，「肅靜」種種官架，以致一般人皆以科學爲階進之手段，以作官爲取得不作事尚可安享榮樂爲目的。因是非特將公務員的責任心，摧殘殆盡，並將負責與不負責的是非亦顛倒。……至於今日，新學說僅襲皮毛，雖科學其名，仍科學其實。國家社會維新不能收維新的實效，革命不能收革命的實效。……」

(三) 塞外歸程

兩天半的太原停留中，多勞了太原朋友們。因為走的時間非常匆促，還有許多地方未曾詳聆朋友們的教益，到現在還是一樁恨事。

環境催人，繼續北征，嘟嘟車聲，又轉向雁門關頭前進。

山西的公路，初修時的基礎相當良好，所以現在仍為西北各省首屈一指。新修的同蒲鐵路與同井公路（大同到太原）交錯并行。同蒲路是小軌，小枕木，小路基，小橋樑一切都顯得小，顯得年青，牠和同井公路比起來，年齡相差很遠，然而牠在交通運輸的功用上，比公路就強過許多倍，正和新長成的青年女子，無論從美麗上，體力上，知識上，都比她的母親輩要前進得多。

太原北出，路旁要經過十數里的新造森林區，初春的山西，青翠尚潛苞未放，枯寂的林間，顯出各種工廠的圍牆，黑的煙筒，大的標語，沒有大煙筒的圍牆中，大半是屯駐大軍的兵營。這些建築設計，是用平面的觀點，所以平面看來，比立體看法要有景色些。

太原北面的關口，普通只知道一個雁門關，其實太原和忻縣之間，還有一個石嶺關。太原是一個盆地，忻縣也是一個盆地，兩個盆地之間，隔着一條高地，我們姑名之曰石嶺山，這條山是水成岩和火成岩混合構成，煤礦出在水成岩中，此地水成岩層的方向，是南高北下，岩層的口口都在南方，探礦鑿井即順理成章，如從山之北坡鑿礦，則須破層層石岩，力多利少，因此這條山煤礦利益，因自然地理條件，為太原盆地的人所獨有。

唐高祖李淵本起自太原。然而以後厥突為害，唐兵即守石嶺關以保并州（太原）。趙宋時對抗契丹民族，石嶺關亦曾為重要防禦地帶。

山西最富足的區域，要算汾河流域。晉北漸呈山多地少之景，忻縣盆地以北，公路東西兩面的山勢，相距漸近，從戰爭觀點上說，晉北地理險於晉南，而從農業經濟的觀點上說，晉北比晉南要差得很多。

困苦出英才，這是古今中外的定律。中國歷代創業的皇帝和開國的豪傑，幾乎全部是由艱苦患難中磨練出來，世界各國非常的政治軍事人物，從安逸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也幾乎沒有。山西的地理如此，所以晉南出的大半是經商有成就的人物，而統治山西的軍政領袖，以晉北的人為多。

太原至大同六百餘華里，汽車一日可到，午後二時左右即進至雁門山，離山南十數里地方，從車裏看去，一條白色坦直的公路，直到山麓藏了去處，同時也看不到盤山的路跡，心中帶幾分奇蹟的緊張。後來車從西北山澗谷道上升，谷將盡處，汽車隨奇巧工程之大盤道登雁門山，工程之艱巨，與路基之安全，皆為不可多得。

山頂為太和嶺，太和嶺之東約二三里，為真正之雁門關所在，為大軍興行人經行之道。宋代名將楊業（楊老令公）遇外族於雁門關，統帥潘美失約不援，忌才害能，使楊業力盡殲死山中，萬古同悲。北宋末葉，金人虜欽宗后北去，即渡雁門一道。長城在雁門山北麓，以石構築，工程偉大，不減居庸關。山北有十二連營，在昔屯有重兵，山南亦有十二連營，為接應部署，其重視可知。長城外為一極目無邊之荒灘，極似蒙古之風景，緊接長城處外，有大小不一之百數十土堆，形如古代陵寢區，而土人相

傳，則爲楊六郎之「假糧台」，因宋兵與金兵對壘雁門關外，金兵知宋兵糧盡，攻擊甚力，楊延昭乃多造土堆於營前，上覆糧草，故意使金諜見之，卒退金兵。

雁門關以北各縣，雖仍屬山西管轄，而風土人物，與關南大不相同，真正的山西人，應以關南爲主。山西人北出雁門關，經營內外蒙古，初時多少帶幾分「殖民」的性質，後來內蒙經營成功，綏遠一帶成爲山西經濟重要的根據地，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形勢。故晉諺有：「雁門關上雁難飛，歸化圓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嘴揪起」，餓肚子也，）此諺雖難免有過甚之嫌，而雁門關外對於關內經濟關係之重要，當可推想而知。

我們係夜間到大同，當夜與李服膺先生談西安事變中，太原方面促成鄧寶珊由蘭飛西安經過。殊多興味。緣鄧與楊虎城關係甚深，其自身有眼光，有見解，而同時比較能以友誼的地位，對楊氏作有力之進言。然而蘭州西安間交通斷決，鄧無法可入西安，於是由太原方面向中央商包飛機，飛蘭迎鄧，大家憂時情殷，切盼其成。李氏爲此，當時曾親赴太原城外二十餘里之飛行場守辦包機赴蘭手續，至萬事弄妥時，始行離去，平時辦飛機交涉之用如此大員者，恐尙不多見也。

記者以三月初再到綏遠，許多朋友都呈熱鬧後的空虛，蓋綏局緊張時，大家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支持着自己。一面有無窮的憤慨，一面有一種混沌的光明，蓋仗打完後，似乎有許多不可理解的前途也。然而戰事告一段落之後，若干中下級職員又墮入無生氣的氣氛中，「由奢入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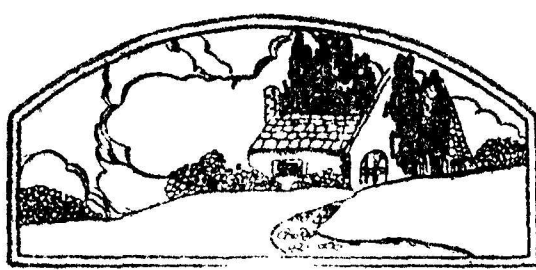
！熱鬧之後再過沉寂的生活，而且在熱鬧中所憧憬的民族生動的前途，現又成爲淡影。所以多少表現幾分無聊。

這時的綏遠正忙着籌備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我望着內蒙荒漠和太青山頭，不禁起「朔漠茫茫空山寂寂」之感。（仿袁崇煥祭華島陣亡兵將文：「巨浪茫茫，空山寂寂」語。）記者因事未能留綏參加追悼，而覺得陣亡將士之英烈行爲，將與太青山並垂不朽。後世過客憑弔太青山邊，誠有如戚繼光所謂：「慘慘風雲，過客下羣猿之淚，悠悠氣烈，汗青揚萬古之芳」矣。

由綏回滬過北平時，聞北平青年界已因西北和平統一運動之發展，停止過去之自相殘害政策，而期待一種新運動的開展。我自己也感覺中國已走上劃時期的新政治階段，北平青年界的轉變，我們願給予誠懇的時代的同情，同時，我們還希望北平青年界能更進一步的提供一種新的青年運動綱領，在合於時代需要的前題之下，從新展開積極的青年運動！

很久以前，我很想對於中國幾條鐵路，提出改善的意見，即是包括夜間開行時間的長途列車，如滬平通車等應辦「三等臥車。」因爲夜間睡覺，爲人類基本權利之一，無工作而坐以達旦，實有非常痛苦。我們晨間如果從頭二等走到三等車廂，就可以看到那些客人，沒有不是神志昏迷，面目勞乏的。在滬平通車中，甚至連着犧牲兩夜睡眠，這無異兩夜之懲罰，我們希望全國鐵路也如平綏和浙贛路一樣，增辦三等臥車。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我國最近之石膏業

劉階平

石膏業爲我國最近之新興工業。因年來研討鄂省膏鹽問題，蒐集所及，遂綴成斯篇。爲供共同研商，乃不計簡陋，撮述如次。篇內所引據之石膏成分化驗材料，均爲友人陳質民先生所惠，拜參之餘，併誌謝忱。

一 概 論

中國國民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業經濟之上。但自海通以來，外潮所激，國家經濟組織，經海外商潮所激盪，雖並未走進工業經濟之路，而礦產實業之開發，新興工業之發軔，已相繼啓端。如幾千年未經注目之石棉，今已一躍進居國防資源領域。至長埋地下之石膏，今又進居工業農事醫藥等重要原料之地位。

原石膏 (Gypsum)，在化學上名爲硫酸鈣，(Calcium Sulphate)，其分子式爲 $\text{CaSO}_4 \cdot 2\text{H}_2\text{O}$ 。在昔曾應用於藥劑中，取其秉性寒涼，以治火邪，消煩渴。今則應用於工業上之油漆，彫塑，模型，粉刷牆壁，配製水泥，磚瓦等用。農業上之肥料，碾米。醫藥上之牙科，飲敷等劑。而石膏繃帶，尤爲國防軍事之重要準備。他如食用上之凝結豆腐。化妝品，粉筆，瑱瑯材料，圖畫及照片之嵌板，等新用途之發軔。正未可窮數指計也。

基於此，石膏在我國之產消，遂形成供不應求之勢。而外貨之進口，亦乘隙而入。就最近全國生產與消費量計觀，近年平均我國需要石膏，約十一萬噸。其中建築約佔四萬噸，洋灰業約佔一萬五千噸，其餘則一般消費。是建築上之消費，已佔全額幾二分之一。復就二十三年，該年全國生產量合計，不過六萬七千餘噸，是幾有二分之一，猶賴海外輸入也。而此六萬七千餘噸之中，湖北應城竟佔五萬八千噸以上。湖南，山西，廣東等處，尚不過九千七百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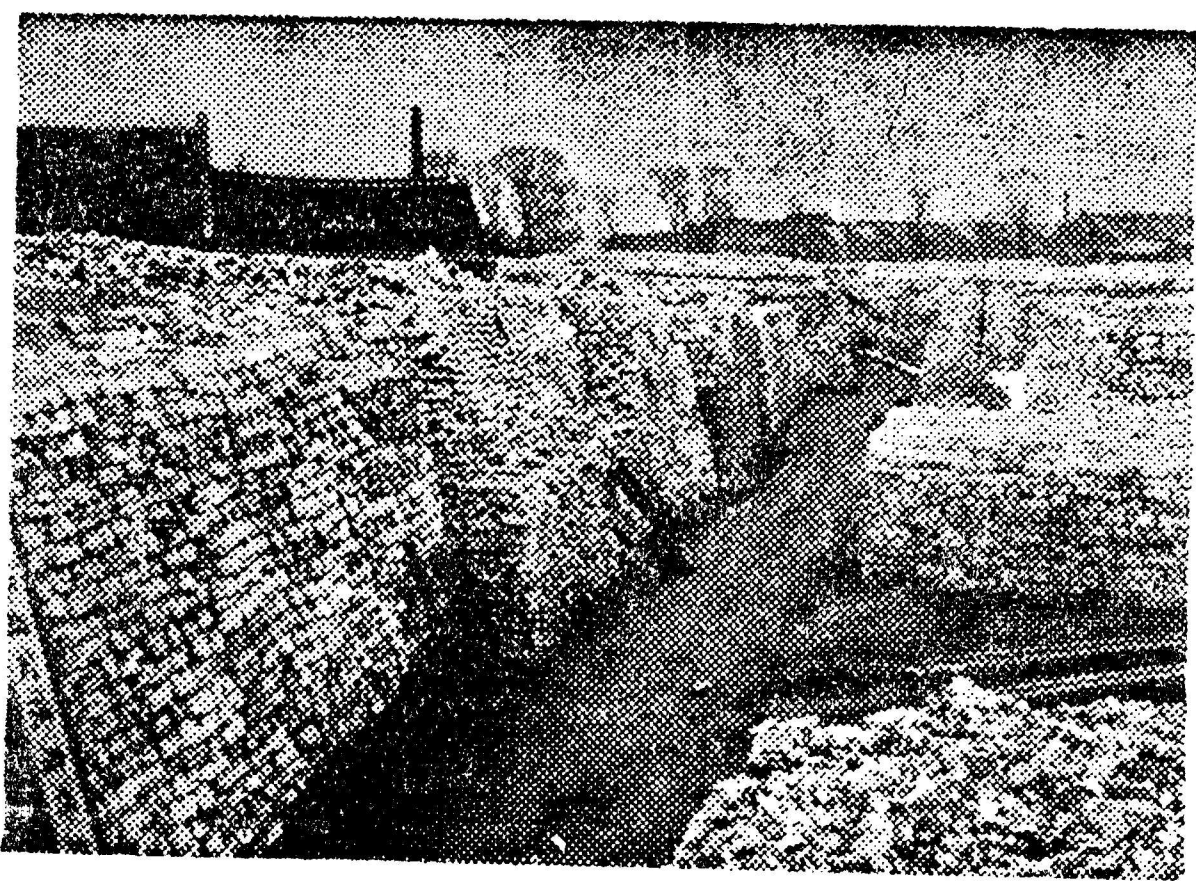
二 產銷區及沿革

我國石膏之生產區，要推湖北之應城，湖南之湘潭，山西之平陸及陽曲，廣之欽縣，陝西之臨潼，甘肅之皋蘭及永登，江蘇之蕭縣，安徽之貴池及休寧；如四川，雲南，貴州，新疆，青海，亦均有。惟其蘊藏之豐厚，膏質之優越，生業之饒裕，則當推湖北應城首屈一指。故就近年生產量論，應城一隅，要佔全國生產總額六分之五以上，則吾國之石膏生產，即

應城石膏之生產矣。

至生產量佔全國總產六分之五以上應城石膏銷區，除湖北本省消納一部外，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以及日本南洋都均有銷行市場之所在。則應城石膏業即不啻代表我國之石膏業焉。

攷應城石膏之採發，傳聞始自明季嘉靖年間（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五



堆積之石膏原料

年）。初在該縣城西北境之團山，由土人發見鑛苗，即於該山麓挖掘，後漸掘漸深，而膏質亦漸掘而佳。復據清一統志康熙通志載；即云：石膏『應城縣出。』再據明李時珍編：本草綱目亦言：『石膏以湖廣應城所出者為最。』是應城之膏，遠在明季，即已稱著。惟

應城膏開採，迄今雖有四百年之沿革，而其發揚為新興工業，則在晚近數年，歐美各種石膏品輸入我國後而引起也。民國十年湖北官錢局始創辦官膏局。十五年復經財政廳派立石膏專賣局管理。二十一年又改為商辦，名為應城石膏股份有限公司。每股額定法幣五元，限應城居民為股東，資本共為八十萬元。於二十三年十月，復由該公司創設製造廠於漢口。

該廠現設於漢口宗關地方，就今日宗關場內佈置有：德國狄塞爾式柴油引擎一部，馬力一五〇匹。西門子馬達三部。碎石機一部。整理機一部。排齒磨二部。裝袋機一部。升運機四部。平運機二部。風鼓一部。德國高溫度表二具。該廠技師設計之煉膏鑿鑿三座。就以上各部機器，在二十四小時間，可出成品七十五噸。

其製粉程序，可分就生熟兩類。生者則不經煉膏密內提取水分。熟者則必入煉膏密熱至攝氏表一二〇度左右，使其一部分水失去，故稱之為熟石膏也。在未經煉製前，須先經水洗去污積。但此膏粉與水遇，復變為生石膏；若將石膏熱至三百度左右，則全部水分皆被驅去，即所謂『軟石膏』也。

三 鑛區及鑛洞

應城石膏鑛，生於紫色地層之底部，鑛區離應城縣城約十餘里，分佈於應城及京山兩縣間河沿岸之一帶。中心地點北為王家廟，距應城十里。中為潘家集，距城十五里。南為龍王集，距城約二十里。今日採產區面積，已擴展至二百四十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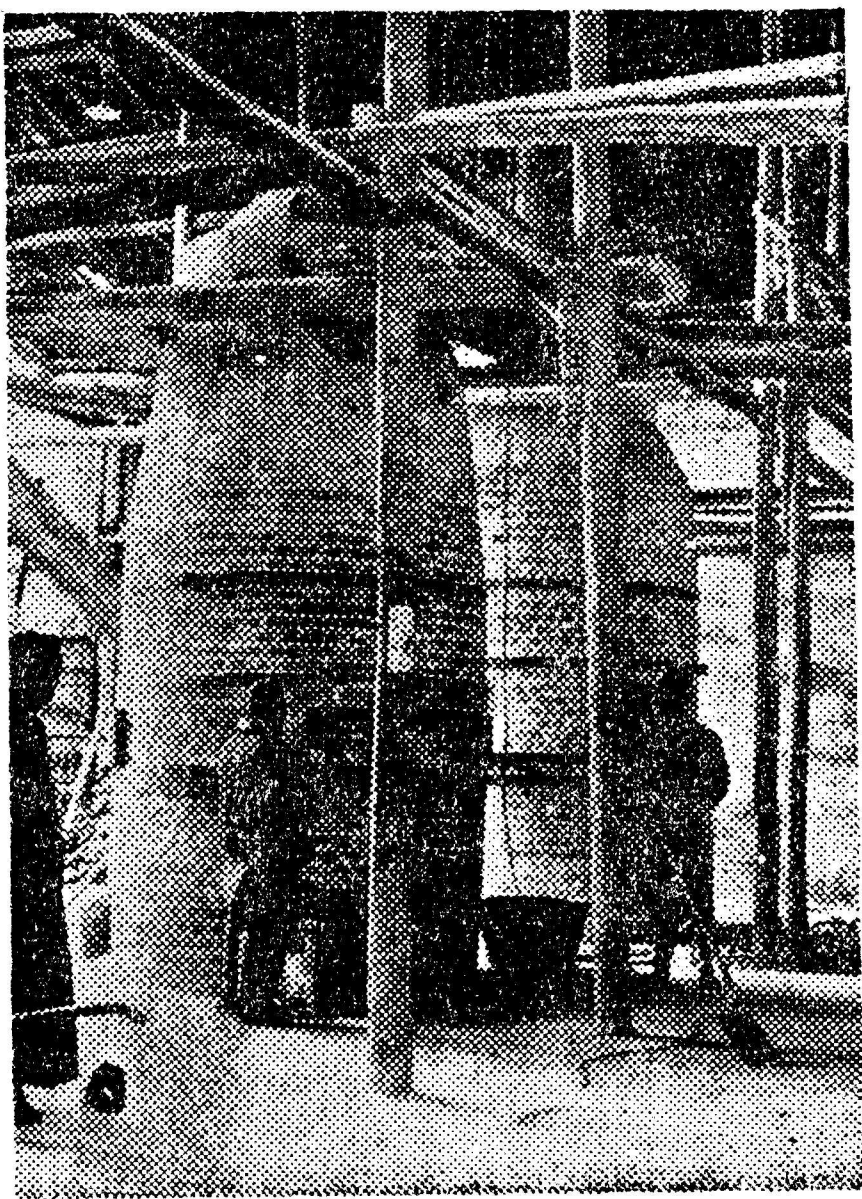
在此二百四十方里之鑛區中，鑛井已至二百八十對；每井有二口，或三四口，故每井謂之一對。井之深度，自四十丈至八十丈不等。

開洞法，一仍舊法。每開一洞，最少有兩井口，為垂直線，深入黃泉，而於井洞中，再開橫洞二三道，以互通空氣。至石膏層，則深在洞底，由洞工縱橫鑽錘，打碎後，運至洞口，再經人工絞出洞外。而石膏層間之藍色鹽汁塊，俗謂『藍板』，即留置洞中。俟膏鑛採至無再可採採時，洞工乃出洞，放水入洞，封洞口，經一年左右之浸灌，藍板鹽汁溶解入水，水變成滷，於是開洞，將滷汁取出，用鍋煎之至凝結度，止火，即成為膏鹽矣。因產出應城，故亦稱『應鹽』。在清中葉咸豐間，太平軍戰之役，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江路梗塞，商賈裹足，淮鹽引引不行，鄂中民苦淡食，除川鹽運濟鄂西一隅外，而膏鹽惠濟時艱，為功亦至巨。而膏鹽之繁榮長大，亦以此時為發軔。惟所含氯化納成份不足，僅在百分之七四·一二(Sodium Chloride NaCl 74.27%)。而潔白比於精鹽，售價亦廉，倘改良製法，提高品質，前途固至可樂觀也。

四 峒工生活與工作

鑛峒之採掘，現為峒商所獨手經營。峒商下則有包工頭，即所謂『掌



應城石膏製造廠之煉石膏窯

家鍾』者。峒工即峒中工人，分有研膏，拖膏，等工。峒商經營膏峒，為私人企業，所得膏塊，再售與應城石膏公司。故峒商大都鉅商。包工頭並不工作，僅在峒旁巡視而已。而收入亦頗豐裕。惟峒工生活最苦，而收入亦殊寥寥，而工作尤艱險萬狀。與雲南箇舊錫鑛之峒工，相彷彿。而其中工作生活，尤以研膏工與拖膏工為最慘苦。入峒後，即羣處峒中，飲食便溺，均在其內，穢臭熏蒸，形同地獄。研膏時，因橫峒高僅一公尺許，故均須仰臥或斜臥，一手執長鑽，一手執錘，並用足跡夾鑽之端，另一足則

移動身軀，仰臥蛇行，以背脊與臀部代足部，四肢並動，且鑿且進。而掌家鍾者，對研工工作，督率尤嚴，每日睡眠僅二三小時，數月不能出峒，故出峒時，莫不形容焦枯，狀如蠟燭，幾不復有人形，而其所得工資，一日僅不過五角左右而已。

至拖膏工，較研工尤為慘苦，因拖膏工都為童工，此類童工，在昔大都係由鄰縣誘拐價買而來，驅之入峒，即無異墮入十八層地獄。在昔鞭撻之慘，一同牛馬。在峒中拖膏時，每次使拖百餘斤，以繩掛童頸，手足匍匐前行，如牛馬拽車狀。此類童工，既多係誘買而來，故都無工資，一墮峒底黃泉，大都生還者有限，即幸而因稟質強固，保其殘息，而灌峒慘劫，亦罕有幸免者。

所謂『灌峒』，即甲峒中研工在暗中穿鑿膏鑛時，不幸將毗連之灌水乙峒串通，如此則滴水驟至，橫洩於甲峒，工人莫不盡葬身水窟。聞在昔此類慘案發生，在峒工固然了結此地獄牛馬生活，而在峒商方面，亦有視為大幸者。因峒商開峒之所求，取鹽遠勝於取膏，假使甲峒藍板有限，乙峒藍板充盈，則乙峒飽含滴汁之水，頃入甲峒甲峒峒商則『塞翁失馬』轉禍為福矣。故因此類事件兩峒峒商時有互訟不決者。

惟峒工生活，最近雖依據工會法規，對工資工作並加意於改善；然揆諸實際，則應改進之處實多，深望我國負業實啓發之責者，與地方當局，幸垂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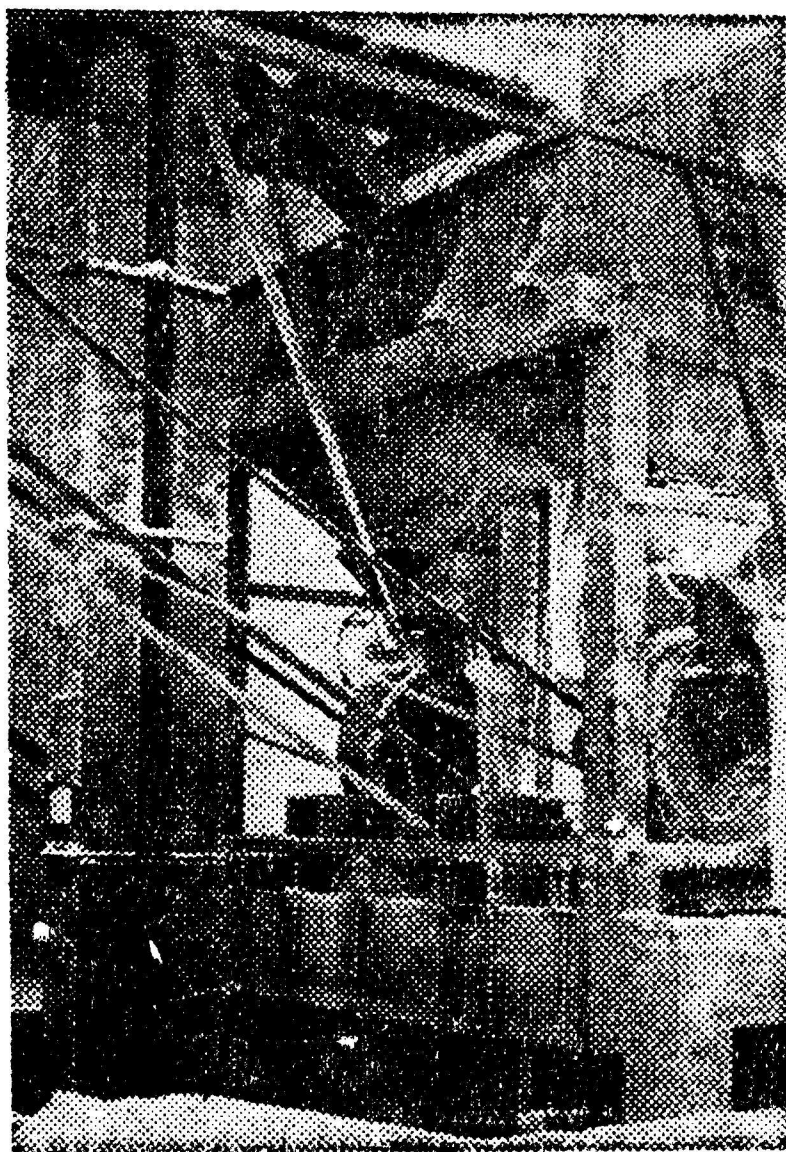
茲就最近全鑛主要工人統計，析列如次：棚工二二·〇〇〇名。鍾工八，〇〇〇名。拖膏工六，〇〇〇名。抬膏工二，〇〇〇名。鑽工一，〇〇〇名。其他二五，〇〇〇名。合計凡五四，〇〇〇名。

五 運銷手續

石膏以峒商絞出峒後，即由應城石膏公司就地收買之。其收買價，依

膏之品級而定，約每拾自四元至二元五角。每拾計重錢秤二三〇斤，合二九二英磅。全年峒商出品，就近年計，約四十萬拾左右。

由石膏公司收買後，即裝民船，自應城運往漢口宗關堆棧。其中一小部分，則運往漢口宗關製造廠。就去年該公司售出統計，僅有一萬拾左右，用於製造廠部。原因去年該廠開創伊始，僅開全年五分之一工也。故去年該廠僅共用原膏九千四百担，拋除製造時之虧耗，淨得膏粉合有七千八百担。至所製膏粉，以用於肥田，碾米，及粉筆原料為較多，石膏磚



磨齒排部一之器機膏石造製

瓦，與模型等，尚為量無幾也。至於經由該公司售出之原膏塊用途，則以肥田為最大宗，製造水泥，與建築原料亦佔重要數量。

石膏商收買石膏之手續，須先向在漢口礄口地方一帶有所謂之「石膏行」者接洽，由石膏行依膏商所欲購之品質價格，再向在漢口之應城石膏公司營業部訂貨。一面由該公司向膏商取值，一面由該公司出立提單，交膏行，由行向礄口堆棧，憑單取貨。交貨後，即由客商以民船由漢口運出。除鹽稅經該公司自完外，其餘捐稅，或沿途卡征，概歸客商自理。

在應城石膏公司各級石膏售價，亦依膏質之品級而區分，大抵正甲膏

每拾四元四角，次甲膏四元二角，乙膏三元八角，丙膏則在三元四角。此乃在華中漢口之最近膏塊市價。至於生膏粉則較膏塊價格略高，熟膏粉則又較生膏粉微高。惟已經該廠經手製造之生熟膏粉，其銷售方式，大都由該公司，或該廠直接發客，已不須經過膏行之居間矣。

六 性質與用途

石膏係屬纖維狀，或針狀之結晶礦岩。色白，微透明，有絲絹光澤，成細脈或薄層。其纖維狀常與脈壁或層面相垂直。厚八九寸間。所謂結晶石膏（Alabaster）是也。更有成單斜晶系而透明宛若雲母片者，即所謂透明石膏（Selenite）是也。硬度很低；在馬氏礦物硬度標準上居第二級。比重大致為二比三，至二比三三。有不傳熱之特性。在攝氏零度時，其一分能溶於水四八八分；在攝氏三五度時，則又能溶於三九三分，在攝氏百度時，則能溶於三六〇分。倘將其熱至攝氏一〇七度時，即能放出四分之三的結晶水份，而成為燒石膏矣（ $\text{CaSO}_4 \frac{1}{2} \text{H}_2\text{O}$ ）。再熱至攝氏二二度時，則成為完全無水石膏（ CaSO_4 ）。倘將此無水石膏和以炭份，五〇再熱至攝氏一，二〇〇度，則被還原，而得硫化鈣（ CaSO_4 ）。又石膏中倘加入礆素，於氧化鐵鋁及矽砂等存在之下，加熱至攝氏一，三〇〇度以上，亦可使之還原。

依最近我國之石膏新用途，石膏粉別，要有四種。一，石膏飛粉。為專供醫藥上，化學上，及特種建築，特種油漆材料之用。二，正甲石膏粉。專供醫藥原料，化學藥品，工藝製品，油漆，顏料，上等建築，化學工業等原料，及碾米，豆腐凝結劑等用。三次甲石膏粉。專供碾米，製粉筆，豆腐凝結劑，普通建築材料，及上等吸水劑，油漆材料等用。四，乙種石膏粉。專供建築裏層材料，次等油漆材料，碾米等，及配製灰泥等用。此外尚有各種生石膏粉，其用途則大都供應膠合原料，及肥田等。茲將此

諸類膏質，依應城石膏廠化驗室最近之驗析，表列如次，藉資參閱。

應城各級石膏化學成份比

(據應城石膏公司製造廠化驗室報告)

成品	份級	正甲膏	次甲膏	乙膏	丙膏	透明石膏
游離水份		0.4810	0.5960	0.7544	0.6159	0.7500
化合水份		20.7000	20.6980	20.6780	20.5000	20.5300
氧化矽	SiO_2	0.1200	0.1866	0.2180	0.7020	0.0700
氧化鐵	Fe_2O_3	0.0230	0.0625	0.2050	0.3200	0.0250
二氧化炭	CO_2	0.0067	0.0820	0.0382	0.0150	0.0032
氧化鎂	MgO	0.0018	0.0069	0.0229	0.0051	0.0010
食鹽	NaCl	0.0310	0.0790	0.1020	0.1100	0.0620
氧化矽	CaO	32.4050	32.3010	32.2565	32.0220	32.3578
三氧化硫	SO_3	46.2315	45.9880	45.7250	45.7100	46.2010

石膏之新用途項目，前已撮舉，茲再就其中至關軍事醫藥之石膏繃帶，略加檢述。所謂石膏繃帶大都應用於折骨重傷。先用乾石膏粉敷於已經消毒之粗布帶上。用時先將薄層硼酸棉，或其他消毒之絨布，貼於骨骼受傷處之皮膚表面。再以乾石膏粉帶，投入溫湯中。待湯中無水泡發生後。取出，榨出過剩之水份，即纏於敷絨之傷面，外再以石膏漿塗後；即一面用手使水摸之光滑，一面則該膏漿亦旋即凝結。此石膏繃帶，能使折骨固定，不變原形，至其應用方法，則甚多，大都視病傷情形而定。其尤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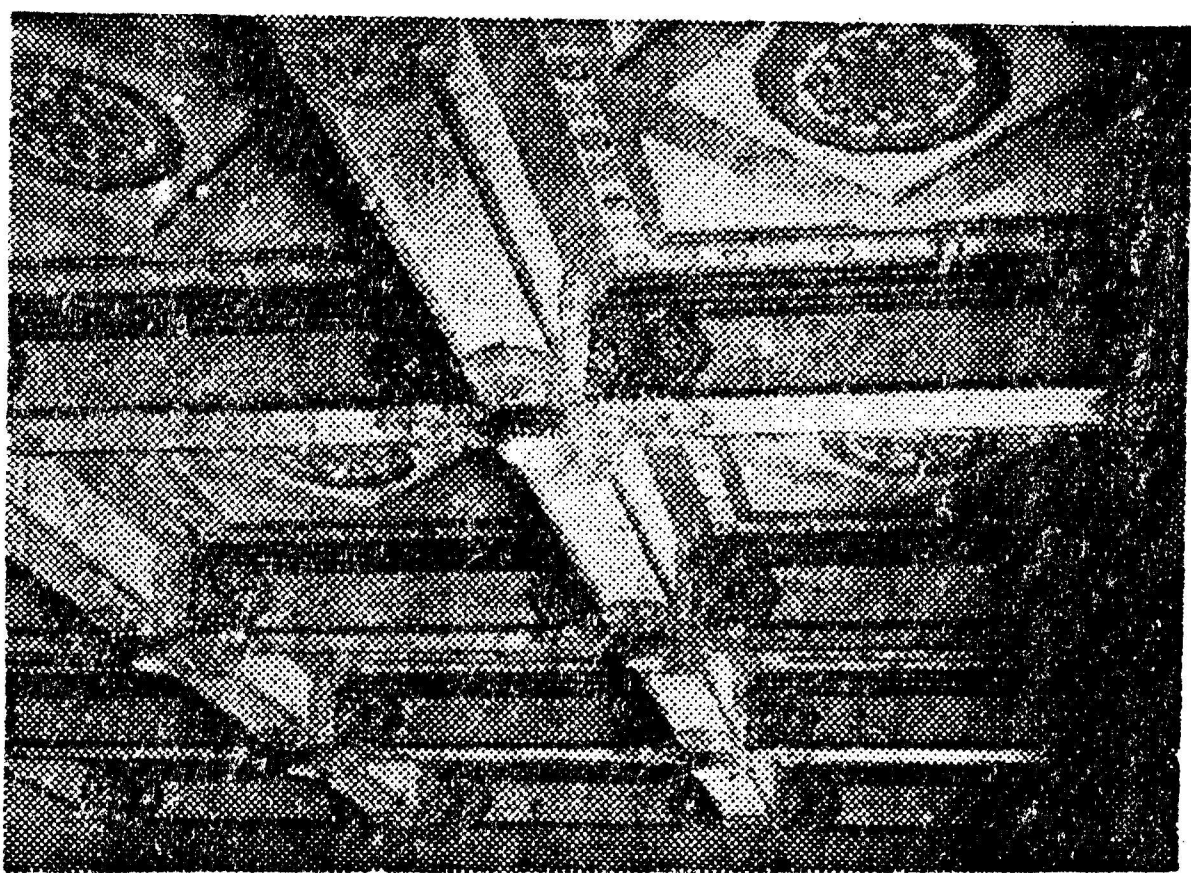
者，有：環狀石膏繃帶，為應用於四肢之骨折脫臼及關節之疾病。石膏床，則應用於脊椎骨骨瘍。石膏副床，即石膏夾板，亦為應用於四肢之骨折傷。有窗石膏繃帶，應用於肢體有創傷瘻管者，裝置石膏繃帶時兼留窗口，俾使排除患處創液。橋狀石膏繃帶，應用於脊椎骨之骨傷，或該部外傷。硬領及石膏領，應用於斜頸等頸部之矯正。

綜觀前述，現代石膏繃帶之應用，是與軍事之醫藥上關切至密。復就我國所產石膏質料觀之，潔白細密，純淨無比，用以製造石膏繃帶，尤稱相宜。再就各地出品觀之，其中更推領袖全國產額之應城膏最為優良。

七 結論

石膏新用途之一，石膏堆之花天板

綜就前述，湖北應城之石膏業，即今日我國之石膏業。而近年海外石膏輸入，亦即今日我國石膏自給不足之實證與新用途之發軔所在。茲就最近三年來，（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我全國各地石膏生產統計，與最近三年海外石膏向我國之



輸入統計，分別撮表如次，藉資參閱。

最近三年中國石膏採產統計（單位噸）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二年	民國二十三年
湖北應城	五七·九九六	五七·六〇〇	五八·〇二〇
湖南湘潭	三·五二二	四·三〇〇	七·一〇〇
山西平陸	二·九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廣東欽縣及其他	一〇〇	一二〇	一〇〇
合計	六四·五〇八	六四·〇二〇	六七·七二〇

最近三年之石膏輸出入口統計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二年	民國二十三年
出口噸數	一一·六一一	一一·五七四	一一·九〇二
出口價值	二七·九一九	二六·四一八	三三·七〇八
入口噸數	八·〇七六	六·五〇九	三·五八七
入口價值	三六·八一九	七四·七八九	三二·六四三

※『價值』，以「金單位」（Gold Unit）就二十三年度上海平均價核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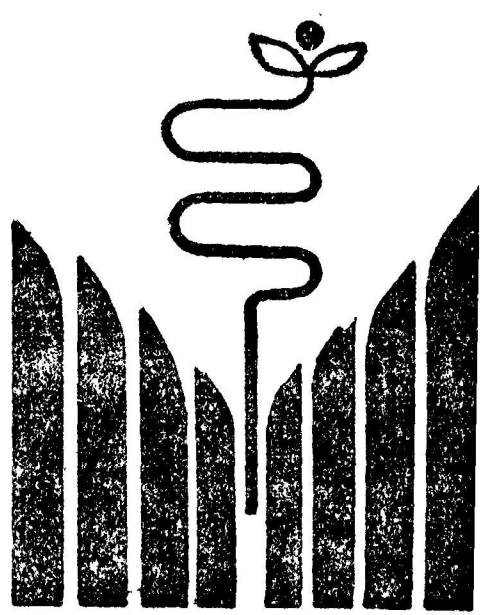
，每一金單位折合國幣一元九角六分七厘（1 Gold Unit \$1.967）

就上兩表觀之，最近三年之石膏生產額，要以最後之二十三年份為最加。出口噸數與價值，亦以二十三年份最後為激增。而入口量值，則逐年削減；惟我國之入口石膏，原不僅限上列統計，此外尚有製造已成之建築材料，要達至四萬噸左右，故在近年中國每年石膏消費額量，已達十一萬

噸之譜。故國內生產量雖有六萬餘噸，然比於消費量，則尚有五萬噸左右之漏卮。再就此全國總生產六萬餘噸內觀之，應城所產竟佔五萬七八千噸。則應城石膏之在我國膏產之重要，至可以見。

惟應城今日之石膏業，內感人謀之不臧，外受外貨之競銷，風雨飄搖中所以得維持殘喘者，是端賴膏嗣副產之藍板浸滷熬鹽。而膏鹽雖於太平天國軍役間，有補濟鄂岸生民淡食之功，然兔死狗烹，在清末葉已由十州縣之銷場，縮為三縣，最近二十四年時，因稅輕價廉，侵銷別岸，一復嚴定管理，限定銷區，並縮定年產額三十萬担，是膏鹽前途之慘淡，無待諱言。夫膏鹽之品質，未嘗不能提高，不求品質之改進，竟抹殺一切，限制發展，殊未見其確當！然此為另屬鹽政之問題，非本題研討範圍，自不煩於此申論。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目前實情，膏鹽亡，膏業殊難生存，深望今日負國家經濟建設大計者，或為為膏鹽，統籌兼顧，或獨營石膏，別謀扶植發揚之策，幸及時垂注焉。





現代日本作家的全貌

張香山

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已結下了密切的關係——

尤其到了唐朝，更達到了繁密的交流，不過那時的日本全然學習接受中國的文學的，我們一看平安朝以下的日本古典文學，就知道這些古典文學都是受了極大的影響，像「源氏物語」，「枕草子」，「紫式部日記」，「古今和歌集」等，引用中國的文學作品的用語極多，而白居易的詩文集，簡直成了日本文學的教科書。

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接受西洋文學較中國為早，當時所作的「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等文學作品，已經脫離了舊文學的傾向，而採取西洋文學的形式了。隨之日本文學反投與中國文壇以若干暗示。

以「經國美談」為始，繼之就有許多作品的移譯，而在文學運動上的創作方法諸問題，也直接間接地影響着中國的文學，尤其自日本「種時人時代」起，對中國的進步文學，更與以難否定的影響。

我們一回溯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密切關係時，就覺得有明瞭最近日本文壇的必要，不過單單研究日本文壇最近的現象，是難以窺透其整個的情形的，因為最近的現象乃是歷史的一部分的表現，所以作為捷徑而能了解日本文壇的，還是對於這些作家加以整個的考察，而分類其所屬的意識形態羣。不過這課題，並不是容易的，因為日本的現代作家的意識形態，都非常複雜，並且混亂，不像「作同」存在時那般顯明了然，但為達成這課題，祇好以其作品所表現的傾向為基礎，再參考觀察其過去的歷史與所屬，而較漠然的製此鳥

瞰圖吧！

為着較清晰起見，祇好勉強的非科學地把現在作家分成純文藝與進步文學二集團，理論家介紹家成一體系，通俗作家（現代物作家與時代物——歷史物——作家）由於篇幅的關係，祇好省略，待諸其他的機會介紹吧！

在日本文壇上的純文藝羣集中，可把作家分成三體系。即元老格中堅陣和新進作家；為元老而存在的有帶着人道主義的色彩的「白樺」同人，他們都是貴族學校學習院畢業的人，如以文章的簡潔觀察的精到而特長私小說的志賀直哉，對於個性的強調之里見淳，（有島武郎的弟弟），帶有濃厚的托爾斯泰的人道色彩而反戰的武者小路實篤，和持有人道的誠意與天真的柔軟的作風之長與善郎等，都是明治文壇的活躍者，但是最近要算里見淳和武者小路實篤還常發表作品，志賀則蟄居於吾孫子渡其悠久的老年。

承繼「硯友社」（日本自然主義運動的發動者）的自然主義，而繼續活動的，是泉鏡花和德田秋聲，泉鏡花的作品多取材於日本橋的藝妓生活，色彩極其絢爛堂皇，德田秋聲的作品則常深滲有陰鬱的人生觀，而其中滿溢着人間的深味，他的最近之勳章，獲得了文藝懇話會賞。

倉田百三也是白樺社的同人。但他的作品多取材於歷史上的宗教故事，最近表現着相當法西斯化，而鼓吹其所謂國民文學。

作為自然主義的作家而存在的還有島崎藤村和佐藤春夫

，前者的詩與散文都獲得極大的羣衆，最近主持日本筆會，可以說是日本純文藝作家中最偉大的作家，尤其由於「黎明之前」的完成，更獲得了榮譽的朝日文化賞。後者初期專攻小品散文詩，富有東方色彩，及他的「田園的憂鬱」出開始寫作小說，翻譯中國的舊小說極多，並校有魯迅選集，他的思想是相當的自由主義，和室生犀星持有相當的深怨。

山本有三是個持有通俗的倫理主義的作家，他的「嬰兒殺害」與「生命的王冠」等的劇作，較卓越於他的小說，因為他的倫理主義近於人道主義，所以在劇作上獲得許多觀衆的支持。

自然主義的作家正宗白鳥，是有很厚的自由主義的色彩的，但他的自由主義傾向於消極方面，所以顯着無力。他的論文要比創作好，因為他有豐富的知識爲其論文的基礎，中央公論的每期文藝時評，可以代表了他的整個的思想色彩。

起初以童話出世的宇野浩二，到了前幾年的所謂文藝復興期，又呈現了新的相貌，他的特長是話術的巧妙，也就是童話所賦與的特徵，不過在諸純藝術派的老作家中，並不甚佳。

作爲反抗當時的自然主義運動而崛起的，是永井荷風，他接受了法國的浪漫主義的精神，對當時的文壇加以反抗，但近年則專注心於隨筆，有一種可感的「江戸的情緒」；和這「江戸情緒」相反而持有「上方（大阪）情緒」的，是谷崎潤一郎，他是繼荷風而揭起浪漫主義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極濃艷的氣色，但近年的作品則達到了一種「粹」境，而有極濃郁的東洋色彩了；把妻子送給佐藤春夫的也是他，所以是個極有浪漫色彩的作家。

「新潮」的編者中村武雄夫，雖然是個通俗的作者，因爲他和新潮有着悠久的歷史，並且被文壇人稱爲正義派，所以在純文藝集團中，還有相當的地位。

作爲詩人而有悠久的活動的，是北原白秋，他實是改革日本詩壇的第一人，他和田代田澤都是第一流的詩作家，北

原的散文與「和歌」，也達到了相當的境地，他們開闢新詩壇時的集會「麵包會」，是充滿了極端的浪漫的色彩，每每爛醉似泥。我在他的演說過去詩壇的講席上，曾聽他說當時他們的崇拜者是波特萊兒，以聞嗅爛了的東西之氣息，爲詩的題材。

實在，在純藝術派的作家中，比較最持有特色的，是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島崎藤村泉鏡花諸人。

在中堅作家的陣伍裏，顯出最有活動力的一團是過去大正末年的文藝時代同人，也就是所謂新感覺派，現存的有橫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與一，岸田國士等；（片岡鐵兵則已轉向爲左翼的作家）。內中要算橫光利一的作品最爲卓越，實在作爲純藝術派之唯一的作品之實踐建設者，可以說是他了，他的純粹小說的理論乃在強調日常生活的無聊性，一貫的表現着布爾喬亞藝術的發展之容貌，他的「紋章」獲得了文藝懇話會賞；川端康成作品的特色，不僅在於技巧和形式上有新感覺派的特徵，而他專以東京淺草地方爲題材的那種一色的「淺草物」是頗有興趣的地方。中河與一的對於形式主義的提倡，和近年的偶然論的強調，頗惹起相當的注目，他的作品頗潑刺新鮮，和田漢是很好朋友。岸田國士的劇作與那種法國風的作品，實代表了現代日本劇壇的一面，但近來他的作品頗有憂國的風味，被論壇稱謂現代的奇風景，他是納魯（紅蘿蔔鬚的作者）的研究家。其他的同人，像石濱金作之類，都相當地落伍了。

舊新興藝術派的作家淺原六郎久野豐彦龍胆寺雄三人，內中淺原已接近通俗文學的境地，久野專趨翻譯，要算龍胆寺雄還支持着中堅作家的陣營，他曾獲改造賞，他的作品以肉慾與色情最爲特徵，反映着資本主義末期藝術的諸特點，爲日本的摩登主義作家之一。

尾崎士郎井伏鱒二柳田泉諸作家特注意於知識階級的虛無主義，高談着極端的高邁的精神，尾崎今年的佳作「人生

劇場」，對於人生問題觸及極深，爲日本今年的佳作。

屬於由「行動」雜誌而揭起的行動主義之陣營的作家，是舟橋聖一、芹澤光治、良豐田三郎、小松清、春山行夫等，舟橋在理論上佔着重鎮的地位，芹澤的作品頗有法國作品的餘韻，小松清是法國N·R·下社的日本代表，對紀得與馬路洛有深切的研究。春山行夫在若干點上看來，是個詩人，他的知識階級論有着特殊的論見。

深田久彌是中堅作家的支持者，他的作品有薰香的純藝術的氣息，並持有對人生之切實的指摘。

谷崎精二是谷崎潤一郎的弟弟，他現在是早稻田文學的編者，所以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對愛倫坡頗喜愛。

詩人萩原朔太郎是日本詩壇的理論的建設者，同時他的詩也幾與北原同名，他的「詩的起源」和諸詩論，移植了不少的英詩的特色。

起初是詩人，而後來拋棄了詩專寫小說的是室生犀星，他可以說是與橫光利一同樣地在純藝術派的佔着最重要的地位，他的對於男女心理的表寫，非常卓越，而在極狹的題材性中，顯出極雜的心理的構成，但他的文章非常惡劣（雖然他是詩人），被佐藤春夫稱爲「惡筆」：曾經由「兄妹」一作獲得了文藝懇話會賞。

至於女作家，當是宇重千代和林芙美子了，他們的作品都有相當的相似，不過林芙美子由於生活的複雜與艱苦，所以較宇野爲佳，以描寫私生活的「放浪記」，可以說是林的代表作，這裏呈現着這作家的全貌。

總之在中堅作家之中最有一讀的價值的作家是橫光利一、室生犀星、龍膽寺雄和林芙美子。

在新進的作家中，我對他抱着最大的興味的，即是丹羽文壇，他被論壇評爲與島木健作的相並者，實在他們都在一味分析現狀，不過島木重於肯定的方向，丹羽則重於否定的方向，他描寫出現社會的肉慾的形狀，反逆着傳統的道德

，探求新的道德，他的作品裡的女主人公，十個有九作是畸形的、女性，靠了這些女性，來表現出現代社會的惡劣，作品的結構與用語都有特殊的自我傾向。石川達三是首次獲得芥川賞的作家，作爲他的作品之特徵的，是題材的新鮮性和豐富性，他的獲賞作「蒼氓」之取材於巴西，「阿美利加」之取材於美國，都帶有一種異國情調，而靠着他的自然主義的方法，描出了若干流浪農人的慘狀。

小田嶽夫是今年獲得芥川賞的作家，但他的文學活動很早就開始了，獲賞的作品「城外」，是描寫他在杭州領事館裏和女僕戀愛的故事，表現出身分與國境相異的矛盾與苦悶，他並且是中國文學的介紹者，譯有矛盾的三部曲「蝕」。

隨着前二年農民文學高漲而起來的作家，有和田傳，他的作品之取材農村，有着若干的法西斯的傾向，因他是實際的農村的村長。

石坂洋次郎的作品想復活熟睡着的野性感，昂揚着對自然的懷鄉病並對人間的野性之一種驚異感。和他有同傾向的是伊藤整，但他却用喬易斯和布爾斯托的方法來分析這及這種原始的野性。

作爲新浪漫主義而活動的新人，有中谷孝雄、寺崎浩太、宰治、中村地平等，他們企圖反抗日常的現實主義，想與不安的人間之內而以煩惱的形影，雖然頗能感到他們的這種雄然的企圖，但還沒有本質的露出。

和行動主義有連關的福田清人，近來顯示出來了從心理的浪漫性向新的現實主義之創造的自己變格的意慾。

專以諷刺見長的獅子文六，他專針對着現代的否定貌，加以無容赦的攻擊，但僅止於消極這一點上，實是可惜的事情。

女作家中有被稱爲三隻烏鴉的大田洋子、真杉靜枝、矢田津世子，他們的作品都含有女性特有的細膩，但近來却頗靜默了，但繼之而起的有仲町貞子，她的近作已失了過去的情操之美，有了荒粗之味，這乃表現了她已不滿足於過去的重心

情性的傾向，而移心到現實性上來了。

總之，想窺到日本純藝術派的新進作家陣的實貌的話，像丹羽文雄，石川達三石坂洋次郎諸人的作品，有一讀的必需要。

上面已經約略的分析純藝術派的諸作家的現狀，現在可以來考察進步文學的文壇了，但進步文學的元老，僅祇三四個即田雨雀江口渙和藤森成吉等，前者二人本來是安那其主義者，但當日本的社會主義同盟結成時，就參加了這運動，一直活動到現在。不過田雨雀最近的活動多重演劇方面，江口渙病臥在市外吉祥寺，近來對於「文學評論」頗加以攻擊，言其帶着濃厚的宗派主義，他近來担任「文學導報」的文藝時評，不失他的潑刺味。作為作家而活動的祇有藤森成吉，他近來熱中於歷史小說和戲劇的創作。而專門取材於明治維新前夜的進步人物的故事；不過這三個元老，最近已顯着相當的力衰，尤其在理論的鬥爭上都沒有相當的領導的熱力了；回憶戰旗時代江口渙的編輯精神，秋田的諸新興文化團體的領導精神，實感到無限的寂寞。

曾和秋田江口，藤森諸氏同時作為文人而參加社會主義同盟的，有小川未明和中村吉藏等，但小川現在專作童話！像反戰的「野薔薇」，是他的代表作，中村則轉化成爲法西斯了。

實在在進步文學的陣營裏，最主力的還是那中堅作家羣，但最紛亂而意識渾亂的也是這一陣營。爲着清晰起見，我想把他們分着戰旗派（作同）和文戰（社會民主主義）來敘述，不用說，這種分法很危險，因爲他們之間現已克服了這種分歧的傾向，並都已解散了這些集團；但在作品的傾向上和性質上，還似乎可以勉強地如此地分吧！

在戰旗派裡，占着創作家的最高位的，是勞動出身的德永直，他不但有着豐富的生活經驗，並且有卓越的銳明的理

論，他簡直是現在進步文學的理論之指導者；中野重治是個多能的作家，他能寫理論，小說，詩，劇本，和童話，在理論上與藏原唯人，有着同樣的銳利性，創作上和已死的小林多喜二；有同樣的地位，但最近在理論的鬥爭上已衰退不少。想描畫出日本資本主義之發達的「煤坑」的作者橋本英吉，從其生活經驗的豐富性，構成了他的作品現實性，他也是個道地的勞動者出身，現在蟄居在鄉里勞動着。

是日本新興文學的首先活動者的山田清三郎和佐佐木孝九，近來前者投在獄裏，後者和村山知義失和，專領導新築地劇團，從事演劇運動。村山知義則專領導新協劇團，努力於職業劇團的建設運動，他近來的作品——尤其是小說，已帶了所謂轉向派的色彩；實在，一提起轉向派，就立刻想起林房雄片岡鐵兵和武田麟太郎來，前者已變爲極端的浪漫主義者，他想「歌德般的戀愛，飲鴆片自殺」，片岡鐵兵和武田麟太郎完全變成了一種近似通俗的作家，描寫布爾喬亞的愛情生活之類，不過武田還創辦着「人民文庫」雜誌，表示還是左翼的一員，但片岡的藝術已復活到過去的新感覺派時的時代。在行動和理論上，已完全脫離進步文學之陣營了。

發揮着集納的利腕，提倡着他的獨特的歷史小說的寫法之貴司山治，實是左翼文壇裡的一個活動者，但他雖支持着左翼誌文學導報，但和左翼的主力軍文學評論社的同人，有着理論與營業上的衝突，他最近否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而一味的贊成新人道主義的創作口號與精神。

夫婦作家窪川鶴次郎和窪川稻子，前者是詩人後者是個勞作者出身的女作家，窪川近來和壺井繁治並新人小熊秀雄等，專致力於諷刺詩的創作，針刺着目前的諷刺的現實。稻子則還繼續着她的作品生活，她的作品有克明的意志和那種在發展的女性之縮圖，其實作為女作家與她並肩的，是中條百合子，她是理論兼創作作家，其實我覺得她的理論要比她的創作好，因爲她的理論的組織之嚴密精緻，實是其他女作家所難以企及的，她的年青丈夫宮本顯治，現投獄裏，爲一

極的理論家，但現在考察起來，宮本的若干作品，都犯着極大的機械論。

在戰旗時代相當活躍的金親清，現從事於農業，盤居於千葉縣裏。

作為文戰派的作家的，多已莫不可聞了，像岩藤雪夫，里村欣三黑島傳治，都很少有作品發表。葉山嘉樹仍舊恢復了勞動生活，現在信州爲土工，前田河廣一郎也遠離了文壇生活似地，他被葉山指斥有極大的流氓性。在文戰的陣伍裏，最顯出活躍的是鶴田知也，他的「可細雅馬因記」獲得了今年的芥川賞，這小說乃是用唯物辯証法的方法，描寫原始民族沒落的悲劇。

小堀甚二和妻子平林泰子二人，祇有平林泰子還相當繼續創作生活，但生活苦使她不能安心於創作，實在，在平林的作品裏，都是暴露着在資本主義與封建的二重剝削下的職業婦人的生活貌，她們的世界是類於一種人世的地獄，在舊的女作家中，她是個不能抹殺的存在。

會和戰旗有關的細田源吉和細田民樹，前者臥病牀上，後者又重返藝術派的故巢，實在他們的作品大都僅止於布爾喬亞社會機構的暴露，沒有再進一步的能力，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自身生活的富裕，一方面他們過去專描寫戀愛的傾向，影響着他們的發展之道。

作為特異的作家而沒有團體行動而存在的，是朝鮮作家張嫩宙，他自從「餓鬼道」獲得了改造賞以後，就在日本文壇裏活躍起來，他長於描寫在平島生活着的亡國奴們的被搾取的生活。

在新進作家裏，最可誇的存在是島木健作，他不僅描寫出來了殉於信念的××主義的人間性，並且還描寫出來了鬥爭着的農民之積極的人間的典型，他是開拓了沉悶的進步文學的新境地，他的迫人窒息的藝術的力量，在若干點上，由於相當的觀念論和誇張，加以相當的破壞。但他在許多描寫轉向的人們之作品裏表現了近幾年的日本左翼運動的一面貌，而同時襯映出不可動的殉難者雄姿。

平田六小和鈴木清沉潛於東北地方的荒涼的農民生活中，描寫在那裏的土地人類與制度之生活諸相的慘虐，並在那裏所捲起的嵐似的農民之熱情，平田小六的現實主義滲有極濃的人道主義的色彩，並墮於感傷性裏。鈴木清自己告白着是個人道主義的知識階級，而想在農村的實生活裏改革他的自生活。

佃野孝二郎佐佐木一夫大江賢次等的農民作家，由於作

風之過于質實，却抹消了感動的普遍性格和現代的感覺，他們需要新的現實主義之創造。

荒木巍和本莊陸男的取材範圍都富於Variety，在都作爲現實主義者的作風上，有點近似，但荒木氏作家的態度，比較上是較知識階級的，注重知性，以微妙技巧描寫精緻的心理的陰影。但本莊的作家的態度是較農民的，重現實甚於知性，技巧也相當粗雜生辣，他們的作品，如果主觀的侵透性衰弱的時候，則感情就顯軟弱，不能與人以現實的感動。

湯淺克衛和加賀耿二的作品，在情操上非常相似，他們都強調在黑暗與不安的現代中之人類，向「自由」之哀切的心情的加強。加賀耿二二作品有非常大的熱情，實在，在文藝思潮不安和再建的現在，雖然是在新的現實主義之創造上，也是側重着人間的情操心情熱的，不過這須持有社會性與反逆性。

高見順新田潤和澁川曉三氏都有喜描都市的小市民之特徵，他們並富有相當的幽默和諷刺味。

至於女作家裏的大谷藤子，他顯示着有重客觀的現實主義的作風，但作品非常粗雜，藤島卷松田解子平林英子都有幾乎相同的作風，並且她們都缺少現代的意慾之昂揚與感情性，像松田解子的「女性苦」，僅止於被冷酷的現實所抑制了的女性的姿態，却沒有肯定的內在的昂揚。

總之在日本的進步文學的陣營裏，像德永直，山田清三郎平林泰子的作品都有讀的必要，貴司山治的若干佳作，如「洋學年代記」「石田成三」等也有讀的必要；至於新進作家的作品，當推島木健作，鈴木清，平田小六的東西了。

在日本文壇上的批評家裏，有許多都是膚淺的集納主義者，但也有許多卓越的思想家，但一般地最時行而被人歡迎的，是杉山平助和大森義太郎，杉山用他的豐富的常識，作他批評的基準，他的匿名批評，却有種濃厚的諷刺精神，並且他富有突擊的精神。曾爲了批評林房雄的「青年」，以至動武，大森義太郎則是個立脚於馬克思主義的，但有着它一貫的機械的地錯誤，而且對於文藝學的認識並不足，所以不能達到文藝批評家的水準；其實能立脚於馬克思主義，而有豐富的文學知識的，到是唯物論研究同人戶坂潤和岡邦雄，但他們過於側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因此在他們批評的內容裏，有着濃厚的這種傾向。而常常把文學當作一種思想和意識形態而加以考察之，但却不能對未來的文學之命運，加以若干企示。

其實作為集納主義者的批評家，最有趣味而且活躍的，是新居格和大宅壯一，新居格是個虛無主義兼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他的批評就有明顯的這種傾向；並且他是最讚美一切新穎和不着實際的未來的，同時他是最翻譯家。大宅壯一本來是左翼的理論家，現在還保持着他的面目，但他的批評陷於非常輕佻和抽象，而且完全是種印象式的東西。

在集納主義者中，特別顯着其姿態的，是長谷川如是閑，他實可以說是一個追求新的道德的理論家，尤其他的豐偉的知識，使他超越了一個平凡的集納者的境地，而成為實際的社會思想家，他並且是個進步文學的無形的友軍。

其他像三木清以尼采的哲學為基準的批評家，谷川徹三之人本主義的批評家，帶有虛無主義的批評家河上徹太郎，都是論壇上的可著目的人。

不過以上的人，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思想理論家，而沒有直接的和文壇發生着創作的實踐的關聯，真正的文藝理論家，亦可分二羣來觀察。

作為布爾喬亞的純藝術派的唯一的理論指導者，是小林秀雄氏，他綜合了他的所讀的許多作品，構成了他的批評之堅固的基礎，實在，可以說是小林秀雄批評的特點，即是「說得力的強有力」，有「知性」的豐富；他是個安斯托耶夫斯基的研究家，所以他非常着目於作品內的心理的描寫，與被殘虐的那種知性之強調。他的理論直接與間接的都作為橫光利一氏藝術的基礎，正如藏原的理論與小林多喜二的藝術以實踐的基礎一般；因此小林秀雄在目前的純藝術派裏，佔着重要的地位。

龜井勝一郎和勝本清一郎都是由普羅文學轉向的現批評家，龜井勝一郎現專提倡日本的浪漫主義，即是想打開現實主義的沉澱，而雄想着意外的飛躍，作為他的唯一的理論之錯誤的，乃是把現實主義看成了自然主義般狹小的東西，而作着超現實的飛躍之夢；勝本清一郎則已在島崎村藤和外務省官吏柳澤健等組織之世界筆會日本支部下活動着，幾乎和文藝批評隔膜得很，回憶他未轉變前在德國時那種精神——鬬爭精神，實惋惜之極。

至於進步文學之理論的指導者，當推在獄之藏原唯人了，實在沒有比藏原理論所及於進步文壇更大的了，他的正確而明銳的理論，實培植了小林多喜二的生長，同時正指導着日本進步文學發展之道，無論在介紹「革命的現實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諸口號，或對於當時進步文壇創作的一聯的指摘，藏原實呈現了最偉大的姿態。

川口浩曾繼承藏原之工作，完成了「普羅文學概論」，在啓蒙工作上收有相當的成效；鹿地亘現任上海，已脫離批評的工作，着手於中國新文學的介紹。

青野季吉仍脫離不了他的戰旗派的傾向，有着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氣分；但由於經驗的堆積，他的東西總現示着講義式的餘韻。

實在，作為現在之最卓越的理論家的，是森山啓，他自已曾說：「自己本來是詩人，理論決非是得意的東西，但像現在有極顯著之理論的混亂，並看到辯證法的圖式主義公式主義理論的橫行，不得已才着手於非自己所能的理論。」

在其理論的展開之正確上，在其視野的廣大與用意之周到上，並不絕地想具體地把握問題的那種努力上，絕不會陷入宮本顯治——中條百念子之夫，現投獄中——的那種××主義的傾向，或小林多喜二的抽象的觀念的理論。

現在由於篇幅的關係，對於那些外國文學的介紹者，祇好列舉其名和其所從事之外國文學，不能加以一一的說明了。

計介紹蘇聯文學的，有界夢曙，外村史郎，岡澤秀虎，上田進，米川正夫，湯淺芳子，中村白葉，原久一郎，中山省三郎等人。

介紹德國文學的，有舟木重信，土方定一，茅野蕭蕭等人。

介紹法國文學的，有堀口大學，吉江喬松，淀野隆三，岸田國士等人。

介紹英美文學的有本多顯彰，祗不二夫，高桓松雄等人。

至於能正確地介紹中國文學的，祇有鹿地亘一個人，像井上紅梅小田嶽夫等都是半知半解的介紹者，極盡其彎曲的能事。

總之，在以上的拉雜的介紹裏，讀者總可以明白了日本作家的一個漠然的分野了吧，雖然這是簡略到極點，但對於日本文壇的現在的潛勢力的流派，或許也能窺到一點吧！



記楊宇霆(二)

篠園

方鄭謙蒞蘇伊始，曾介人緩和傳芳。傳芳初無劍拔弩張之意。迨五卅案後，作霖偕宇霆來津，鄭謙亦至津。謀去盧永祥，易以宇霆。其時即有人力阻。謂去永祥雖可，不妨暫以鄭謙代督。鄭乃文人，傳芳不之忌。苟易宇霆，戰禍立作。而宇霆勿顧也。(當時又有人獻議，謂以鮑貴卿代永祥，色彩不至如宇霆之重，作霖首肯，乃鮑不欲奪宇霆之席，特遜辭)終至喪師失地。(奉軍臧式毅丁喜春兩師長，爲孫軍陳調元所俘，宇霆僅以身免)敵黨起而乘之，以有郭松齡之變。

民十三，九門口之役。松齡因指揮軍事，與姜登選議論不合，意見甚深。聞是役郭功實多於姜，而事後論功行賞，姜等紛紛各得地盤，惟郭一無所有，曾求爲熱河都統，宇霆

亦從中阻撓之，用是其憤鬱不平之氣，集中於士官派，而對宇霆登選也尤深。會登選東旋，道出榆關，執而戮之。於十二月二十日，通電舉事，頒師回瀋。維時瀋防空虛，宇霆束手無策。嗣得某方援助，計阻郭軍東進。作霖父子，始得從容調出黑龍江騎兵穆(春)師等，繞道援奉，殲郭於白旗堡，大局轉危爲安。而宇霆經此兩役，作霖對之信用及寵眷，不免一落千丈。乃宇霆以從橫捭闔之智，未幾即利用張(作霖)吳(佩孚)合作一幕以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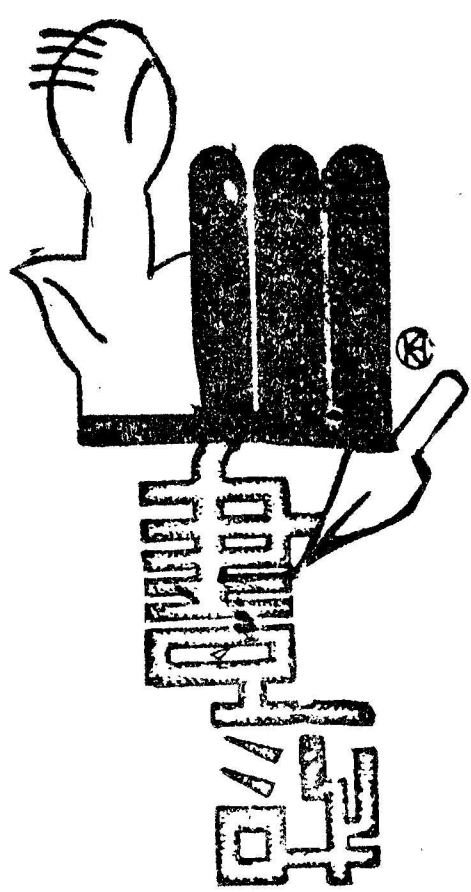
張吳兩番惡戰，初無合作之可能。而其時有一共同目標，在對付國民軍。據聞發動開始，即鄭謙謀和傳芳之時，有人諷之，易若從源頭做起，逕和佩孚。時佩孚蟄居岳陽。有張其鏗(桂人)者，識佩孚於頓兵衡陽之日。中間爲白堅武

等所排，不得志。迨佩孚敗歸湖湘，其鎧往視之，佩孚即深引爲重，謀載起。其鎧爲奔走各方。鄭謙介人邀之至寧。民十四之五月十三日，在省署會見，開談合作。其後經兩度波折，一爲傳芳之興師逐楊，一爲佩孚之出山討奉，似與合作矛盾。終因目標尙在，其鎧緊握奉系不放，宇霆鄭謙亦力應之。以迄國民軍放棄京津，段執政退位，六月十一二等日，宇霆其鎧會議於沽上，六月二十八日，作霖佩孚聚首於懷仁堂，此幕始完成。宇霆復因緣時會，操縱政局。

自來軍閥之結合，不過以一時利害相同之故，偶爾攜手，事過境遷，淡然相忘，比比皆是。况張吳合作，本極出諸勉強。既目標（國民軍）消失，當然不能維持。果也，甫兩月，佩孚失武漢。作霖先即坐視不救，繼且盡量壓迫其河洛殘部，使悉歸於消滅。致佩孚遠走四川。當年奔走合作之主角，其鎧則竄死於亂軍之中（其鎧在豫皖交界處爲亂軍所戕）鄭謙亦不安於位。惟宇霆足智多謀，勉能自保。寢假而作霖建安國軍，稱大元帥，進據中樞，終不失爲智囊團之一人。然大元帥時代，支持作霖者，有兩部分勢力。其一張宗昌，其一孫傳芳。於政權之組織，不能無干預。是以當時之總國務者爲潘復，即張孫之所推薦者也。宇霆自不能十分指揮如意，屢欲易以所親之交通系。聞其幕僚言，曾有一次，於

民十七一月十七日，特招梁士詒至九爺府，（當時宇霆之所居即前清之孚郡王府也）諷以出任國務總理，（梁時爲交通銀行總理，楊亦欲利用之以籌措軍費也）已爲斡旋於作霖方面，絮絮談判，自朝至於日中，梁士詒迄未承認。僅爲協助籌款計，允許擔任稅務督辦，及薦羅文幹爲外交總長，冀於關稅方面有所活動。蓋士詒已勘破作霖左右，（如財政總長閻澤溥等）不易周旋，非宇霆力能制服。用是堅決謝絕大任，而覬覦一閒逸優美之缺，以圖個人之舒適。未幾士詒之稅務督辦，文幹之外交總長，果同時發表，此自是宇霆之手腕。然終大元帥之局，究未能包辦作霖，壟斷政權。至爾時之奉軍軍權，本在三四方面軍團部韓麟春張學良二人之手。迨麟春病痿，不能治事，宇霆始出而代之。會國民軍北伐已抵青齊，華北將趨沒落，軍事又祇有結束，並無發展。故此一時期，宇霆於軍政兩方，總算未大得志，反不若民十三戰勝直系時之炙手可熱也。（未完）

勘誤 第十期本題文內陽面下欄第十一行「梁士詒」之「詒」字誤作詔，陰面上欄第四行「郭松齡李景霖等」，脫「等」字，特此更正。



「花邊文學」

宗 珏

魯迅作 聯華書局版 頁一三七 價四角 一九三六年六月

恐怕在魯迅先生底雜感集之中，「花邊文學」可算是他生前最後出版的集子了。雖則他隨後也依然不改故態，繼續用別的筆名來寫雜感，像「中流」里的「立此存照」之類，但是總算比較寫得少，不若「花邊文學」時代的那末起勁。寫得少，並不是他有意偷懶，說句實話，環境恐怕還是頂大的原因吧？比方，他在「序言」就說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他就總歸活不久。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馱子，對於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衍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記得謝六逸先生要魯迅先生替「立報」的「言林」寫點文章，魯迅先生之回絕他，在信里也好像透露過一些同樣的意思，不過，魯迅先生畢竟是個有正義感的人，所以有時即使你並不向他索稿，他也往往偶有所感，或出于正義，他就信筆寫了下來，寄給你，像他死後在「中流」中所發表的關於「立此存照」的信，就隱示出這種例子。

其實，這一部「花邊文學」大抵也還是他迫于正義，偶有所感就寫了出來，並且還「托人抄寫了去投稿」的。這里所用的筆名，不特非讀者所熟悉，恐怕連幾種刊物的編者，也「細辨」不出來吧？所以有時竟使我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魯迅先生之為人，即使在極瑣屑的地方，也使你覺得他的

偉大，他之偉大是事無大小，都是非常之認真，仔細。即是之故，他的雜感也就能以「小中見大」，寫得非常之尖刻。

「花邊文學」裏的文章，每篇都寫得很短，長者不過千餘字，短者則僅五六百字之譜。然而在這裏，真可謂「文無長短」，「皆成文章」。每篇都有一個獨立的意思，深刻的見解。魯迅先生的雜感之所以擁有廣大的讀者，我看恐怕正是爲了他寫的不是「洋洋大文」，多是爲人所「鄙屑」的小文章——「雜文」的原故。在這部集子裏，魯迅先生就會經無情地抨擊過反對「雜文」的論客，像「商賈的批評」就是一例，後來「雜文」之所以興盛，魯迅先生的功績是不可埋滅的。……

所以，在這部集子裏，篇幅雖少，而包涵的短文竟有六十一篇之多，另外還有兩個「附錄」，其中有一封覆信，也一樣夾在「附錄」裏的。

這六十來篇文章，假如依其所寫的對象底性質，分起門類來，恐怕也包涵了各色各樣的物事，「洋洋大觀」了吧？可是，我倒也并不打算如此分門別類起來的。此舉不特沒有必要，而且也沒有意思；我之所以這末說，是想說明魯迅先生的筆不但觸着了社會的深處，而且他的觀察，也是很廣遍的。他洞察之微，見識之博，從這部雜感集之包涵了各色各樣的「形象」里，你大約總不難看得出來的。

自然，這種廣遍的觀察，并不止見之于這部「花邊文學」，其它魯迅的雜感集，大抵也是如此的，也許這正是魯迅

先生之一貫的精神，一貫的作風，以及一貫的思想的表現之所在吧？……不過，這種風格，在這部集子裡就越發表現的明顯。而且，在這個時代里說話已經不容易，而魯迅先生的短文，依舊寫得非常之尖刻，也許在表面上看來，你會覺得好像不大骨氣，可是歸根結底，他仍舊是絲毫不饒恕人，也不饒饒這個卑鄙醜惡的社會的。比方，像「奇怪（三）」里，他舉出了葉靈鳳和穆時英兩位「中國第一流作家」所編的「文藝畫報」底插畫的「秘密」，就是一例：「

不看還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萬先生的「瀋陽之旅」里，有三幅插圖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筆，記了一記，哦，原來是日本雜誌店裏，曾經在「戰爭版畫集」裏的木刻，是為紀念他們在奉天的戰勝而作的，日本紀念他對中國的戰勝品，卻就是被戰勝國的作者的作品插圖——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時英先生的「墨綠衫的小姐」裏，有三幅插畫有些像麥綏萊勒的手筆，黑白分明，我曾從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書裏記得了他的作法，而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兩個字。莫非我們「中國第一流作家」的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麥綏萊勒刻了插畫來的嗎？——奇怪二。（頁二二八）

此外關於「個人」的，自然還有許多，像在「『莎士比亞』」和「又是『莎士比亞』」裏之指出施蛰存和杜衡心目中的所謂「醜態」……等等。

而揭破黑暗社會底煙幕，比之關於「個人」「陰私」的暴露似乎還要多。像在「運命」裏指出「運命說之毫不是治國平天下」。在「法會和歌劇」裏之揭穿班禪法師，梅蘭芳博士「或是密斯徐來，密斯胡蝶」之「在杭州啓建」，在「會期內表演歌舞」之不足以「消除此浩劫」。以及在「安貧樂道法」和「考場之醜」裏之指出「勸人安貧樂道」之狂妄，和競日被指摘作古文之不通或錯誤的現代青年呼冤……等等。

不過，在這裏我們既不能一一詳論魯迅先生底作品的題材，自然也就沒有一一加以引伸的必要。所以跟着也就免不了犯了一個不能詳盡的缺點。好在書評祇在說明這一部書的大要和特徵，並不一定需要去論及作者的本人。能夠從作者的思想或言行之中，更進一步的推及作品，自然也是好的。是有時在很短的篇幅裏就頗難這樣做。

往往一自謂是書評或批評的文章，好像往往就有人「冷齒」。幸好魯迅先生生平還是愛護青年，愛護批評家的人。在這部集子裏，涉及批評或為批評家辯護的文章，就不下四五十篇之多。而且，他還提供了好些寶貴的見解。比方，他在「看書瑣記【三】」裏，就會經辟過一些「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之人說：「……批評家而兼能創作的人，向來是很少的」。所以，假如有人這末罵批評家：「你這麼會說，那麼你倒來做一篇試試看！」那就簡直像廚司要客人「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麼可笑。隨後他就提出他底意見，他以為——

文藝必須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來抗爭，這才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頁二〇九）所以，在好些地方，魯迅先生雖則不肯饒恕別人，可是這只是限于另一陣營或昏庸的人，一般朋友，即使現在已經沒落了，他還是一樣尊重他的。像這集子里所提到的劉半農和章太炎就是一例。讓我抄出來做個證明，這篇短文是題為「趨時和復古」的：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三個字，原因並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鴦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鬥者。然而那時有一部分人，卻毀之為「趨時」。時代到底好像有些前進，光陰流過去，漸漸將這謾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點，就隨和了一些，於是終於成為乾乾淨淨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他這時也要成為這起來作

爲醫治新的「趨時」病的藥料了。

這並不是半農先生獨個的苦境，舊例着實有。廣東舉人多得很，爲什麼康有爲獨獨那麼有名呢，因爲他是公車上書的頭兒，戊戌政變的主角，趨時；留英學生也不希罕，嚴復的姓名還沒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認真的譯過好幾部鬼子書，趨時；清末，治樸學的不少太炎先生一人，而他的響名，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爲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後來「時」也「趨」了過來。他們就成爲活的純正的先賢。但是，晦氣也夾屁股跟到，康有爲永定爲復辟的祖師，袁皇帝要嚴復勸進，孫傳芳大帥也來請太炎先生投壺了。原是拉車前進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這回還是請他拉，拉還是拉，然而拉車屁股向後，這里只好用古文「嗚呼，尙饗」了。

我並不諷刺半農先生曾經「趨時」，我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謂「趨時」中的一部分：「前驅」的意思。他雖然自認「沒落」，其實是戰鬪過來的，只要敬愛他的人，多發揮這一點，不要七手八腳，專門把他拖進自己所喜歡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頁九八—九九）。

其實這正是魯迅先生之以愛章太炎和劉半農的地方。與一般人之隨自己的所好而瞎捧或瞎罵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之故，我們常常在魯迅先生的文章里，覺得一種非常樸素而誠摯的溫暖。所以即使有人對他發生了誤解，曲解了他底文章的本意，罵他是「漢奸」，或「買辦」，只要他們是和自己「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他也就很平心靜氣地爲他們解釋，原諒了他們底「暴躁」和「可笑」。自然，假如是敵人，則又完全是兩樣的。……而且，他之愛護青年，指示青年創作的途徑，在一些短文里也看得見。比方，在「看書瑣記」里指出高爾基之所以驚服巴爾扎克的作品，……等等，即其例子。

因爲魯迅先生愛護青年之切，所以有時幾乎使人忘記了他已經上了年紀，他在另外一篇未收集起來的「雜文」里好像也說過。而在這部「花邊文學」里，有好多地方也在証明着他和年青的人是在一道的。因之，提倡木刻，連環圖畫，以及最近以來的「大眾語」和「拉丁化」，他都是走在前頭的。這里面底一篇「漢字和拉丁化」，就是其一。此外，他也在做着艱鉅世界文學和藝術底介紹的工作，他扶掖過一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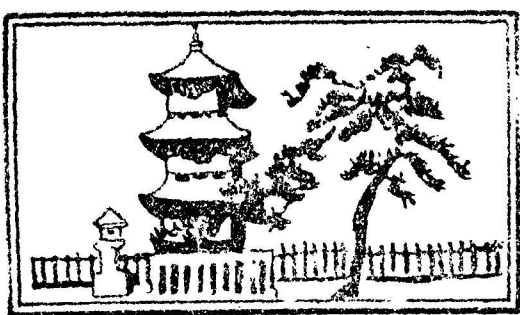
被摧折的「譯文」，參加過「硬譯」「直譯」，或者是一「順譯」「誤譯」的論戰，在這里，他又一再論到「重譯」，並且，他的態度都是非常之懇切的。這在中國的文壇上，也是跟他之提倡「雜文」一樣。是不可磨滅的功績。……

魯迅先生之待人的誠懇，不特祇他私人的書簡中可以看出出來，就是在他底文章之中，也一樣可以看得出來的。在幾年前，他寫過一封有名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這寶貴的信。在這裏，他依舊是保持非常誠懇的態度的。他諷刺林語堂大師的「幽默」，雖然尖刻，辛辣，但卻也使人信服：覺得他不是在做无聊的瞎罵。這種「戰略」，我想，是應該拿來給一般好漫罵的人們作鏡子的。

但是，假如當作鏡子照照，恐怕要說他是「一面中國革命的鏡子」——像伊里奇之把托爾斯太稱爲「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樣——更加適當些，不過這說法，恐怕又不是在這裏可以說得完的。總之，不外是一句話：魯迅先生畢生曾經經過幾次革命的時代，這不特從他底思想和行動上得到證明，而且從作品中得到了永遠決定的縮影。……而寫這部「花邊文學」的時代，不用說，也正是要從黑夜跳躍到黎明的——一個時代。……

在他自己，雖然說這部集子裏的文章，大抵多沒有骨氣，聽他跟一個朋友的說話：——「……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吧，副刊編輯先生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頁五）。

這雖則是實情，也是實話，不過魯迅先生的文章依舊是很有力的，只是有時「抽骨頭者」到底還沒有磨利了眼睛，而且嗅覺也不很尖利，所以也往往被蒙混過去的。這裏僅有三篇文章被刪節，即其明證。而且，「自由談」等之相繼停刊，這集情然而出，也都是足以証明這些骨頭畢竟還沒法抽得乾淨的。我愛讀「花邊文學」裏的短文，其實還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爲此。



評「上海的勞工」

張家鳳

Victor Hugo 原著，伍光建選譯
商務印書館二十五年一月再版本

「上海的勞工」這本書，是伍光建先生選譯的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第二集中的一本。筆者寒假事閒，曾把它閱讀一遍。覺得原文「狀不能狀的風雲雷雨，海潮變態」，「及實寫」，「一個老實船員」，「打撈破船種種冒險工作」，確極「宏麗」與「動人」，而在先生的譯文，却不無若干可以商榷的地方，謹就管見所及，略述如下：

嚴幾道先生說，譯事要達到「信」，「達」，「雅」三個標準，這是確論。綜觀伍譯，他祇做到了「信」和「達」二個字，「雅」字似乎還夠不上。這也許是我的偏見，我覺得伍先生的譯文，就大體上說起來，是不流利生動的。他的語體文，好像只是把之乎者也矣，代之以的了麼呢啦等字，尤其是「啦」字，用得非常刺耳。而且嚴格的說起來，伍先生的譯文，不要說「雅」字夠不上，就是「達」字，也有好些時候，都成了問題。

舉例為証：

一，如原文第一頁第二節第一句長句下半截的譯文，就是連「達」字也有問題的。先錄原文：

“But to wait till the sloop was removed from the anchorage where she was inaccessible; to allow it to be fixed in the defile of the Dounres; to watch until the sloop, for was, as it were, entangled in the rocks; to permit him to complete the salvage, the morning, and the final embarkation of the machinery; to do no damage to that wonderful construction by which one man was enabled to put the whole aboard his bark; to acquiesce-

e, in fact, in the success of his exploits so far; this was but the trap which the elements had laid for him.”

再錄譯文：

「但是要等到單桅船離開此不能到的下錨地方，讓這條單桅船永遠釘在兩個杜伏島間的隘峽；在那裏看守着，等到那條單桅船也被困在那堆石裏頭；讓他有時候完成搶護失事船上的東西，把機器搬走裝在船上；又要不毀壞那件奇異製造，只要一個人就能夠把全部機器搬上他們的小船；其實就是由得他享受他努力到這個時候所得的成功；原來由他辦成這幾件事，不過是幾件元素——殆指風濤水石等：譯者注——設以害他的陷阱」。——圈是筆者加上的。凡是加圈的地方，是有問題的。下仿此。

這一句句子的下半截的譯文很難懂，似乎可以改譯如下：

「其實，就是由得他做成功那上面幾件事，這也不過是風濤水石等幾件元素害他而設的陷阱」。

又本句中 his bark 也該譯作「他的小船」，不是「他們的小船」。

二，第五頁：

“The beholder had a vague sense of something advancing steadily towards him.”

伍譯：

「觀看的人模糊影響的覺得有什麼東西一直向他走來」這裏「觀看的人」，原文是 The beholder，是專指吉利亞

的，故擬改譯爲：

「吉利亞彷彿覺得有什麼東西一直向他走來。」

三，第六頁：

“...elephants bearing turrets, seen for a moment, vanished”

伍譯：

「看見有背台壘的象，俄頃間又看不見了。」

這一句似可改譯作：

「背着台壘的象，出現了一回兒又消失了。」

四，第九頁：

“What could they be?”

伍譯：

「能夠是什麼聲音？」

這不是一句中國化的句子，似應改譯爲：

「這些該是什麼聲音？」

五，同頁：

“The indefinite and flying eddies of the wind whistled, while curling the waves and flinging them like giant quoits, cast by invisible athletes, against the breakers”

伍譯：

「那些無定的與亂飛的旋風嘶叫，一面把波濤捲起來，被無形的競技人如摔極大的鐵環，向破浪擲。」

這一句的下半句，「被無形的……」起，應改如下譯較好：

「像無形的競技人向花浪拋擲極大的鐵環。」

六，第十六頁：

“The gap had become enlarged!”

伍譯：

「空處便作更大啦。」

當譯爲：

「空處便變得更大。」

七，第二十一頁：

“It came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sloop.”

伍譯：

「這陣聲音是從單桅船來的。」

在這句中，direction 這個字沒有譯出來，這是不對的，應改譯爲：

「這陣聲音是從單桅船那方面來的。」

事實上，我們看了下文，就可以知道那陣聲音並不是「從單桅船來的」，而是「從單桅船方面來的」。

八，第二十二頁：

“The hurricane had passed over it. Scarcely more than this was nudged to complete its destruction.”

伍譯：

「暴風在船身上刮過，這就是以完全破壞這條船，用不着別的了。」

這裏，第二句是不通的。應改譯爲：

「暴風在船身上刮過，這樣就把這條船完全破壞，幾乎用不着別的了。」

九，第三十四頁：

“It was rather a gleam than a light—rather a grace than a goddess...”

伍譯：

「居多是一瞬的閃光，多過是一線的光——居多是嫵麗佳人，多過是一位女神；……」

右邊一句句子，我真不明白應該怎樣講法，我覺得原文的意思是：

「這寧是一瞬的閃光，不是亮光——寧是一個佳人，不是女神；……」

十，第三十五頁：

“Emotion is always new, and word is always enough. Hence the impossibility of expressing it.”

伍譯：

「情緒常是新的，字句却常是呆板的，所以不能達出」

這一句的末一個字，it，很重要，應該譯出來：

「情緒常是新的，字句却常是有限制的，所以它是不能夠以字句表達出來的」。

再就伍譯的字和詞而論，也很有些地方譯得嫌晦澀，或竟是錯誤的。後者大概是粗心的緣故。

一，譯「待嫌晦澀」的：

1. 第二頁 dilemma 之譯「兩害無所選擇」不如直譯為「兩難」；Aquare 之譯「矩」，不如譯「曲尺」。較為通俗。

2. 第十一頁 Bastille 譯「巴斯提大監」，譯作「巴斯提大監牢」較為醒目。

3. 第五十四頁「For ladies only」譯「只許堂客座」，「座」字當係「坐」字誤。Ladies 譯「堂客」，不如譯「女客」或「女子」。因為「堂客」二字在中國北方，固然為女子的尊稱，在南方有些地方，這是鄙視下流婦女的一種稱呼。而且這二個字在有些地方，根本是很少使用的。

二，譯錯的：

1. 第四頁 overalls 譯作「外衣」，是錯誤的，當譯為「防污的寬袴」。overall 這個字，才可以譯作「外衣」。

2. 同頁 plateau 之譯「平原」，乃係「高原」之誤。

3. 第十二頁 lightning 譯作「電」，乃為「電光」之誤。

此外，這本書共計中英文各僅五十六頁，但它在中英文方面，都有相當多的字是印錯或沒有印出來的。附帶還有一點要提出的，這薄薄的一本小冊子，而售價竟貴至大洋五角，似乎不值這許多，要打一個折扣才好。

於青島

大公報

代辦部

專售全國各種有價值的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一九五七二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六十七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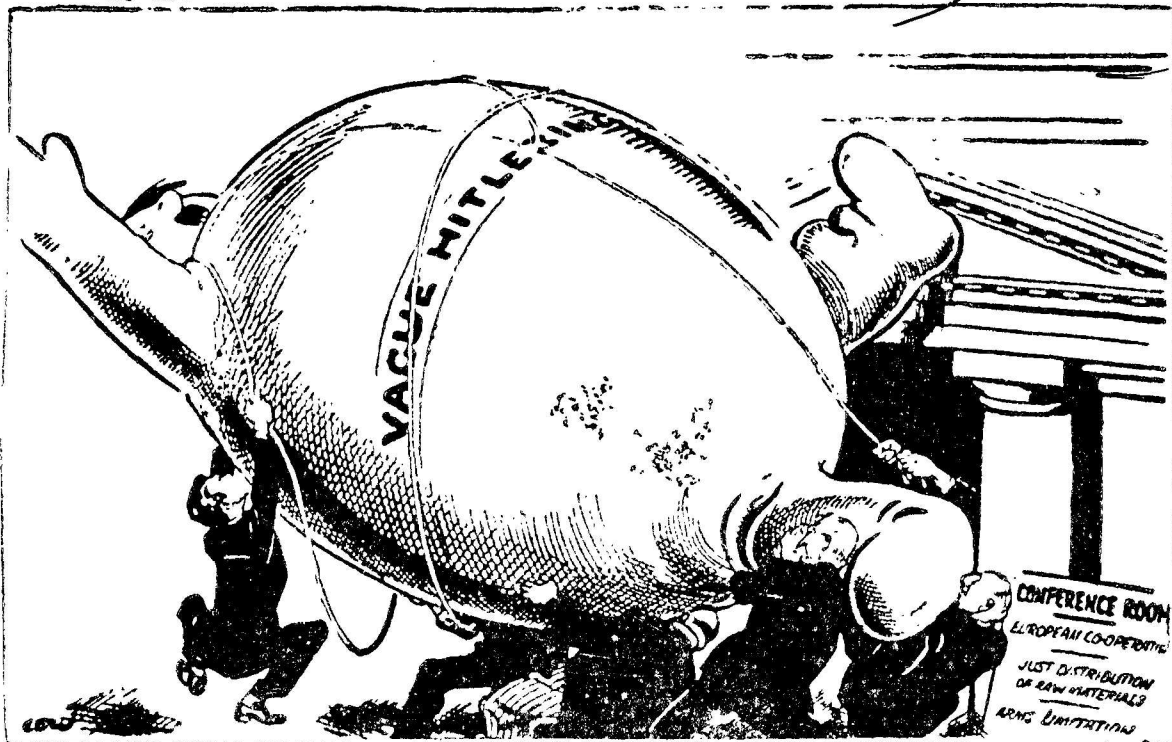
金城銀行

總分行

上海 蘇州 新浦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需要審慎工作
上圖見荷蘭 De Groene Amsterdammer 報，
言法總理里昂伯倫雖欲清掃國聯等和平的機關，
但却不能不小心從事也。



歐局和平的展望

歐洲政治家為謀歐局和平計，正在
希式拉，使他參加外交的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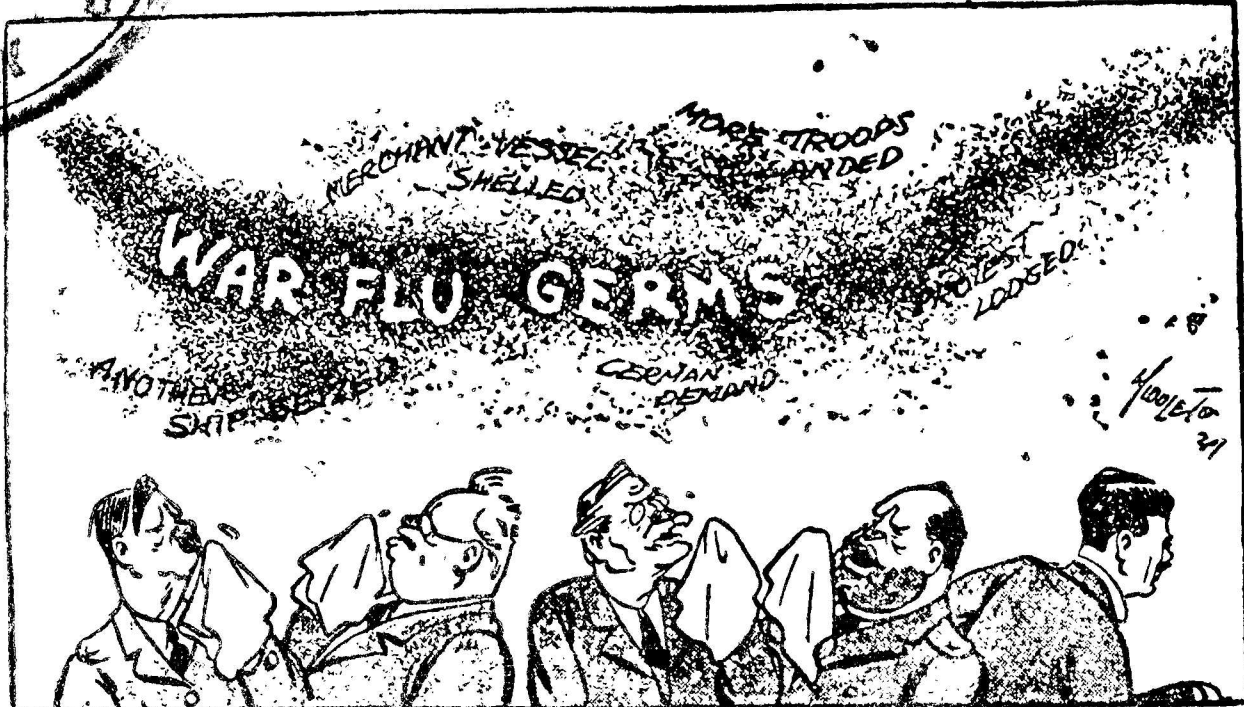
Low 氏繪



新「金河王」

德意志小兒看着許多軍械說，「這些全
好極了，但是我沒有東西吃，怎麼辦？」

The Evening Times, Glasgow



戰爭的流行性感冒

The Gazette, Birmingham



和平的邏輯

希式拉講，他擴軍是為愛和平與
恐懼戰爭，但是他却去干涉西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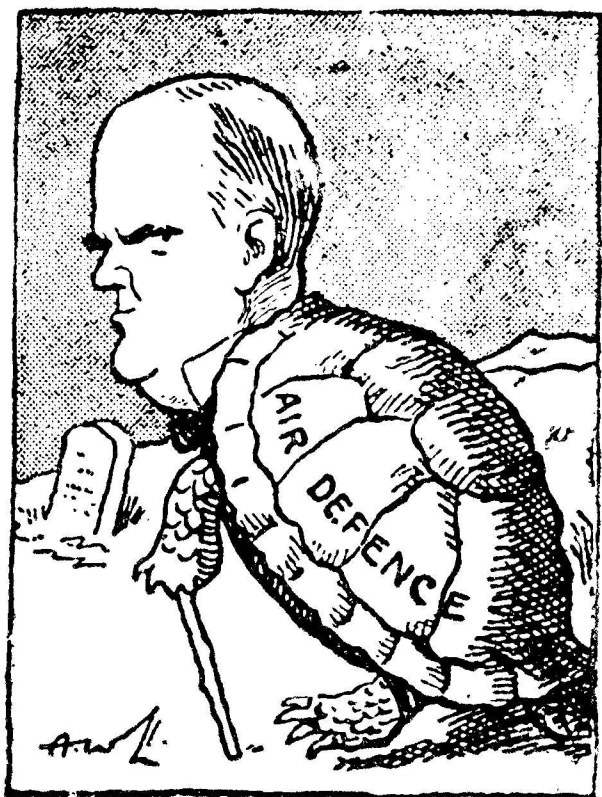
South Wales Echo, Cardiff



理想的「靜坐罷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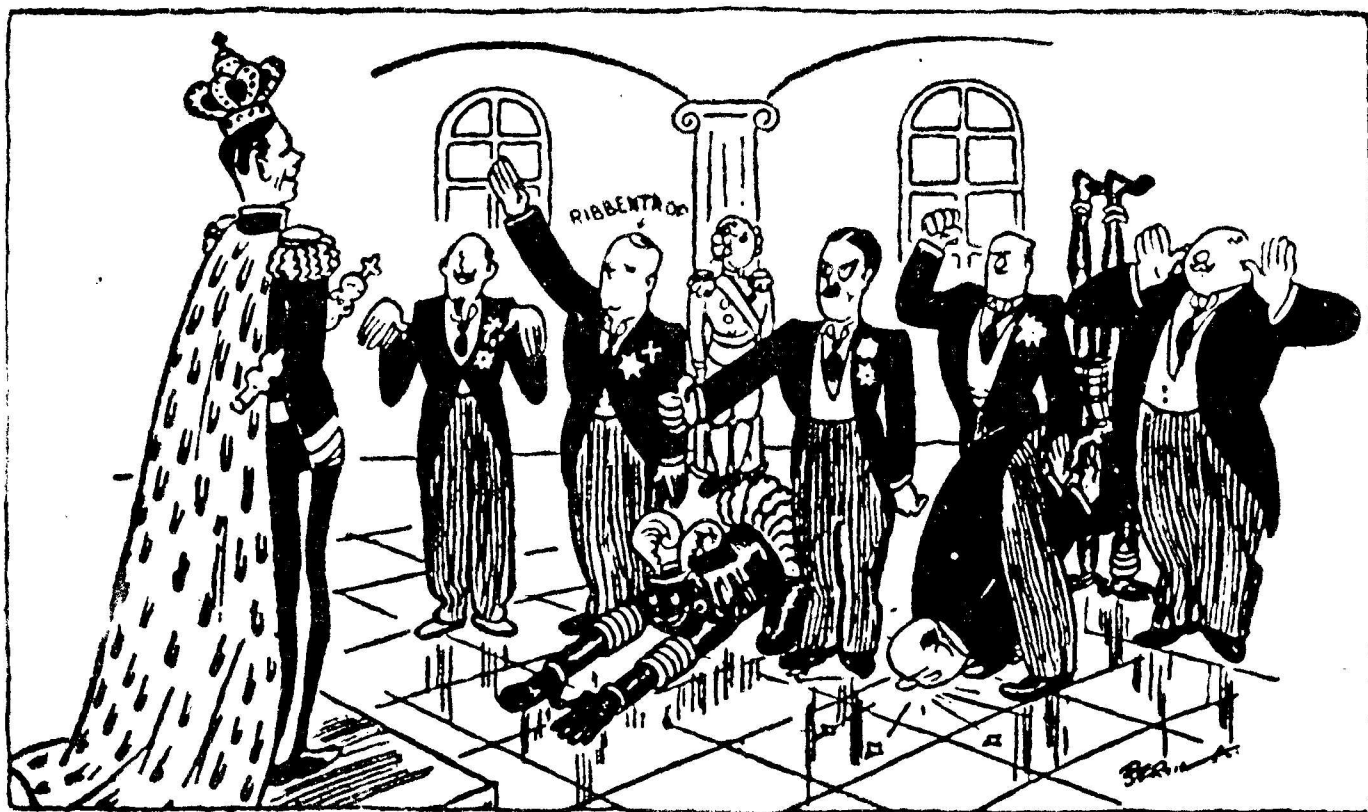
倘使俄德義的兵士也有靜坐罷工的一日，
三國的獨裁者應該是怎樣的着急啊？

Thomas 繪



英國的國防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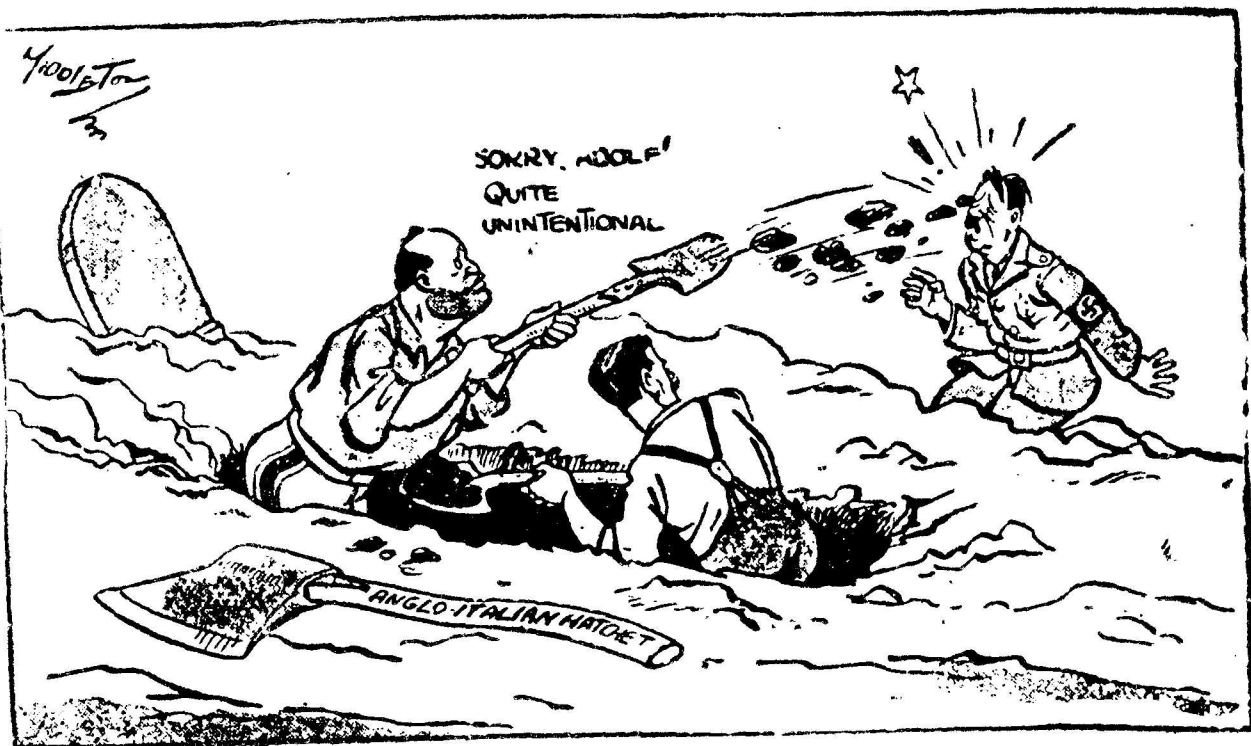
本圖原見 Punch 報，係諷刺英國國防調整大臣尹斯吉勃。



敬禮展覽大會

德大使里賓特羅甫向英新王行國社黨的敬禮，倘然各國的使節全效法他，那末定將演出圖中的情形了。 Tidningen, Stockholm

可憐的英德關係



英義與希忒拉

英義釋嫌修好後，掘土把鬭爭之斧，埋入地中，但不意掘出的土壤，却打着了旁人。
原見 The Gazette, Birmingham

預算案壓倒列強了。The Washington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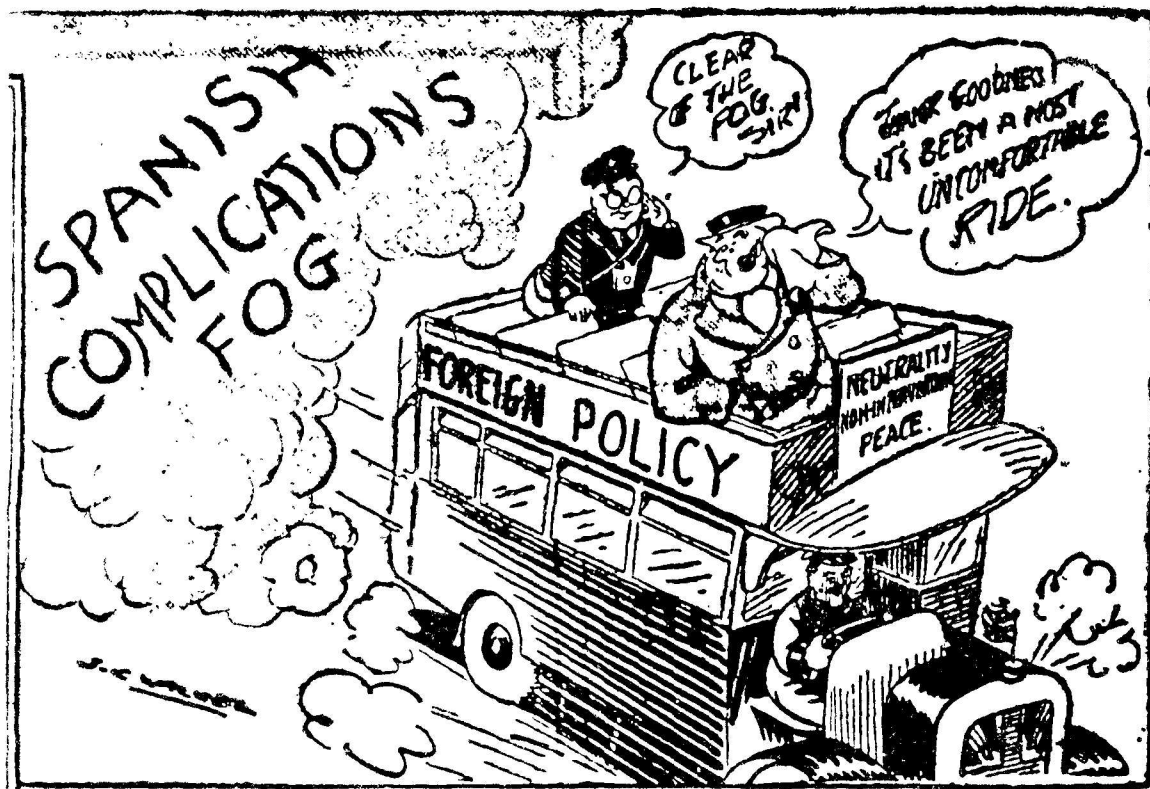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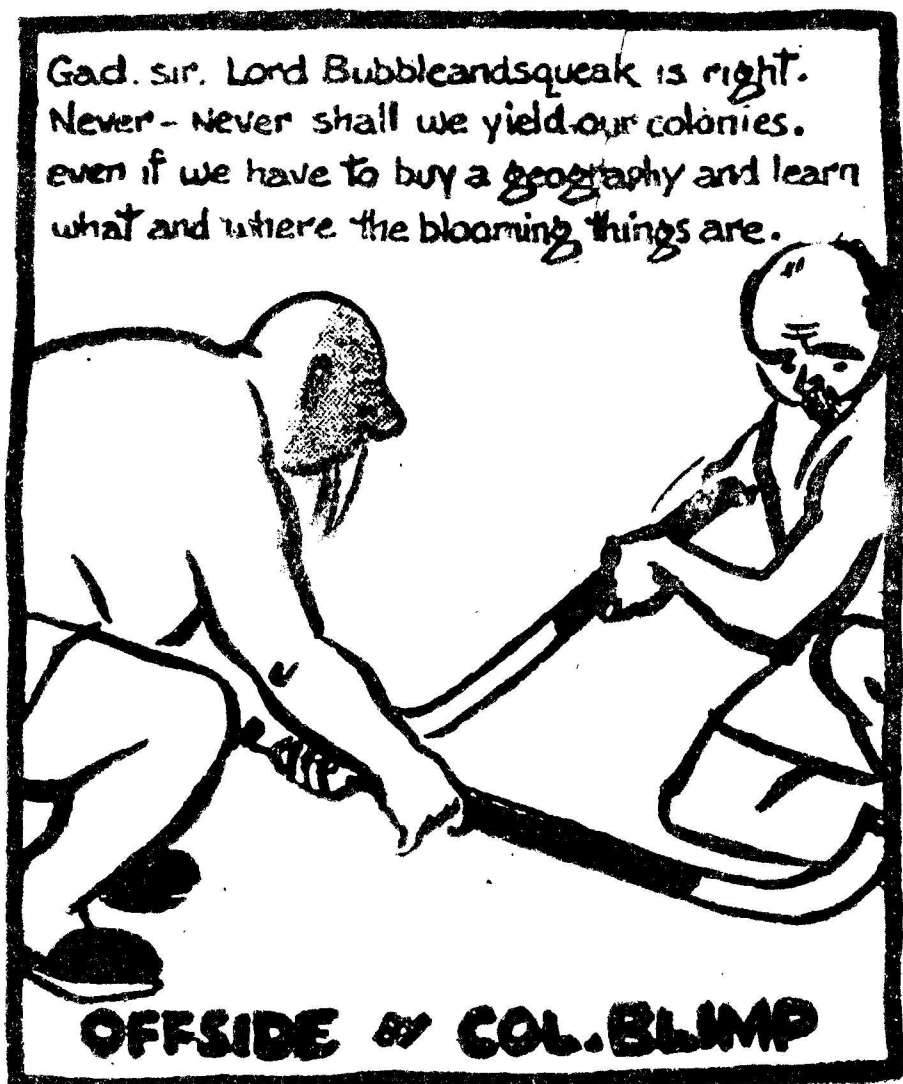
列強軍備的競築



返還殖民地問題

英國人對於地圖上找不出的小地方，也不願意割讓給人。

Low 氏繪



英國對西政策

英政府自宣布對西採取不干涉政策後，已脫離了國際糾紛的陰霾。
The South Wales Echo and Express

外論介紹

改進中日關係的努力

三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論

對於軌出常軌的中日關係的現狀，兩國官民，均有不滿之心。雖努力求其改進，而仍是得不到甚麼效果。到了最近，兩國關係已經稍有光明可認，雖然是表面的而且很有限，這是一樁可喜而且應加助長的現象。所以有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端，而從來日本人多認中國近代的國家性太少，到了最近，因為中國自己努力於統制和建設，次第得到成功；在日本方面，關於實事求是的認識中國，即所謂中國再認識論，亦日趨有力，這要算最大的原因吧。因此，中日國交雖不圓滿，兩國貿易，却大形好轉。以對華輸出國的日本，長年屈居美國之下位，本年一月，居然跑上美國的頭前，占了第一位。雖說是實際數額比美國多不了好多。

還有長期成爲問題的對華經濟視察團，也在中國的歡迎裏渡華，定於明日

(十二日)出發。一方面在議會裏，林內閣的佐藤新外相演說對華外交的刷新，不約而同，中國新外交部長王寵惠氏，也在那天宣明了對日外交方針。若單聽兩國外交責任者的演說，兩國關係的改進，簡直要令人覺得是個最容易不過的事，雙方的意見，竟然如此接近，再就國民黨的三中全会，也可十分看出他們努力迴避徒然刺激日本感情等事的形跡。外交部長的更迭，新部長王氏，雖然不似前部長張羣氏的日本通，而屬於所謂歐美派分子，但他也是一個思想行動都比較溫厚的人物。

若僅就以上所說的現象推論，兩國關係，好像是用不着悲觀；可是若進一步注目於兩國關係的內部，遺憾得很，便要發見非常的難關。過去近二十年，尤其是滿洲事變以來惡化的中國抗日意識，是非脚踏中國內地不容易想像的深

國際新語

英王加冕儀式

(子英)

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大典，將於五月十二日舉行。英國官方的加冕禮籌備會早已着手準備一切。屆時各國俱將派遣大員往賀，各地的人士被招引前去觀光者將不可勝計。就是英國的工商業界，爲製造加冕紀念物品亦必利市三倍，英國的經濟繁榮當更增許多。至于三島人民的舉國歡騰，熱烈景況，必將勝過以往各次的加冕禮及前年喬治五世的銀婚紀念典禮。

按照聖經上的傳說，構造英王寶座的那塊石頭，就是聖雅各當上帝向他顯現時所坐的。據說每當一代優異的新王登極，這寶座便發出一縷神密的音響來。當維多利亞女皇和喬治五

刻。類於輕舉妄動的排斥日貨的行爲的減少，決不是因爲抗日熱的冷退使然，却是中國關於自己的國力與抗日策，得着自信的結果，遂至態度慎重了些罷了。兩國的國策，還是有很多的摩擦面。決不是僅依兩國外交當局者的聲明，和實業家一兩次的來往，便會把兩國關係改進的。假使問題是這樣簡單，那末，恐不待今日，早就輕鬆的解決了。在前年春，因蔣介石氏和廣田外相的聲明，兩國關係，也曾大爲緩和，貿易也增進了，結局，那種情形，不過等於曇花一現，便是一個前例。中國現在不但在經濟上與英美提攜，且與正以武力威脅日本的蘇俄及第三國際，加深其諒解，故按本質上說，謂中日關係現有惡化的傾向，或較近於真相，亦未可知。

話雖然如此說，但吾人對經濟觀察團的渡華，和兩國外交責任者的努力，決不加以輕視。小的效果，集積起來，便成大的；因爲表面的好轉，向裏面浸

英日在暹羅之角逐

Britain Faces Japan Across Siam

Asia, February 1937

前曾一度轟傳，暹羅政府擬在與馬來半島接連處之克拉地峽開鑿運河一道，以貫通東岸之暹羅灣與在西之孟加拉灣。惟關係方面旋即聲明其全爲無根據之謠。但本文作者浩塞爾（歐洲著名記

潤一步，便可向全面的好轉進展。我們本着這種意味，對於經濟觀察團，對於王與佐藤兩氏，都抱着很多的期待。

只有一樣要喚起我朝野注意的，便是在熱中中國問題之餘，不要忘了滿洲的事情。滿洲的諸建設，大有加緊進行的必要，如最近所定的滿洲產業五年計劃，以日本的經濟力，能否負擔得起來，還有疑問的餘地。中國的統一，建設，發展，固然也是我們所盼望的；但在日本，亦應該十分量定自己的實力，以開始對華問題的解決。像中國所希望的領土行政的保全，互惠平等，常道外交等，不但無反對的理由，亦爲日本所希望；但如驅逐在華日本經濟勢力的策動，利用外力，與威脅東亞和平的第三國際的關係付諸曖昧等之現狀，或是中國多數國民藏着過有機會時壓迫日本的意圖，一切等等，我們對之，應十分加以防備。一切向來是如此，現在還應如此。（紫暉）

Ernest O. Hauser 著

者曾居東方數年，担任瑞士某報之通訊員，前曾親訪暹羅國務總理菲阿巴賀上校，詢及關於開鑿運河事。菲阿總理稱有意請凡在該處有通航關係之諸國，合組一國際委員會，共同議商開河計劃。

世登這寶座時，似乎都會聽到過聲音，擁戴新王的人們相信，這次大典之日必定也會聽見。

加冕禮自是隆重異常。無數的儀禮，一步一步都須做到，似乎是對於新王有無耐性的一種試驗。每一個細末的禮節，都有它的傳統的起因，自然也難免有近于迷信的傳說。

行加冕禮那天的黎明，宮內大臣進至新王的寢室，請王醒來。即將是日的重要歷史意義，宣讀給王聽（過後，新王爲酬勞這位大臣起見，即將所用床具贈彼以作紀念）。宣讀已畢，宮內諸侍臣一齊進前爲王整衣。每項任務都有嚴格的劃分，一人遞上王的短襪，一人捧上王履，一人爲着襯衣，等等依次完畢。翌日新王亦將所着衣物分贈各人作爲紀念品。最後爲王披上外套之侍臣，將接受長三十六碼的天鵝絨一件。

新王盥漱已畢，即與新后同乘莊麗的四輪馬車，由八匹高頭大馬拖之直赴西寺教堂。所有英國的牧師都立于教堂之前，向新王致臣服之禮。旋即由教士長在前引領新王進入教堂，同時奏聖詩大衛第七十二首。

新王立于諸教士之前，面向祭壇。由坎特伯瑞大主教讀禱文，然後由最高勳士伴同新王，經贊禮官前導，繞行可容八千人士的教堂內部一

彼又云暹羅願割讓一段中立區，交由該委員會管理，惟各國須絕對保障暹羅之中立。據此，則開鑿克拉運河一說，並非全爲記者之虛構。

不論此開運海計畫爲謠傳抑爲可能之事，但確已引起英國之甚大震驚。蓋此河一開，不啻爲太平洋至印度洋間又闢一門戶，在軍事上極關重要。倘日本佔據此河，立即可以威脅大英帝國。但在另一方面，英國於維多利亞波恩本設有航空站，適控制計畫中之克拉運河西進口，又在河口外之聖馬修小島亦爲英屬，是以克拉運河將來全在英國砲火可及之範圍以內。

開鑿克拉運河之便利，可使歐洲或印度至遠東之航程縮短二日至四日。惟此捷徑一旦實現，亦即新加坡港之末日，蓋新加坡所恃以繁榮者，係因其爲印度洋與太平洋間唯一的門戶也。

從日本方面觀之，克拉運河將不僅可縮短至印度市場之航程，因而貨物售價可以愈廉；而在軍事上可以威脅英國，更爲重要。

在討論此河開後將發生若何結果之前，吾人應明瞭一點，即一般認爲開河工程，亦若當初巴拿馬運河之艱難，非暹羅一國之財力人力所能負擔，故必需他國之援助，實則不然。克拉地峽寬約二十五哩，其地並無岩石，幾全爲柔軟之沖積土壤，故工程甚易爲。且兩岸之水平線亦相等，更無須設閘。是以暹羅

一國之力決可完成該項工程，不必假諸外力。其所以遲遲未爲決定者，實乃不敢輕犯將來掌握該河西端之英國耳。

迄至最近，暹羅本爲英國之勢力範圍。暹羅政府之英國顧問恒決定該國之政策。前暹羅國王卽爲絕對親英者。但一九三二年暹羅政變，改專制爲立憲，是爲暹英友好關係疏遠之始。其後國內革命時起，暹王迫走歐洲，一九三四年暹王赴英，據云彼曾向英國政府請求派軍艦兩艘，送彼返國，但英國終於失却該次之機會。結果暹王未能返國，暹羅之立憲政體則羽毛已豐。

當英國在暹之勢力大減，日本乃乘機起而代之。其表現爲事實者如：暹羅在新加坡之總領事館，本爲與英國聯絡之主要機關，竟於一九三四年取消，改設一普通領館，並委暹羅駐日公使之弟爲領事。其在神戶及名古屋兩地，則均於一九三五年增派重要領事。一九三六年日本赴暹商業考察團中有三井公司之前任總理安川隨行，事後不久，暹羅政府卽與三井公司訂立購買鐵道材料合同。

暹羅人民之購買力甚低，故賤價之日貨極爲暹人所歡迎。一九三三年日本對暹輸出貿易總額爲一千八百萬日圓，至一九三五年增爲四千萬日圓。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尙無定期航船駛暹，最近三井公司已有四艘六千噸之高速新柴油汽船駛往曼谷，大阪汽船會社亦有三

週。當新王繞行之際，大主教以莊嚴明朗之聲，繼續不斷向教堂內衆人口：「諸君，予今將汝等之新王喬治六世陛下介紹于汝等之前，汝等願否爲彼盡忠盡忠？」于是衆人異口同聲應之曰：「然」，大主教旋呼曰：「上帝保護吾王喬治六世陛下」，衆人亦隨之高呼：「上帝保護吾王喬治六世陛下」。

以上禮儀完畢，另一主教作簡短演說之後，坎特伯瑞大主教卽至新王前問道：「陛下今願否宣誓？」，新王頷首稱是。大主教繼續問曰：「你願誓遵國會之法律，統治大不列顛，愛爾蘭，諸自由領地及所有屬地，並遵敬英國一切之法律及習慣否？」新王必應曰：「願誓永遵弗渝！」「你亦願誓行仁愛否？」王答，曰：「吾誓願行。」

其他相似之諸問題續由大主教發問，新王一一答以願永誓保護教會，並遵奉新教徒之信念。問答已畢，王以右手置于聖經之上，高聲重讀大主教所念誓詞。宣誓畢，王吻聖經，並跪于寶座之前。此時唱詩班唱聖詩，並讀舊約列王紀上第一章第三十節。讀畢。王起立，登寶座，四武士執繡金華蓋立于王後。

當新王端坐于寶座之際，據傳說可聞一縷清音微微自座下發出。此際

艘定期駛往曼谷。

在日暹貿易年有激增之下，英暹貿易因之大受影響。而且日貨中百分之六十五為棉織物，尤予英國之藍開色之棉業輸出一嚴重打擊。日本對暹居於出超地位，遂利用在暹之盈利以開發該地之富源，如橡皮，錫礦及木材。日本並派遣棉業農業專家赴暹指導植棉，近四年中棉產，聞已增加三倍之巨。

日暹兩國友誼更進一步之表現，為暹羅海軍士官及學員皆赴日本軍艦受訓，暹羅之陸軍學員亦赴日本求學。日本之預算案中，並列有東京至曼谷間航空路線之經費。由於以上所示，則日暹間之關係，實不僅限於經濟也明矣。

義相在北非的活動

A Fascist Flourish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 16, 1937

英義兩國在地中海上的衝突，我們幾乎可以視之為近年來一切國際關係演變的軸心。義國的併吞亞比西尼亞，固然是以危害英埃蘇丹及埃及的灌溉水源；而義國在近東回教民族間的積極活動，對於英帝國尤為重大威脅。本年歲初，雖有英義地中海君子協定之締結，然而兩國間的根本衝突，實質上並未絲毫消滅。最近墨索里尼親自巡遊北非洲，且曾發表一小冊子，極力拉攏回教徒，且以「回教及阿剌伯民族的唯一保護者

暹羅在亞洲東南部之軍事價值，王今日愈見重要。傳日德同盟之秘密部分為兩國分割荷屬印度之利益。暹羅適為進佔荷屬印度並攻擊新加坡之最好根據地，而暹羅之重要性將與開鑿克拉運河有密切之關係。

暹羅總理非阿氏之劃定運河國際中立區之建議雖屬合理，但國際政見之嫉視，恐難容其實現。非阿氏曾畢業於普魯士陸軍大學，與德之戈林將軍為同班生。今者日德關係愈密，是否將有一日迫令英國開放此新門戶，誠為一問題。故英國近年實不能不加緊增固新加坡之防禦工程也。（子英）

「自居，自然引起英國的不良反應。下面面是英國人士對於此事的一種見解，殊堪重視，特撮要介紹。

義屬北非里比亞（Libya）殖民地係於一九一一年自土耳其帝國手中獲得。最近義首相墨索里尼親自巡遊該地，不禁令我們回想起古代歐洲人在北非洲的殖民事業。遠在西歷紀元前七世紀時，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即曾告訴我們希臘人在里比亞西倫（Cyrene）地方建設殖民地的歷史，此後五百年

新王縱已為繁禮所累，但亦不容休息片刻。西寺主教讀罷一短祈禱文，即至王前行傳油禮。傾油數滴于王之頭上，畫作十字，繼以油輕拭王胸前及右手掌心。同時宣稱：「今以如諸先王及先知之例，為汝行傳油禮。」

旋眾主教為王著一錦袍，上繡花三朵，代表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然後諸教主捧獻新王所有之一切威權表記物，如：代表帝國之金球，王節，王服，最後為王冠。

教士將「包括上帝所有之智慧」一書獻之新王，王吻之，然後置于祭壇上。

坎特伯瑞大主教再作一段演說之後，所有眾主教及牧師長均趨立王前，宣誓效忠新王。然後為皇族，貴族人等，宮內官吏，行政大員等，依次至王前宣誓。坎特伯瑞大主教及皇族均吻王之左手，彼等並以右手輕觸新王頭上之冠。此項宣誓，最少須兩小時之久始能終了，加冕大典即告完。隨之教堂樂聲齊奏，眾人亦大呼「吾王萬歲」，「上帝保護喬治六世陛下」。

新王加冕禮成，即應為新后舉行加冕。禮畢，王與后同出西寺教堂，登車巡返白金漢宮。

間，希臘文化即滋長發榮於該地；直到紀元前三二一年埃及國勢復興，希臘文化始漸就衰。後來羅馬勃起，戰敗迦太基（Carthage）人，而於紀元前九十六年左右佔領西倫等地；直至紀元後第七世紀，北非洲里比亞等地始為阿剌伯人所奪；到了一八三五年，又轉入土耳其政府統治之下。所以一九一一年義大利的佔領里比亞，可以說是一種復興歐洲人在海外殖民事業的工作。世界大戰以後，墨索里尼的親信波諾將軍（General de Bono）及巴爾波將軍（marshal Balbo）相繼治理該地，頗著功績。古代羅馬人的殖民，首以築路為要圖，現在義當局也已在北非建成沿海軍用公路，並由墨索里尼親自主持通車盛典，我們甚願祝其前途光明。

近年來墨索里尼對於里比亞地方海上交通及航空事業的發展，極為注意；衛生建設，也頗有進步，誠然值得讚美。可是最近墨氏發表聲明，以「回教及阿剌伯民族的唯一保護者」自居；這話的真意義，雖尚未有明白解釋，但是關於義大利和回教的關係，殊有一加檢討之必要。

現時全世界的回教徒，總數約為二萬零九百萬人，其中在亞洲的有一萬六千萬人，在非洲的有四千四百萬人，在歐洲的有五百萬人，在美洲的有二萬人。非洲的回教徒中，埃及有一千三百萬人，尼日利亞（Nigeria）一千一百萬

人，蘇丹（Sudan）六百萬人，阿爾日利亞（Algeria）六百萬人，突尼西亞（Tunisia）一百萬人，摩洛哥七十八萬，散內嘉（Senegal）六十萬人，里比亞五十萬人，英屬蘇馬利蘭三十四萬四千七百。由此可知，英法兩國對回教的關係，實較義大利為更密切。因為非洲的英國屬地——埃及及在外——中，至少有一千七百萬回教徒；法國屬地中也有九百萬回教徒；而義屬里比亞却僅有回教徒五十萬人，其中且有百分之三十六為黑種人。現在亞洲方面，中國境內猶有回教徒一千五百萬人，土耳其有一千三百萬人，阿富汗有一千二百萬人，阿剌伯有一千萬人，伊蘭（即波斯）有八百萬人，伊拉克有三百萬人，蘇聯境內約有一千萬人。尤其多的，是印度境內，有回教徒一千七百六十七萬七千五百四十五人，回教勢力，在該地亦極龐大，且和英國政府，有異常密切的關係。回教的中心，既並不在義大利疆土之內，因此我們對於墨索里尼以「回教唯一保護者」自居一節，實覺難於解釋。且在回教徒的心目中，凡為回教聖地（即阿剌伯半島中的麥加 Mecca 麥地那 Medina 諸城）的保護者，即是回教教宗。自從世界大戰結束後土耳其帝國崩潰以來，阿剌伯即宣告獨立，所以現時的阿剌伯國王伊本薩德（Ibn Saud），實為回教最適當之領袖。（丹楓）

芬蘭前總統斯文赫

夫特（子英）

芬蘭前總統



芬蘭前總統斯文赫夫特，于一九三一年二月當選，至本年二月適當為六年任期屆滿，改選結果，農民黨領袖卡利奧被推繼任，此次斯氏未能連任，頗出一般意料之外，彼今年已七十六歲，為芬蘭共和國開創之最大功臣，茲略記其生平如後：

斯氏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芬蘭中部之某鄉，為瑞典王查理十二世一武將之後代，其父為一船長，一八八六年斯氏畢業于海爾新基大學法科，即操律師業，不久改任法官，一九〇三年，帝俄意欲同化西部芬蘭，強其奉行俄國法令，斯文赫夫特與其同志抗不遵行，被迫離職，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間，帝俄之壓迫稍形

義國對回民宣傳問題

Italian Propaganda among Muslims

The Shanghai Times, March 16, 1937

據本月十五日路透社羅馬電，義首相墨索里尼向殖民地諸列強發出挑戰的言論，尤其對於英國，自謂是回教徒和阿拉伯人的唯一保護者，並且還於最近在羅馬發行的「義大利之回民政策」小冊子中，聲言全地中海諸回教國家之得享受承平者，僅里比亞（Libya）一國，而該國則為北非義國殖民地。並且還說義國對回教的信仰，予以充分的保護，決不作勸募回徒入基督教的舉動。其他各國，像亞爾及利亞（Algeria）則時有反叛和暴動發生，而摩洛哥及突尼斯（Tunis）等，也都有「政治的不安」。至於巴力斯坦，雖經英國以殘酷的手段，加以鎮壓，但阿拉伯人的蠢蠢思動，還是無時或已。不過這種小冊子，在公佈以後，義國當局又立即收回，對於內容，加以刪改，這無疑的是恐怕因此引起關係各國的反感。

然而，義國當局這種小冊子的頒發，還不及最近他們用阿拉伯語在無線電裏的宣傳遠甚。他們宣傳的內容，是說在統治回教徒的西方各國中，祇有義大利

利能夠顧全他們的利益，決不干涉其宗教信仰。這句話的反面，不啻是說其他統治國家如英法等正預備將回教徒基督教化，未免離事實太遠。法國對於任何宗教，都未有正式的承認，而英國立國的基本原則，即為信仰自由，當然不會如義國所傳之甚。在今日回教國家中，雖然皆有基督教傳道徒的蹤跡，可是這完全是私人的志願，而決沒有政治的背景。

依照最近的統計，在英國治下的回民，共一萬萬餘人，法國治下，也有二千萬人，但義國治下，連阿比西利亞算在內，也祇有四五百萬，在數目上，已經相差得很遠。再拿最近的情形來說，法屬北非及巴力斯坦，雖皆發生糾紛，但是巴力斯坦的回猶衝突，是有其特殊的原因，而非普通的治理問題可比。英國是委任統治者，對於這個糾紛，當然希望其能早日解決，所以採取的政策，也以息事寧人為主，對於雙方，一面答應猶太人應該在巴力斯坦有居住權，一面却答應尊重阿拉伯的利益。這個辦

緩和，斯氏又任地方律師職，在此期間，彼實為芬蘭愛國志士消極抵抗派斯拉夫運動之主要人物。

歐戰初起之時，俄國壓迫芬蘭為急，斯文赫夫特身為地方法官，因仍拒絕遵行帝俄所頒布之法令，被捕充軍西伯利亞之托木斯科，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事起，斯氏始獲重返祖國。

芬蘭舉國熱烈歡迎斯氏歸來，並即推為新政府之司法總長，一九一七年年秋至翌年一月，彼實執行芬蘭國務總理職務。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芬蘭議會召開全體大會時，斯氏宣布政府對於芬蘭獨立之決議，兩日後由議會正式公布。

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三〇年夏季，斯文赫夫特雖在退休期中，但彼仍努力于各種重要社會事業，是年夏，復被推為國務總理，一九三一年選大為總統。

斯氏屬於保守黨，早年因曾藉德國之力，以禦俄國革命後之赤化侵略，故較比接近德國，但芬蘭人民對其民族英雄開國元勳且具有高尚人格之斯文赫夫特總統之崇拜與愛戴，可稱空前未有，平時國人恆以「芬蘭老人」，「芬蘭之父」呼之。斯文雖已七十六歲，但身體仍甚健，彼平素酷好田獵，且為擊槍能手，並曾屢獲全國擊槍錦標云。

法，也許不能使兩方都滿意，而繼續他們的鬥爭，可是事實上祇有這樣做，才能得到比較平衡的結果。現在，英國已經指派了一個調查團，專門研這件事，

和委任統治制度下有什麼可能的流弊。在宗教的觀點上，英國是希望基督徒，回教徒，和猶太人，站在平等同一的地位。（蔭恩）

蘇俄培植人才

Soviet to Cultivate Talen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1, 1937.

旅游新俄的人們，不論持着什麼態度，所得的最深印象，就是感到新俄人民的有朝氣與坦實。在各地漫游所得的綜合觀感告訴你，一九一七開始的革命運動，目前只是在一個初期。一切全剛在發軔。

沒有一件事物似乎已經固定化，未來的生活體系更是沒有刻板的窠臼可言。他們的電影仍在放映着革命的故事。人民對於紅軍二十年前的戰績，印象仍然新鮮如昨。

我們如果說蘇俄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已經立定了的話，那就是指他們已由慶幸革命勝利的階段轉入於團結建設的勤奮工作時代，而尤注意於人心的

改革。這工作是循着兩條路線前進的：探求技巧和保持理想。

在第一五年計劃時代，他們曾經發現：不論你具有何等的熱忱，沒有技巧是不能實踐的。在建立社會主義的時候，單憑熱忱和坦實是很足夠了。但是在實施的時候，熱忱和坦實却還不夠用。

造成一個嶄新的民族，現在很有迫切的需要。薪給人員統治的主體，應該包含專家與廉潔奉公，長期服務的職員們。志趣遠大的人必須有能供他開拓的領域，就是沒有野心的人，也要能各安生業。

現在他們所培植的一種志趣，就是要有治人的直接權力，而非想致富的間

羅斯福畫像記（蔭恩）

自從羅斯福上台以來，替他畫像的，前前後後一共有十五個畫家；據他們說，撇開政治關係，羅斯福的像，是世界上最壞的一個，因為；他不但不善於做作，而且他的面形，也常常變易，使得一個畫家，難以捉摸，有無從下筆之苦。

羅斯福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最近紐約哈佛同學會為留個紀念，特地請一位女畫家瑪格萊懷德（Margaret White）到白宮去替羅氏畫一幅像。她每天早晨在羅氏辦公室裏工作，共費了一星期的工夫，才得了一個輪廓。據她說『總統每天早上十點到辦公室，直到下午一點才休息。每天拜訪他的人，進進出出，也不知有多少。如果約定十分鐘談話，到時鳴鐘響也，訪者就必須告辭，雖然五分鐘，也不得延長。』

接權力，這個從黨和一般人民要求領袖須具有崇高的才力一點上，已經確定。蘇俄領袖理想的資格應具有：高尚的道德，個人在勞工中的聲望，剷除反革命的決心以及雄辯的本領。

關於技巧的養成，很得力於下列的因素：各工廠附設的專門學校給予男女成人以義務的教育，各大學有勞工教師參加，工人們享有短時間的工作和長時間有給的休假，以及技巧工人能享特別報酬。此外並養成了一種暇時閱讀的風尚。

至於普通非技巧工人們的待遇，也受到的相當的注意。在各邦教育機關管理下的有科學館，博物院，戲院，電影院，音樂美術館和國家印書館，凡此一切的設施全是意在領導普通人立在黨的政策之下的。

他們的政策似在整個的鼓勵人民從事於積極的，非消極的娛樂。電影和其他游藝的表演很少是純為娛樂起見。他們鼓勵帶有革命性和教育性的影片；肉感的，刺激的，罪惡的以及專門賣弄大膽的影片是嚴厲禁絕的。有許多城市的文化公園全在盡力誘導人民，養成一技之長，如學習複式的舞蹈，歌唱，弦樂

，打彈子，運動以及下棋等等。再有如喜歡研究考古學，歷史，化學或音樂的人們，當局也竭力予以鼓勵。

帝俄時代各大城市郊外的要人別墅，現在多改做工人們的俱樂部了。大客廳做了演講室和戲場，以便工人們的閱讀，和作科學的演講以及表演戲劇。各大火車站全設有演講處演講通俗的科學歷史和地理的題材。

發展公民訓練的最特殊的機關是各城市的「開荒院」The Palaces of Pioneers。院員是八歲以上成人以下的男女青年。他們在假期中，舉辦兒童露營和一切的娛樂。「開荒院」的建築很大，裏面備有兒童愛好的各種恩物。凡是喜歡音樂，圖書，火車，飛機，無線電，木工，造船，電車，游泳等等的兒童們，全可以在那裏各自得到滿足。每一室中由一個對於該題材具有充分知識的青年管理。有時兒童們也作演講，許多事全是由兒童們自己去發動的。

總之，革命黨人已建立了一個粗具規模的新俄。今後的蘇俄將要造成一種唯心的社會主義，與科學日漸發達的大眾相稱合。（歷樵）

她工作的時候，總統當然照常處理公務；不過，究竟辦些什麼事，或者和來訪的人談些什麼，她決不留意。她說：「他們決不會在我面前討論國家機密，而我也聽不到一個字，因為我工作的時候，需要精神專一，當然不能分心去偷聽他們的談話內容。不過，在每次嚴重的談話之後，總統一定說幾句輕鬆客氣的話，使得每個人都會發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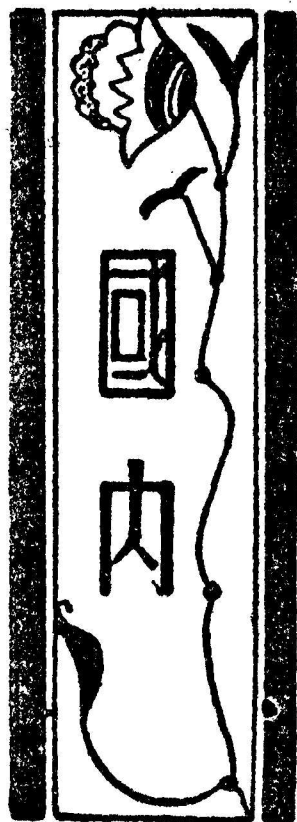
最後一天，她請總統的秘書麥克印梯（Marvin McIntyre）代她通知總統，請他端坐，以便完成她最後工作。總統雖然答應了，可是却附帶一個條件，說以後不能再替他畫像。不過星期六來拜訪他的人，格外的多，而且辦公室是一個橢方形的屋子，再加上法國式的窗，光線完全不合，她沒有辦法，祇得將窗簾全拉上，對着他的公事桌子，放了一個電燈，「但是」她說：「總統在這樣不適宜的燈光下，還是照常辦事。不過他時常用手遮着他的眼睛，他雖然不說，我已經知道他一定討厭這個燈光。」



國內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起至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止

本週西北善後，並無新進展；目下當仍在繼續磋商細目。此事在積重難返之後，殊不易驟見揭開，事實上亦需要相當期間之停頓也。中樞政局，局部更易已告一段落，惟將委員長因政體仍未完全復康，醫囑應為較長期之休養；對行政院長職務，勢難兼顧，聞將請假二月，而副院長孔祥熙又將出國赴英；行政院職務，大約將由王寵惠暫代，而政院秘書長亦將由魏道明暫時充任。日經濟考察團兒玉謙次等一行來華任務已竣，業分別返國。據兒玉談話，此次印象甚佳云云；而經濟提攜問題，在目前局勢下，恐一時無從下手，因此該團頗有以華北經濟投資為基礎之意；然日方在華北高唱經濟合作，亦既有年，結果亦因環境複雜，空氣多於事實，要非將人民之情感恢復無法着手也。日議會已漸成尾聲，預算案在貴院之通過，大約不成問題，增稅案及增加預算案亦已在衆院平穩通過。關於羅加諾公約事，英法等國在巴黎談判未見進展；德義則仍根本表示反對法俄公約。此王業已抵英，對此事將有所促成也。



日考察團即將東返

日經濟考察團兒玉等一行來華後，在京滬備受我朝野歡迎。於十八日參加中日貿易協會首次大會。至二十二日止，招待程序已竣，全團解散，團員一部離滬返日，一部北上赴平津調查，兒玉則定二十七日最後東返。

中日貿易協會開會

中日貿易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十八日午假滬市商會舉行，出席會長周作民，副會長徐新六，兒玉謙次，理事李復蓀，錢新之，船津辰一郎，劉鴻生，俞佐廷，虞洽卿，榮宗敬，杜月笙，鍾秉幹，吳震

修，吳蘊齋，林康侯，吉田政治，卜部卓江，山本武夫。中日兩方會員王曉籟，余毅民，吳啓鼎，宋漢章，張佩紳，郭秉文，黃江泉，殷同，袁良，何幹臣，徐新六，王一亭，陳伯蕃，陸伯鴻，陸子冬，李直士，周文彬，許修直，王雨桐，許遜公，秦潤卿，莊得之，葉扶霄，土肥顯，山本齊，山崎水哉，田邊輝雄，矢吹敬一，佐藤喜一郎，堤孝，植田賢次郎，橋三郎，田邊輝五郎，羽生良吉，山中喜一，立川團三，石田秀二暨由日來華參加之加藤敬三郎，三宅川百太郎，宮島清次郎，藤山愛一郎，堀新，秋山昱禧，飯尾一二，油谷恭一，庄司乙吉，大平賢，豐田利三郎，石田禮助等。首由秘書長許修直宣佈開會云：本會員共二百六十九人，內中國會員二百二十一人，日本會會員四十八人，現在到會者共一百三十一人，按本會會章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會員大會須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現已足法定人數，即行開會。開會後，即由會長周作民登台致詞云：『此次日華貿易協會兒玉會長暨各會員在百忙之餘，遠道出席

本會，本會同人實不勝其欽佩，本會謹代表本會全體會員，表示最高敬意與歡迎。本會成立以來，忽已一年有半，在此期中，因政治環境一關係，會務未能如所預期之進展，良深抱歉：惟敝國經濟界重要分子，已多數加入本會，足見敝國人士對於本會已有相當之了解與同情，相信日本方面亦具同樣之趨勢。本會雙方會員雖屬實業界人士，與政治無關，然現在國際情勢，政治與經濟，實有互相聯繫不可分離之關係；中日兩國原如兄弟之邦，昨已述及。故兩國經濟上之共榮，理應何等展進，瞭如指掌。然就兩國經濟關係上最關重要為現實之貿易狀況觀察之，去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內，日本部分僅占百分之十五·四九，又去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國部分亦僅占百分之七·三，較諸最近三年間雖各有增進，而其比率終不過如此。其尚有充分發展之餘地，尤為顯然。夫既大可發展，而竟未盡量發揮其效率，則必有為其障礙之因素存於其間，此種因素為何，其繫於政治上之荊棘事件，已為世人所共知；現在亟宜以新認識設法打開難局，亦已如昨所述。兒玉會長屢次發表之偉論，吾人均經聆悉，極為欽佩；吾人確信此時實為中日兩國邦交亟須好轉之機運，本會同人對於此種千載一時之機運，應協助其障礙之消除，以圖情感之融和，並為提攜上各種之必要準備，以待其實現之到來。最後希望本會會員諸君，對於本會應興應革諸事，在此短時間之會期內，彼此開誠盡量交換意見，藉增本會之效率，不勝禱祝之至。」繼由日華貿易協會會長兒玉致詞云：「鄙人以日華貿易協會會長兼中日貿易協會副會長之資格，參加本日大會，至為榮幸；關於協會之詳情，周會長頃已詳述，無須再贅，茲略述鄙人之感想。本會之組織，始於去歲，當時中國經濟考察團赴日，中日兩方均覺機會甚好，為使雙方關係更趨友好起見，故有本會之組織，本會成立雖已一年有半，但各種希望均未實現，東京與上海兩會迄無實際之洽商，此則不勝歎服。此次敝團至貴國考察，抵滬後，即行赴京，所得印象，極為良好，承將委員長親臨接見，發表懇切

之談話，並與貴國政府各當局晤面。昨日返滬後，又與實業界諸領袖金融界各有力人士數度晤談，雖時間極短，且未涉及具體問題，但感覺極為愉快，即此已為將來之希望具一雛形，衷心至為欣慰。周會長頃間致詞謂政治與經濟有密切之關係，現因政治環境不良，致經濟合作遭遇阻力，此誠為不可諱言之事實。但吾人此次至貴國後，所得之刺覺，所見之環境與空氣，俱臻良好，鄙人深信如乘此良好之環境與空氣，一致努力，則雙方友好之期望，必可達到，鄙人對此，願盡力為之，並盼諸君共同努力。」詞畢，即討論議案：（一）兒玉謙次，周作民，徐新六提，擬請完成本會組織準備進行建議案。查本會成立以來，因環境關係，未克如所預期以進展，良用歎服。惟本會之組織，原具有目的與使命，欲達成其目的與使命自宜先定其進行之步驟，益完成其機構之組織，本會固深盼環境之改善，然必俟環境改善以後，方始着手進行，恐致如臨渴之掘井，故宜早圖機構組織之完備，凡應準備各事項及時籌辦，以待時機，而便實施，現應準備各事，以調查研究為先務。我兩總會本有調查部，應即物色適當人才，分別担任其職務，然後就本會所能盡力之處，設法調查研究，或接受各關係方面之委託，在可能範圍內，為調查研究之工作，庶一日環境改善，實行之時機到來，即可以備採用。是否有當，敬希公決。議決通過，就兩地情形，進行組織。（二）兒玉謙次，周作民，徐新六提，擬請本會會員，對於會務，隨時提出意見，並予協助建議案。查本會應準備進行各事項，胥賴羣策羣力，以收衆擎之效；我兩總會同人，既皆係兩國經濟界有力之士，對於本會諸種要務，如有卓見及應行調查研究事項，應請隨時提交本會，俾便酌量辦理，如遇本會有待協助之事，並冀不吝匡持，藉利進行，是否有當，敬希公決。議決通過。至四時一刻議畢，至大禮堂內全體攝影而散。

蔣院長招待時演詞

蔣院長十六日下午四時招待兒玉團長致詞云：兒玉會長，各位先生，今天得有機會招待諸君，實在不勝厚幸。自從聽到諸位將要聯翩惠臨的消

息以後，敝國朝野都是熱切期盼着嘉賓之蒞至。對於經驗豐富德望隆重的日本實業界名宿諸位先生，敝國朝野是特別的歡迎；諸位先生對於中國各方面，不論直接間接都有友誼關係，我們與其說是歡迎經濟考察團，不如說歡迎多年的老友。各位都是從日本維新以來盡瘁於日本經濟建設的老前輩，關於建國之始的艱難，都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也深深知道建國過程中的甘苦。相信對於正在建設期中的敝國，一定有特殊深切的同情。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之有國民革命，猶如日本之有維新運動，或者可以說在中國所遭遇到的，還要特殊困難一些。中國政府與民間經濟界實業界，正在以日本維新建國時代同樣的精神努力邁進，所企望於友情的互助和前輩的指導，是特別深切；希望各位先生就於豐富的經驗，對中國一切建設及經濟產業諸般事項，盡量的批評，多多的指教。我們中國的實業界一定是熱誠接受，並且一定追着各位貢獻國家的良好軌範，使中日兩國在文化經濟上都能夠並駕齊驅，為東亞和平與福利作保障。我們東方人應該尊重東方文化，這一點想必各位一定同情的；東方人始終不能離開東方的文化，猶如鄰邦永遠是鄰邦一樣，地理和歷史都是不可移易的。東方民族如果沒有東方文化作基礎，則永遠不能和其他民族相維而共存。東方文化的特點，在仁義與道德，東方國家重禮義，所以稱為禮義之邦。木人少年時代，在日本留學，即十分企慕日本國民尊崇禮義與親睦敦讓之風尚，認為日本建國之成功，即在於此一點。以後立志革命，也就是要恢復敝國的固有精神和地位，為發揚東方文化來努力。還記得兄弟在民國十七年旅居日本時，會見了日本實業界泰斗澀澤子爵，子爵親自送給我自己特別校印的一部論語，特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兩句話，說他生平最服膺這兩句格言，並且時常提示給日本的青年，認為這是我們東方精神的特點；同時很親切的告訴兄弟，希望以努力發揚東方文化相共勉。可惜澀澤子爵今日已經去世了！但他的话，使我留着很深的感謝與回憶，直到如今，都不能忘却。

。今天見到各位實業界先輩，正如見到澀澤子爵一樣，所以又把舊話重提了一次，現在請大家起立，對故澀澤子爵默念致敬。（賓主全體起立默念一分鐘）。今天招待各位，一切都很簡單，形式上沒有表示到隆重的禮儀，而且也沒有很多的意向向各位貢獻，祇是本於同為東方人親愛的感情，對於各位德望甚高的鄰邦實業界先輩，奉贈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仁親以為寶。」這一句話，想必各位早已洞澈其意義，蓋惟有仁與親纔是人類維繫感情與推動文明進步的原動力，在我們東方民族尤其是重要，希望中日兩國經濟實業界，以及兩國國民大家都在親仁善鄰這一點上共同努力，敬祝兒玉會長和各位的健康。蔣院長致詞畢，兒玉會長起立致詞云：本人對於蔣院長所說之意義，十分同感；我人雖不敢比擬澀澤先生，但今後當秉承澀澤先生之遺志，繼續努力，以期兩國關係之明朗化。蔣院長於百忙之中，特惠臨賜教，並賞我以茶點，本人謹代表此行同人向蔣院長敬表謝意等語，至五時賓主盡歡而散。

該團所得 印象結論

中央社東京二十一日電：日本赴華經濟考察團預定二十二日解散，東京朝日新聞今日復刊載上海專電，謂考察團等一行留華一週，已成立主要

結論三點。即（一）承認中日間對立之現狀，而於維持此種現狀之過程中，除將兩國間因偶發事件所引起之磨擦減至最低限度外，不能更有所行動。（二）中國業已完成現代國家組織之事實，無可否認；故有予以協助以完成此項組織之必要。同時中國既坦白表示日本協助之希望，故已留有日本在華更作經濟擴展之極大餘地。（三）然因英國已在揚子江流域一帶樹立堅固之經濟勢力，故日本舍在揚子江流域增加相互貿易之體積坐視毫無保障投資之活動外，別無他途可循耳。日本一方面雖限於保持日本在華中經濟勢力之現狀，但必以在華北之經濟擴展為行施日本對華全般經濟政策之根據云。又二十日電：據東京朝日新聞上海專電所稱，兒玉謙次及

其一行對我國之印象，大致可如下述：（一）兒玉等抵滬後，對於華方之戒備及招待情形與夫中國重要人物談話之內容，即可斷定中國朝野已在極端緊張之空氣中，克服全國之非常時期，而毫無大陸人民所常有之懈怠習氣。（二）自晉謁蔣院長後，彼等對蔣院長之偉大抱負及眼光之遠大，以及國民政府以蔣院長為中心，統治全國，一絲不亂，彼等感覺驚異。（三）就京滬兩地重要人物之意見觀之，不論對任何問題，政財兩界及輿論界方面均無絲毫矛盾之處，而對日本之意見尤甚。彼等均一致要求平等之立場。朝日新聞又謂，兒玉等於上述所獲印象，可得一結論，即在日本所想像之中國與就地所見到之中國，有極大之差別也云。

東北軍已繼續東開

東北軍調往豫皖新防地，自三月初開始東調以來，經過情形異常良好，預計四月半可調防完竣，由于學忠何柱國等負責指揮，加以整理訓練，以期成為勁旅。東北軍方面十七日並以全體名義發表致西北同胞別詞，表示今後態度，並表示惜別之意。全文如次：

親愛的西北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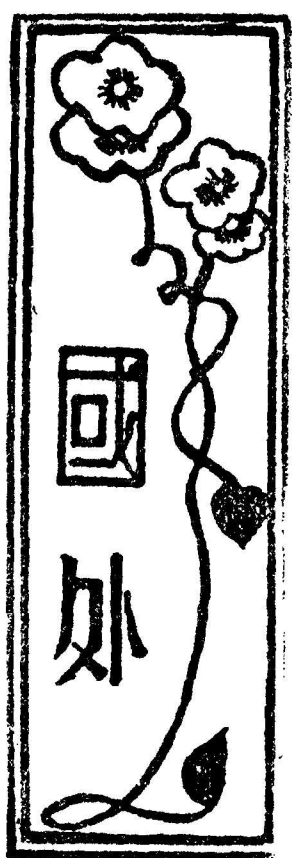
我們近奉政府命令，移防豫皖，從此便與西北的父老兄弟別離。民國二十四年夏，我們奉令來此，執行政府給予我們的任務。今日奉令離去，迴想在此的相信相愛，真不勝臨別依依之感。

在這短短的期間裏，西北的父老兄弟一定對我們有了透澈的瞭解。東北軍是國家軍隊的一部。國家軍隊而冠以「東北」二字的理由，祇是由於歷史上的沿襲與稱呼上的便利；這裏面絕沒有絲毫的封建意味。擁護中央，服從領袖，是我們統帥張副司令鐵一般的信念，也是我們全體官兵一致的心理。他——張副司令——曾不畏強鄰干涉，以易幟促成了國家初步的統一；他曾振旅入關，因此而結束了民國十九年的戰事；他曾在熱河抗戰之後，毅然解除兵柄以所部完全奉之

中央，樹全國軍人不以軍隊自私的模楷；比及回國，他的這種信念更因外侮之日趨嚴重而愈固，直至現在，絲毫沒有變更。這都是顯著的事實。我們相信；山河易改，但他的這種信念決不會改，客觀的環境告訴我們，主觀的良知告訴我們；他的這種信念，是我們應該絕對贊同而一致擁護的。西北的父老兄弟，過去對我們十分愛護，並給我們許多地指導與贊助，這正可證明對我們的歷史記憶得如何清楚，對我們的內心認識的如何透澈。所以我們，應該以十二萬分的感激與欽佩，致其敬意。

同時，我們也深深瞭解；西北的父老兄弟對我們是怎樣地期許。對你們的盛意，我們不敢以空言圖報，也不忍以空言圖報，我們今後，決將以埋頭苦幹的精神，訓練自己，充實自己，期望在最短期間成為國家勁旅，以備將來在政府整個國策之下，效命於國際戰場之最前線，用以報答你們前此的隆情高誼。這是我們的天職，也正是我們的內心要求。但是你們無形的鼓勵，更使我們不能不加倍努力。我們確信：國家和平統一的基礎，現已更加鞏固。我不自亡，絕無人可以亡我。我們希望，與親愛的西北同胞，都要打疊起一切悲觀，消除了一切苦悶，大家一致地，努力為國家民族的光明而奮鬥。

華嶽峨峨！渭水湯湯！我們今與相聚年餘相親相愛的西北同胞分手了。茲謹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祝你們的幸福無量！



日衆院通過增稅案

同盟社東京十八日電：今日衆議院大會，自下午二時三十九分開會，因提交增加稅案，故議場滿座。首將日程變更

，由委員長增田報告臨時租稅增徵法案及關係法案四件在委員會之經過與結果，並說明政民昭和等三派共同提出修正案三點及附帶決議六項，均經可決之件。其次以全部議案為議題，開第二讀會，即行討論。社會大眾黨之水谷長三郎首先主張反對，對於藏相大施攻擊。謂「此次之增稅案，無論間接稅與直接稅，仍歸勤勞大眾負擔者也；至於龐大之軍費，除促民衆窮困外，別無所謂；擴大國防費究應以何時為止境，吾人對於促民窮困之增稅，絕對反對，若圖充實國防，則不應增加民衆之負擔，應對於資本家或地主實行增稅也。結城藏相之所謂與軍部握手，不外乎軍部與金融資本家之握手而已；此項增稅，仍應由被壓迫階級起而行使歷史的否認者也。」水谷氏演畢，鼓掌之聲大起。其次由民政黨之高橋守平起稱：「結城財政方針雖善，而對於政治的結果殊覺考慮不足，故吾人由此見地提出六項附帶決議，務望注意糾正。」伊禮肇（國同）起稱：「臨時增稅法案第六條第一項之修正，吾人表示反對，其他部分則表贊成。」並朗讀國民同盟之希望條項，復謂此項增稅計畫，係以資本家階級為本位，未聽國民大眾與中小商工業者之呼籲聲云云。宮澤胤勇（民政）起稱：「臨時利得稅，原為糾正都市農村之跛行景氣者，故於根本糾正之際，應即廢除。」宮澤氏繼續論地方交付金與物價問題及國防費之增大等節，長述不休，議場頗呈厭態，於是「簡單」之聲頻起。宮澤氏至此述以莫名其妙之贊成論調，當時松永動議主張截止討論，因政民兩黨多數起立而決定。但小會派忽發生大搗亂，前田耕作（第二）跳入民黨議員席上，大聲疾呼，當被議場衛士押歸原席，此時小會派表示贊成者達三十人以上，對於可否截止討論要求記名投票。開票之結果，以絕對多數贊成松永主張，截止討論，於是該項動議得以成立議長提出贊否起立，當以政，民，昭和等派之贊成，即照委員長所報告之修正案確定可決，午後六時十三分在小會派之喧嚷聲中而散會。

新羅約事進展困難

新羅迦諾公約事，前途仍困難重重；自德國於本月十三日提交英國關於羅迦諾新公約事之覆文後，使德國與英法間雙方對於西歐新公約形式之參差意見，愈形僵化。德國在其牒文中，有具體提議兩條如下：（一）比國中立，應由西歐四強，即德法義英担保之。（二）德法間應締結不侵略條約，而以英義為担保國，兼公斷國，俾於發生衝突時，判定孰為侵略國。查德國牒文言及比國中立時，並未用「中立」名詞，不過用一種迷離的外交方式，其意義等於中立耳。德國計畫，包括下列數點：1 四強應對比國給與同樣之担保。2 參謀協議苟非四強參加，則不得舉行。3 法國不得有運兵經過比國之權。4 比國不得在國聯盟約下援助法國或任何他國，德國主張法德不侵略條約，應在任何環境之下發生效力。換言之，德國不承認舊羅迦諾條約所特許之例外辦法；蓋根據舊羅約之規定，凡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下行動，實為合法也。德國以英義兩國為共同公斷員，裁判侵略事件之提議，已見於前次德國關於羅迦諾公約事之牒文，早經英國拒絕，而對德國對於西方互助之整個原則，加以拒絕，而對於英國所言英國既為法比之担保國，且須担保自己安全一節，尤不接受。以一般言，德國措詞，尚屬謙和，且未特別言及法蘇協定，然前有之困難，依然存在，未稍減也。德國仍欲使西方與國聯盟約下西方一切行為，固定而不能流動，庶可在東方自由行動也。此種主張，恐未能為英法所接受，目前所可進行之惟一途徑，僅在單獨辦理比國中立問題，而謀有以解決之，不涉及西方或一般協定而已。

比王抵英 商中立事

比國國王利奧彼德三世，二十二日午後四時二十六分，率隨從人員，自杜佛港抵倫敦。比國駐英大使馬希安尼，曾往杜佛港迎迓，亦與國王同來。英國政府要人，多往維多利亞車站歡迎，比國大使館當

晚設宴爲國王洗塵，英國方面被邀列席者，有首相包爾溫，外相艾登等多人。至關於比國中立地位之一事，消息靈通人士頃證實，英法兩國已在原則上商得同意，使比國解除洛迦諾公約所規定保障國之義務，及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關於參加軍事制裁之義務。此外，英法比三國，前於德國進兵萊因區域之後，所訂立之參謀部協定，大約亦當正式加以取消，而由比國國王尤諾與英法兩國繼續合作，以資替代。

以上各項辦法，英國業已準備使比國獲得滿意，但附有條件，即比國當增強防務，俾遇外國侵略之時，得以有備無患是也。又關於取銷比國參加軍事制裁之義務一節，據聞法國主使張比國未來地位，不當使法國援助其各同盟國之一事，感受妨礙，此在比國，則準備接受他國軍隊假道通過比國領土，但主張假道軍隊，僅能由比國某一處邊界，逕行開往另一處邊界，而不得以比國領土用作軍事行動之根據地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起
至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止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 △綏境蒙政會舉行週年紀念會
- △兒玉等返滬
- △喜多到汴訪商震劉峙
- △奧斯丁張伯倫逝世

三月十八日 星期四

- △汪精衛返京
- △綏蒙會開幕
- △中日貿易協會舉行首次大會
- △賀國光飛京
- △于學忠部由甘東開
- △英大使抵粵
- △日衆院通過增稅法案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 △中央軍入蘭接防
- △喜多抵平
- △劉湘代表謁蔣
- △湘鄂水利糾紛解決
- △奧總理抵匈商復辟問題

三月二十日 星期六

- △林主席啓程由漢赴粵
- △國府令派孔祥熙爲赴英專使陳紹寬副
- △黃慕松逝世
- △滬走私浪人行兇
- △美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 △湯恩伯陳繼承等抵京

- △中暹協會成立
- △德奧關係惡化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 △林主席過鄂
- △比王抵英
- △墨索里尼離北非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 △吳鐵城任廣東省府主席
- △蔣委員長抵杭休養
- △行政院決公葬黃慕松
- △墨索里尼返抵羅馬

論

評

選

輯

對於陝北問題之認識

陝北共產黨部隊收編之交涉，在進行中，其成否尙不能斷言。一般國民，因信任政府有貫徹根絕赤禍決議案四項之決心，故對於此項收編問題，概持樂觀其成之冷靜態度。乃讀日本各大報，自本月六七日起，對此事揣測紛紛，見解不確，而其牽連中俄關係，甚至謂有英國政策之關係，尤足徵東邦論壇認識之有誤。吾人茲特略爲必要之說明，使一般外人研究華事者，可得一正確之觀念。

第一：須知中國政府處理此事，純據內政的理由與必要，毫未顧慮對外關係。此理極易明。十年來之執行剿共，乃由於立國保民之不得已，蓋純屬內政，不關外交。就中日關係論，日本雖號稱以反共爲國策，然當中國政府軍在江西等處剿共最緊張最吃力之時，即日本占東四省與閘北長城兩役之時。可見日本過去在政策上從未因中國政府剿共之故，而特表同情，或略趨和緩，此亦可證中國政府之剿共政策，與對日外交，毫無聯帶關係也。中俄問題，其理亦然。十年來，對俄國交有三度之變遷，則剿共問題，十年一貫。此無他，中俄國交，以國家利害定之，共黨問題，則畢竟爲內政問題故也，中國政府之態度，十分明瞭，即一切以三中全会之根絕赤禍案爲標準。此實十年來不變之立場，共黨過去如早能接受，則問題早了。簡言之，剿共與師爲不得已，則當然之轉語，應爲得已則已。近數月來，共黨有覺悟之徵，而在西安事變之前。今後中國政府，誠能以政治方法貫徹根絕赤禍主旨，當然許其自新，停止討伐，此據常識優可判斷者。中國過去之剿共，非由對外關係而來，則今若平和收編，亦當然無顧慮對外關係之理由。一言蔽之，中國目的爲平和統一與根絕赤禍，但求達此立國必要之目的，並未管外國如何觀察，更不圖在外交如何利用也。

第二：須知此次之事，純爲中央政府執行國政之問題，並非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問題。故所謂容共，所謂國共妥協之名詞，皆不正確。十三年前之國民黨，其地位亦只爲在野之革命黨，今則爲代表國家權力之執政的黨。試讀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

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股憂。」可知中央主旨，純以政府之地位，謀國家永久之安全，果能貫徹四項，保證安全，則當然開其自新之路，不然，決不姑息以貽後患。此豈能以容共或妥協之說解之？且共黨皆中國人民，苟有以對國法，當然得存在於中國，無所謂容不容，亦無所謂妥協不妥協。國家對王英等輩，但能來歸，尙且宥免，何況共黨有政治主張，而多屬智識分子，故苟能恪遵國法，當然不究既往。是以易詞言之，是共黨自容於國家與否之問題，非容共不容共之問題。是共黨自願恢復普通國民地位與否之問題，非妥協不妥協之問題也。

第三：最後將述一般中國國民之心理。吾人敢斷言：凡有良知具常識之國民，莫不願見中央平和貫徹根絕赤禍案之成功。蓋一甲一此次共黨部隊，如果能遵令縮編，歸於政府，如中央四項主張，俱依次達到，則證明中國將永免赤化分裂之危脅，從此思想可以統一，國基可以永固，其利甚大。乙一十年來戡亂之犧牲，異常重大，今果能平和解決，從此可以專致力於政治上經濟上之建設，不獨元氣易復，且將進步無已。丙一一般國民多年反對共黨之赤化武裝暴動，然同時無不希望其早自覺悟。誠以共黨青年，雖其行爲犯罪，思想偏狹，然其性格上，精神上，則不失爲國家有用之成分。譬之人身血液，共黨究非陳腐凝滯之細胞，而畢竟爲有生命之鮮血，所憾者，爲有病態耳。今收編問題，若能解決，若共黨從此真能一新其態度，而求致力於建設方面，則爲國家計，保全人材甚多矣。以上三點，爲國民所以樂觀其成之理也。至於共黨問題解決後，有無影響及於對外方面？則可言者，恐止於一點。即中國國力可以免自耗，國軍可以不受牽制，尙有非常外患之時較過去略爲便利，此亦國民同情之一點，然要之與中國外交政策毫無關係也。

雖然，以上皆假定收編而言，實際上畢竟能否順利解決，今尙不能完全預斷。吾人惟盼政府堅持四項決議案之精神

，極力導化，同時盼共黨務澈底覺悟，勿負國民同胞之望。至對於一般外人之研究華事者，則望其咸正當理解，而同情於中國和平和統一之利中國，亦利東亞，利世界，日本同業，特於此留意焉，則幸甚。

(錄三月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從速救濟川甘災荒

中國西北與西南兩方，國人公認有兩大國防後方，西北之津梁在甘肅，西南之中心點在四川。故此兩省關係於中國民族之將來者至大，惟目前兩省狀況，則不但未曾步入積極建設未來民族復興後方根據地之坦途，反而災荒頻仍，哀鴻遍野，固有社會元氣，更有轉趨衰頹之勢。設此而不能謀根本改造之方，使人民生活得登回春之路，則不但希望該兩省擔負民族建途中之重大使命，為不可能之幻想；如災情擴大，流寇繁興，則目前粗告安定之西南與西北大局，恐又將引起無限波瀾。

四川本號「天府之國」，氣候適宜，物產豐富，而現在一百零五縣，一即全省三分之二之縣份，已成災區。災民之食品，因可食之穀類無着，已食及普通人不能作為食物之樹皮草根。其在若干地區，即樹皮草根亦不可得，而以一種較為鬆軟之礦質名「觀音粉」者，摻水以充饑。更甚之處，饑餓所迫，且有吃死人屍身，甚至屠嬰孩以果腹者。人間悲劇，蓋以至此而極！

甘肅地瘠民貧，轄境僅六十餘縣，縣數相當四川五分之一，省府每年財政歲出九百餘萬，約當四川十分之一，故民力薄弱，不堪大擾。然而年來軍事頻仍，數十萬大軍轉戰六盤山邊。而甘肅最富足之河西，則軍事封建割據猶存，原始之政治剝削特甚，遂致社會經濟根本動搖，人民最低生計，亦為之斷絕。馴至以西北如許高寒之地，而幼童少女冬季能至無衣蔽體之慘境。去冬西安事變以後，軍事再起全盤之混亂，隴東隴南，蒙災奇重，率皆屋拆房摧，粒粟無存，飢寒之苦况，有非未身臨其境者所能想像其萬一也。

至於災荒原因，川甘兩省有同有不同。其不同處為川災近因為天災之旱災，甘災近因為人災之兵災。其相同處，則兩省災荒之原因，皆為「人」應負責之不良政治環境所釀成之惡果也。何以言之？四川連旱三年，三年歉收，去年秋收特差，故今春糧荒甚劇，此則屬於「天災」。而甘肅則三年拉鋸式之戰爭，全省各縣幾盡被大軍所光顧，縱令皆紀律嚴明之軍隊，則如梭式之大軍來往，民家之戶限且穿。而况良莠不齊，給養所出，民之不堪，更何待論。然而此僅就近因言者，至於造成真正兩省災荒之遠因，則不能不歸罪於過種

鴉片，超常政治剝削，建設廢弛與戰亂無已四點。請申其故：四川沃野千里，出產一饒，甲於全國，絕非糧食缺乏之省區，蓋為定論。甘肅農業地利方面，雖不及四川，而祁連雪山所灌溉之河西區域（即武威張掖酒泉一帶），與渭水上游之隴南地方，皆為農業豐裕之區，隴東平涼一帶出產亦夥。以甘肅之農產，養甘肅之人口，當亦綽綽有餘。惜兩省過去皆為事實上自由種植之區域，出產最豐之上等田地，皆為此禍國殃民之毒物培植所。農產因此大量減收，農民勞動力，亦為鴉片所戕害，鄉無儲糧，農無餘力，稍有天災，饑饉立見，此其一。世界各資本主義國中，人民對國家之負擔，平均為其所得贏餘之半數，其另一半數，則半為私人生活消費，半為擴大再生產，故社會經濟能不斷演進，政府與人民兩皆取之而無窮。反觀四川情形，過去軍閥之任意征求，固無論矣，即到中央整理川政之後，人民每年仍預出四年之錢糧。而各種名目之新政治設施，雖皆有相當之價值，其對於民間之負擔，則不但不能協助其減輕，反而多少增加其負擔之重量。則川民未因新政而得蘇，反因新政府而益困。甘已痛苦，更甚於川。預征之事，不見於甘，而其軍政系統紊亂，則又駕乎目前川省之上。甘災最重之區為河西，而河西即為甘省政府不能直接管轄之地。軍政機關對人民予取予求，悉聽其便，土劣從中活動，人民所出無名之損稅，直無法統計。民力有限，誅求無窮，不災亦災，此其二。天災本可以用人力補救。興水利，即可以防旱災，甘肅之渠道，水車，鑿井，四川之塘，堰，渠道等設置，應用適當，平時可以擴充田畝，增加生產，旱時可以減輕災害。又如農村金融，如調濟得法，亦可以加大農村週轉能力，幫助農村之再生，而兩省十數年來政趨極克，不惜民力，農村建設，或僅虛名，或祇杯水。災害之來，民益不能自救，此其三。川甘兩省為年來國內軍事轉動之大樞紐，軍事行動之本身，對農村帶重大破壞性，蓋農村本質薄弱，易亂難安，一年之破壞，往往三五年之休養尚不能復原。軍事行動範圍愈大，時間愈長，則恢復愈為不易。回顧年來川甘兩省戰爭之經過，當可想像兩省農村受災之程度，此其四。因此吾人以為救災之道，不但應有己飢己溺之慈悲心腸，而尤應有深遠之社會與政治見地，救濟災荒，須從根本上著想，而同時對於治標辦法，亦須有機動之做法。

川甘兩省政治與國防的地位特殊，農村危機甚大，故西安事變後發生之和平統一，務期有政治制度與政治關係上之妥善的開展，根本減消農村破壞運動之可能的蔓延，同時可

以化除再度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危機，此為最根本之圖。其次，川甘兩省之軍政現狀，須澈底改善，改善之方，一方面希望兩省各地一部當局之覺醒，而最主要者，在中央能督責各該當局切實整理政治軍隊，並儘可能將軍費由中央統籌，不准地方當局再直接取之於民，然後民困始可望稍蘇。第三，鴉片當斷然禁止，分期，分區禁絕等辦法，皆將流為自欺欺人之談。第四，農村信用放款，與復興水利設備，為技術上之急務，當可行之而生效。

至於救濟現有災民之辦法，固然各方人士之解囊，與政府之撥款辦理救濟，乃為刻不容緩。而吾人尤主厲行工賑。就川甘兩省目前最急要之工程，如川滇公路，成渝鐵路，甘新公路等，將所有賑款，皆附入此等生產機關，即時開工，則賑災之目的達到，而另外產生重大之經濟效用，不坐耗人力，而使賑款發生兩層之功能，就工程事業方面而言，建設工作之外，兼達救災之善舉，其便莫備。並望統一救災組織，有效進行，迅速舉辦，川甘災民，實企望之。

(錄三月十九日津滬大公報)

國防經濟學

(導言三)

蔣方震

由導言一，可見國防經濟學的原則是最舊的。而世界上最先發明這個原則的還是我們的祖宗。可是這個發明，也是經過了一場慘痛的經驗，幾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橫慮，而後增益其所「不能」的。這就是孟子說的大王事獯鬻。講盡了外交手段，竭盡所能的珠玉皮幣，結果還是「不得已焉」。所謂「窮則通」，因此想出一個又能吃飯，又能打仗的兩全其美的辦法。到了後來，周公又把這方法擴大了，一組一組的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華族統一中夏之基礎，一線相傳，經過管仲，商鞅，漢高，魏武，一直到曾國藩，胡林翼，還能懂到強兵必先理財的原則。（讀史兵略第一卷衛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語）

從導言二，可見這個原則又是新的。歐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國也不知道。研究經濟學的也不明白。到了戰勝之後，凡爾賽會議的世界大政治家，還是不知道。所以國聯盟約裏，要想用經濟絕交的手腕，來維持和平。喬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還要抄一八〇九年拿破崙失敗的老文章。殊不知經濟絕交，只能用之於戰時，不能用之於平時。因為人們可以禁止他鬥爭，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穀生活，就能戰鬥。戰鬥與生活是一件東西。德國之復興，意大利發展之可

能性，都是根據這原理，而同時却是受國聯盟約刺激而來。但是要想解決中國當前的國難問題，復古也不行，學新也不行。還得從新古兩者中間再開一條路。如今且從世界全體狀況來說起，所謂國力的原素（戰鬥的與經濟的是同樣的）可以大別之為三種：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與物的「組織」，現在世界上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三者俱備者，只有美國。

實際上美國關於人及組織方面尚有缺點。所以美國參謀總長發過一句牢騷話說：「如果開戰，我們要把那些破銅爛鐵——就指現在的軍實——一起送到前線去，讓他去毀壞，只教能穀對付三個月，我們就打勝仗了」。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他國內物力（包含製造力與原料）的充足，而因為商人經濟自由主義太發達，政府無法統制，不能照新發明的改革。所以說人及組織上有些缺點。但是這個缺點，有他的地勢，並製造力之偉大，人民樂觀自信心的濃厚，補救得過來。

第二組是有「人」有「組織」而「物」不充備的，為英，為法，為德，為義，為日，以及歐洲諸小邦。這裏面又可分為二種：

第一種如英如法，本國之物不足而能求得之於海外者。物的組織長於人的組織。

第二種如義如德，海外不容易補充，則求之於外交求之國內之科學。人的組織長於物的組織。

第三組為有「人」有「物」而組織尚未健全者，為俄。今日歐洲人所勞心焦思者，重點偏於物之補充，所謂基礎武力 Krant Potential 者，即是此義。至於人及組織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來。故若將今日歐洲流行之辦法，圖

圖的效法，其事為不可能，抑且為不必要。

蓋今日之中國亦處於有「人」有「物」而組織不健全之第三種，而中國之生死存亡之關鍵，則全在此「組織」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兩國歷史者皆可知之。非列德拿破崙軍事行動的天才，不過為今日戰略者參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統之

創造保持，則迄今百年，而兩國國民實受其賜。德國之外患經兩度，法國之內亂經四度，皆幾幾可以亡國，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復興者，此行政系統之存在故也。故中國不患無新法，而患無用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於此，欲桃重而無担，欲挽物而無車，試問雖有負重之力，又何所用之？

今日中國行政範圍內未始無系統之可言，如海關，如郵政，確已成功一種制度；雖不敢謂其全善，但較之別種政治，已有脈絡可尋。故今日欲談新建設，則內而中央，外而地方，皆當使一切公務人員有一定不移之秩序與保障，此爲入手第一義。

我說中國最沒出息一句流行話是「人亡政息」。這一句話是戰國時代以後造出來的，孔子不會說，孔子時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裏飲食男女，何至於人亡政息？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決不是真正的好政，像一大羣有知識的人，內則啼飢號寒，外則鑽營奔走，而負相當職務的，又時時不知命在何時，誰還有心思真正辦事？

官吏有了組織，在國家說來，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個人說來，實在是官吏被質於政府，他的生命財產名譽一輩子離開不了他的職務，然後政府可以委任以相當責任。德人有一個專門名詞，名曰「勤務樂」，這個勤務樂是與責任連帶而來。若如現在的一個衙門的公事只有部長一人畫稿負責，這勤務樂就永久不會發生，而且事務一定做到發腥。拿了這樣朽索，來談今日世界的物質建設，可以斷定三百年不會成功。

官吏組織不過是最小條件，現在要談全國的社會的組織問題，則範圍更大而深刻了。原來中國現在還脫離不了農業生活，而農業生活單位組織的家庭制度，已經破壞無餘。周代的宗法，財產傳長子，是農業的標本精神。（日本現在民法還是如此，所以說新興的知識階級都是次男。）不知幾時發生的平分財產的習慣，一個較好的中農階級經不上二代就

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樣的零碎。不僅如此，一個家如有兩個兄弟，不是互相推諉，就是互相傾軋。德國從前有限制分地法，因為德國民法也是平均分配於子女，所謂兩馬勞作單位，是農田以兩個馬一天所能勞作的範圍爲最小單位，此單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們有的還在那裏攻擊禮教，有的還在那裏想維持禮教，其實一隻死老虎，骨頭已經爛了幾百年。一個還要尋棒來打他，一個還要請醫生來打針，豈非笑話？不過人類總是有羣性的，而經濟生活總是由彼此互助而發展，這裏面本有天然的組織性。如果仔細考察，就可發見新組織的辦法。這種辦法不外乎兩條路，而應當同時並舉。一條是地域的組織，一條是職業的組織。

農氏之愛土地，可說是愛國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勢，自有其一定的區劃，順其自然之勢，而國家所注重者，只在這許多個重要的神經結。這個神經結在軍事上名之曰戰略要點。然同時又必爲經濟中心。在中國幅員廣闊的國家，這幾個神經結應當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餘的地方不妨委之於地方自治，而中央爲指導。自治之單位應從地方之最小單位起。而提倡每單位間之共同利益，及單位與單位間之互助，爲政府指導之大方針。

職業的組織應以固有的同業公會爲基礎：（1）凡業必有加入公會爲義務。（2）業必須由國家分類，其數不可過多。（3）公會辦事員應由同業選舉，而秘書長應由中央選任。（4）各地秘書長應隸屬於國家最高經濟會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現在這個「器」還不會完備，而即刻想直抄外國的藍本，必至有其名無其實，而地方會發生種種危險。但是經濟與國防兩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條件又必得照外國方法做。又要適於國情，又要適於應付世界，這中間有幾乎所謂「組織天才」。中國的管子商鞅，外國的菲烈德拿破崙，就是模範。

（錄三月二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采風錄

國風社選

茅生以昇邀觀錢塘江橋

翼謀

秦皇鞭石不入海。錢江浩浩三千載。吾門茅生短且悍。
麾斥風霆注真宰。手提八百綱。鐵梁齒銜螺。湊隨圓方。
植之波窟數十丈。高棟矗立天中央。梁口鄭州安足比。
彼藉客卿此自起。萬夫邪許忘昕宵。粵贛寧蘇旋通軌。
潮為人用永戴橋。鋒車坦坦潮頭駛。杭人驚詫破天荒。
錢鏐鐵弩誠無俚。嗟予讀書嗜考工。輪輿圖疏攻難通。
茅生績學乃祖風水工。獨步江之東。為予攝影臨長虹。
真人天際招髯翁。誓將從汝江頭鎮。蛟蜃悔絕往日牖。
下箋魚蟲。

故居

眾異

磨滅華年此最多。眼明重見舊槃盂。書聲定有鄰人記。
車轍曾勞長者過。世法易生三宿戀。家風無改五噫歌。

客吳將南榮。奉母知難再。惜往傷今鬢更皤。

奉次懷衡貴陽九日登高詩元韵 梅泉

晚雲卷幕月初臨。坐對吳天作楚吟。雁外書傳寒訊早。
愁邊人倚酒杯深。登高誰解風憐目。入世終傷物役心。
遙念微之州宅好。一庭蠻菊罨秋陰。

九日麓山登高

子威

年年此會又今朝。結伴尋秋避俗囂。萬木無風澄夕氣。
一亭如笠覆山腰。座中膽氣因詩壯。地下英靈借酒澆。
賴有勝遊供點綴。不然林壑太蕭條。

奉和懷衡九日登甲秀樓元韵

季遲

黔靈朝爽正平臨。側帽風前一放吟。廣坐賦詩才本健。
日賦詩事顯九。高秋習射意何深。行軍訓勵魯陽已聚揮。
戈力楚子難收問。鼎心輯邇柔遐俱。有責暫拋籟菊護。
棠陰。

纓衡先生屬和九日甲秀樓元韵 寥士

江山。滿目。一登臨。慨還成。九日吟。兵氣已隨秋。氣熾。
暮雲不及戰。雲深弔民夙。負蒼生望。靖國終殷赤子心。
別有歲寒樹。人感牂牁流。澤柳成陰。

奉和纓衡使君九日甲秀樓詩 元凱

王師北伐已親臨。破竹胡危杜老吟。私幸西南長鎮撫。
快彈山水得高深。菊花香滿黔陽社。豆子歌傳白雨心。
太甚遙想風流作秋。襖勝攜賓客到山陰。

丙子九日薄暮偕子雲掃葉樓茗坐旋應青溪詩

社浣花酒家雅集以李太白九日登山詩分均
拈得仙字後月餘攜家游采石登太白樓因成
長句 小魯

一殘寒醪酌。仙高樓斷岸。屹千年重來。隔歲人彌健。
老去驚公筆更妍。掃葉吟情遲寺月。浣花鄉夢繞溪烟。
登臨記取相攜樂。紅樹青山暮靄邊。

華嚴頂 堯生

峭拔瑤華島。僧居肖筍尖。樹深常潤石。雲重不開簾。厚
朴移來少新寮。別後添上人拜井。處功德悟華嚴。

何枚叟七十 釋堪

孤賞詩常好。無求道自尊。斯人真物表。於佛見心源。幾
樹梅花發。三生社酒溫。君與劉龍生。高穎生龐公。偕隱
處。風月滿柴門。

陳梅湖以宗芥飄珠江竹枝詞冊乞題 鶴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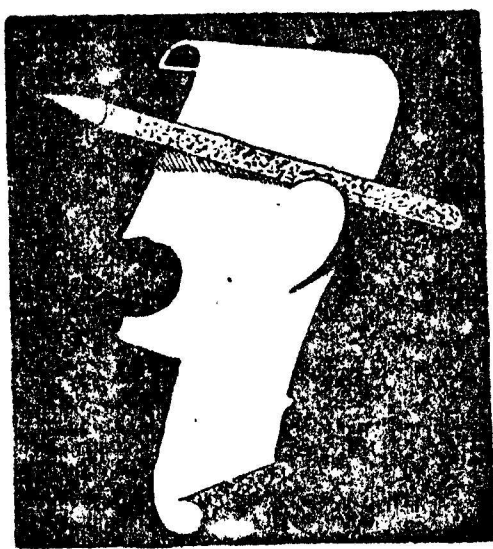
竹枝二百四十字。一唱一歎銷心魂。近來時世換新樣。
何異白髮談開元。
芥翁到廣不到潮。只解暮雨歌蕭蕭。若使韓江弄明月。
未必不歎人言超。唱詩中有勸。崑曲新來聽北腔。句梅湖
潮人僕年二歲。即隨宦於潮。不能不為潮張目也。

望妙義山 靜仁

巨靈掌劈插天痕。大纛高牙萬馬奔。借問黃山何處是。
賽西橋上望雲門。

八聲甘州 心齋作山水立幅 榆生

乍開函。巨刃劃崩崖。元氣自淋漓。料解衣盤薄。沈酣墨。
戲。颯爽英姿。蕭寺鐘聲。繞動策蹇上。娥眉回首。宗周地。
禾黍離離。陵谷何堪。變景悵黏天。衰草去住都迷。怨
王孫歸未。鳳闕帶斜暉。問誰圖鵲華秋色。寄騷心不似。
趙家兒。長安遠動江湖興。待進清卮。



凌霄隨筆

(續第十一期)

以出題割裂而被譏嘲者，鮑桂星之事爲最著，由士子所爲嘲詩而傳也。『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三云：

鮑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鴻。）世間何物最爲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殼鯁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實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值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睥睨一子獨孤。

恹。（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亦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鶯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可謂極調侃之能事，亦其自取之耳。河南督學之後乎鮑氏者，俞樾於咸豐間以出題割裂被劾奪官，世言其題有『王速出令反』『君夫人陽貨欲』等，蓋傳者過甚其詞，俞氏似不至出此類怪誕之題也。同治間山東學政于建章嘗以『鼉蛟龍』『鼈

生焉』，陳恆慶『歸里清譚』云：

戊辰冬，予學使建章吾師也，按試萊府，試維縣即墨之日，題爲「鼉蛟龍」，閱場士子窘甚。予在堂號，草草完卷，日尙未西。將交卷，後有牽予衣者，回顧之，其人以卷面示予，乃衛案首江姓，低聲曰：「次篇詩皆有，惟首篇一字難著，若被黜，有死而已；君盍救我！」予惻然，乃急爲作三百字一篇，亦不佳。予與江皆入泮。歲丁巳，兩人皆年屆古稀，彼此相見，各道闊別；江之親我，如我老妻，可笑也。戲占一絕云：「前生總是訂因緣，鎖院相逢笑蹶然。倩我捉刀三百字，爲君延算七旬年。」此次曹殿撰以縣案首入泮，彼此相戲曰：「同案後得科第者，爲蛟龍；不然，則鼉矣！」予幸不爲鼉。此外劉伯輿，劉蘭陔，登賢書，予嘗呼爲蛟。及試膠高諸縣，題爲「鼉生焉」。維新生相慶曰：「幸而免！」予曰：「幸而免，原有此謬。王姓行七者，曰幾幾乎；王姓行九者，曰幸而免。恭喜諸君，皆爲王老七王老九矣！」

亦關於割裂題之談柄。曹殿撰謂光緒丙子狀元曹鴻勛，與恒慶均濰縣人。恒慶於丙戌成進士，遲於鴻勛十年，榜下主事。

「制義叢話」卷二十二云：「乾隆三年議準：考試命題，固取發明義理，而亦以展才思，遇

有人文最盛之區，若命題專取冠冕，士子蹈常襲故，或無從濬發巧思，閒出截搭題，則旁見側出，亦足覘文心之變化，第必須意義聯屬，血脉貫通，若上下絕不相蒙，恣意穿鑿，割裂語氣，殊屬傷雅。嗣後學政出題，宜以明白正大爲主，即閒出長搭題，亦必求文義關通，毋蹈割裂之陋習，則既不詭於義理，而亦不悶其性靈，庶文章之能事曲盡，而課士之法亦周詳矣。又，乾隆四十年議準，程景伊奏稱，覆勘各省試卷，見試題漸趨佻巧割裂，其最甚者，如四川頭場試題「又日新康誥曰」六字，連上牽下，全無義理，既不足以見學問書卷，而稍知機法者便可僥倖獲售，請飭部禁止，從之。……敬維訓諭周至，功令嚴明，乃掌文衡者流，仍不免有徇規錯矩之事，抑獨可歎？」並引邱濬「大學衍義補」中所譏「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云云，以證明代已有出題割裂書句之弊，蓋此風舊矣。

出題錯誤，其事亦間有之，見於記載。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新進士朝考論題誤「稽古」爲「

「積古」，且爲皇帝之筆誤。高宗於朝考後御製「筆誤識過文」云：

昨朝考題，三月即擬定，手書封識，交監試官，以試諸士，可謂謹密之極矣。乃今日閱卷諸臣，定等呈覽，視之則「積古」也，不見於經文，乃憬然悟曰：本擬「稽古」，而予筆誤「稽」爲「積」，監試諸臣，見不及此，而未請旨，是諸士子之誤，皆予一人之誤也。夫試題一字之誤，亦何關緊要，然使政之是非，人之生死，亦如此誤書可乎？且予誤而無人敢言，則諸事叢睦，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書此用戒後此殊筆之慎也。予更思之：稽古固出於典謨，但稽者考也，稽在人而古自古，猶有彼此之分焉；至積則聚也，積而聚古於心，施於言行，播爲政治，而非徒資博雅之爲，不亦宜乎？諸士子並未言及此，是以申而論之。然總類飾非文過之辭，益重吾過而已耳。

由軍機大臣遵旨恭錄，示新進士。新進士潘世恩（狀元）等奏稱：

我皇上熙績釐工，惠疇亮采，合洪纖而無間，實中外所共聞。凡繫乎民生，關乎政治，豈有毫髮未致其精詳者？乃協中既審於萬幾，識過並嚴於一字。蓋慎之又慎，彌昭翼翼之小心，雖微乎其微，亦寓煌煌之大誠。况稽於古訓，何如積於厥躬？聞義入神，竭臣等愚蒙而莫能

索解；因文見道，經聖人指示而頓覺貫通。臣等維誦廻環，曷勝欽服慚悚之至。

斯皆見於潘世恩自訂年譜。阮元「積古齋記」云：

元督學山左時，高宗純皇帝賜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即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深慚私衷者，因名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按所作「山左學署八詠」，詠積古齋云：「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

又「小滄浪筆談」有云：

余有山左學署八詠，屬同年王椒畦（學浩）圖之，……八曰「積古齋」，即「小石帆」之後軒。余聚山左金石數千本，校正于此。適御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子，論「積古」「稽古」之義，紀恩述事，名此齋也。

此椿公案，當日蓋因錯誤而反若嘉話，可覘君臣之際焉。



張季鸞同學五十壽序

李浩然

披箋摘藻。以文壽人者。生平無慮二十次。代人作者無論矣。即自作。或交誼猶新。未能審其深概。或託於姻繫。蹤跡反見疏闊。至於堂上稱觴。閨帷頌嘏。尤不得不假藉詞藻。求如古人肝膽相見以言爲贈者。殆不易數數覩。今爲文壽季鸞。乃真得之矣。清季光緒壬寅之冬。余赴醴泉煙霞洞。謁先君之師劉古愚先生。先生告余。弟子中有張某。年最少。極聰穎。以未得一見爲惜。卽指君也。翌年肄業宏道學堂。乃得相見。自是訂交。乙巳復同赴日本。迄今三十餘年。情誼無間。君之先德。與先大父鄉試同年。於世誼行輩爲長。然兩人乃相呼爲昆季。以交誼至篤。遂略分焉。余耽靜默。每孤坐懷思。余兩人三十年來之蹤跡。輒現於目前。號舍櫛比。梆聲驟發。則羣趨課室。課罷集廣場。競走。君以食飽狂奔。遂致嘔吐。此非在宏道之陳跡乎。殘月曉霜。相呼就道。驟鈴璨璨。輪轂砰砰。此非東行途中之景象乎。電炬煌然。羣集自修室。噴煙索茗。議論詭出。余誦梅村詞。君則高吟放翁之詩。此非在濟美學校之狂態乎。夜半歸來。高歌譁笑。每每忘曙。此非和康里之舊影五。君赴燕薊。有音問。輒由余轉致於家。余北行時。偶坐冰上。衣裘盡濕。則易君之衣以出。或相聚戲葉子。食餽飫。禮無所拘。言無所隱。此又非寶裕里絨線胡同及新樂里之往事乎。其後君久居津。然每至滬。輒得歡聚如昔。去歲君南遷。益時時過從。回思此三十餘年中。世界紛紜。滄桑幾見。而吾儕百年過半。囊筆異方。復得相聚爲君祝嘏。不得謂非快事。又君每以中年未得子女爲悵悵。今則掌珠在抱。熊夢已徵。誚誚之慶。指顧可期。故人聞之。猶爲狂喜。在君更不得謂非快事。然則今日爲君壽。不作頌揚例詞。度君亦必欣然浮大白矣。酬酢之文。往往張挂一時。若余此幅。則知君必久懸壁間。歲加視覽。他日者。更經三十年。復於今日相聚。覩君兒孫環侍。相與指此軸。述舊跡。更作新詞。紀後三十年事。而吾兩人皆已黃髮黧背。不更爲至快之事耶。



我們的城堡

何其芳

還鄉雜記之五

站在我們坐宅的門外便可以望見一個突起在叢林間的石築城堡。它本來踞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說一片大的巖石上，但遠遠看去，竟像是那蒼鬱的林木的蒼翠把它高高舉到天空中了。

像一個方形的灰白色的樓閣矗立在天空中。但這是它的側面。它的身體實際是狹小而長的；在它下面幾百步之外，在那巖邊，一條石板路可以通到縣城；曾經有多少人從那路上走過啊，而那些過路人抬頭看見這城堡往往喜歡把它比作一隻汽船，但比他們見過的那些能駛行到川河裏的汽船，這城堡是稍長稍大的。在它裏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戶。

它是由我們祖父一輩很親的六房人合力建築的。在二十年以前我們家鄉開始遭受着匪徒的騷擾，避難者便上洞上寨，所謂洞是藉着巖半腰的自然空穴，築一道城牆以防禦，雖據有天險但很怕長期的圍攻，因為糧食與水的來源既完全斷絕，而當殘酷的敵人應用燠老鼠的方法時又是很難忍受的。寨則大小總是一座城了。但那些大寨子裏居住着數十人家，不僅很難齊心合力，而且甚至有了匪徒來攻有作內應者的事了。所以我們很親的六房人便築了這樣一個小城堡。

這城堡實在是很狹小的，每家不過有着四間屋子，後面臨巖，前面便對着城牆。屋子與城牆之間的幾步寬的過道是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

我曾先後在它裏面關閉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頭；小的窗戶；寂寞的悠長的歲月。

但我這多麼清楚的記得那些歲月，那些瑣碎不足道的事情，那我曾在它上面跑過無數次的城牆，那水池，和那包着厚鐵皮的寨門。我還能一字不錯的背誦出那刻在門內一邊石壁上的銘記的開頭兩三行。

蒲池岡陵惟茲山最險，由山麓以至絕頂，臨下而俯視，絕壑萬仞，渺莫測其所窮……

在後面「撰井書」之上刻着我一位叔父的名字，最後一行是記載着時間，民國六年某月某日，我那位叔父在家族間是以善寫字和讀書讀到文理通順著稱的，從前祖父每次提到他便慨歎着科學的廢止。然而我那些差不多都是清談家兼批評家的舅舅却喜歡當着我的面談論他，譏笑他，挑他的錯，成爲一種樂事。現在我要說明的是鑿子後面雖臨着絕巖不過四五丈高，前面不過斜斜的數十級石梯伸到寨門，「絕壑萬仞」一類的話實在有點兒誇大而已。

人的記憶是古怪的。他像一個稀疏的網，有時網着的又不過是一些水珠。我再也想不起移居到這新落成的城堡的第一天是在什麼季節，並給我一些什麼印象了，關於這城堡我最早的記憶是石匠們的鑿子聲，工人們的打號聲，和高高的用樹木紮成的樓架。

這時正修着寨門側的爬壁礮樓和寨尾的水池。匪徒們圍攻寨子時總是不顧危險的奔到門前，用煤油燃燒，雖包了鐵皮的門也有被燬的可能的，所以在門的側邊不能不補修一個礮樓以資防衛了。至於水池，和儲藏食糧的木倉一樣，更是必需的設備，而寨尾的一片空地又恰好鑿成一個大的方池。

石匠們用鑿子把那些頑強的巖石打成整齊的長石條，工人們便大聲的打着號子，流着汗，抬着它們到那搖搖的樓架上去，數丈高的礮樓便漸漸的完成了。

可讚歎的人力在一個六七歲的孩子的眼中第一次顯示了它的奇蹟。

石匠們去了又來了鐵匠。那風箱是怎樣呼呼的響而熔爐裏又發出怎樣高的火光呵，黑色的堅硬的鐵投進爐火後用長腳的鉗子夾出來便變爲紅色而柔軟了，在砧，錘，和人的手臂合奏的歌聲中它們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梭標頭上的刀刺或者土砲，土槍。

那個臉上手掌上都帶着煤污的鐵匠在我記憶裏是一個和氣的人，他在一條大路的旁邊開着小鐵舖，平常製造着的鐵器，是鋤頭，鐮刀，火鉗，鎖和鑰匙，雖然有人說他也給小偷們製造一種特爲穿牆挖壁的短刀，但那一定是很希少的，正如替我們城堡裏製造殺人的利器一樣。

把刀刺裝在長木柄上，類乎古代的長矛的武器，我們稱爲梭標。夜裏在城牆上巡守的人便執着它，防備匪徒們偷偷搭着輕便的巨竹製成的長梯爬進城來。女牆上都堆滿了石頭，也是一種臨

短論

一個醫生眼光中的阿Q

桂質良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所以想研究他整個的歷史，是不可能的，這在分析阿Q程序裏，實在是一大缺點。但是用我們所有的材料，仍舊可以證明以下的幾點：

(一) 阿Q不能有固定的職業；
(二) 沒有穩定的情緒——容易受刺激，也容易忘記；

(三) 沒有普通常識；

(四) 沒有獨立的鑑別力 (discernment) 與判斷力；

(五) 不負責的一般犯罪行爲。

「阿Q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割麥，舂米，撐船都是短工，不是固定的職業，今天在這家，明天在那家。這樣不能持久的事實，總帶有幾分神經不大穩健的現象。

阿Q的情緒，很容易被人激起，

時應用的武器。至於那些放在牆跟腳，鑿有小而深的圓穴，準備用時裝上火藥，引線，然後點着投下去的石頭則有點兒像炸彈了，雖說我這比擬不啻嘲笑它們的簡陋。假若那些原始的武器知道世界上有許多比它們強萬倍的同類，一定會十分羞慚的。

後來一種土製的新式兵器來到這城堡裏了，我們稱爲「毛瑟」大概是摹仿着那個名叫毛瑟的德國人發明的步槍而製造的，不過十分粗劣。但在那時已是不易多得的了，每家僅有一枝。

本來寨上是限制着不住外人的，但有一房的親戚要來寄居，既是親戚當然便算例外了。他一家人住在巖尾的那個碉樓裏。他有着一隻真正洋槍，我們稱它爲「九子」，因爲可以同時裝上九顆子彈，那位微微發胖的老先生寶愛着它猶如生命。他在家裏時曾被匪徒圍攻過，靠着他的奮勇和這個鐵的助手竟把匪徒殺退了，隨後恐怕再度的被圍攻，所以到我們寨上來寄居。

日子緩緩的過去，別處的洞或寨裏被攻破的消息繼續的傳來。我們不能不有一種經常的警備了。於是每天晚上每家出兩個守寨人，分兩班守夜，而統領的責任則由六家輪流負擔，於是每天晚上，那時節已是寒冷天氣吧，城門樓上燃燒着熊熊的火，守寨的大人們和喜歡熱鬧的孩子們都圍火坐着，談笑或者說故事，對於虛擬中的匪徒的來襲沒有一點恐懼，燃燒着的是枝幹已被斫伐去，從地下掘出來的蟠曲如螯龍的樹根，而那火光也就那樣鬱結。孩子們總要到吃了夜半的點心，守寨人換班後才回去睡覺。

那火光彷彿是我們那些寂寞的歲月中的唯一的溫暖，唯一的快樂，照亮了那些黑暗的荒涼的夜，使我現在還能從記憶裏去烘烤我這寒冷的手。

那時寨上已有着兩家私塾，但我都未附入讀書。我家裏另爲我聘請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我的發蒙師，由於他的老邁也由於我的幼小，似乎功課並不認真，我常有時間去觀光那兩個學堂。有一位先生是很厲害的，綽號「打鐵」，我常聽見他統治的那間屋子裏的夏楚聲，夾着號哭讀書聲，或者發見我那些頑皮的隔房叔父，兄弟，手裏捧着污舊的書本，跪在那接近廁所的門外。

這些景象是不愉快的，還不如晚上在城門樓上守夜有趣。而在這樣的晝與夜的交替之中，時間已過逝了不少，我們已在寨上住了一年多了。還是沒有匪徒來侵犯。一天晚上，在我們寨的下兩幾百步之外的巖邊，在那可以通到縣城去的石板路上，有一些可疑的人走着了，但在我們發出警問之前，他們便大聲的打着招呼，說他們借路過。很顯然的他們是匪徒，不過既不侵犯我們，

尤其是「取笑他頭上的癩瘡疤，所以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于「癩」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可時「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阿Q並不明白，人們歡喜玩笑他的緣故，是因爲每次都得着相當情緒的反應。若是阿Q漠不關心，至少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別人自然而然的寬與，也就不再來麻煩他了。這種因爲身體有殘疾的「諱」與「偏執狂」有統系的幻想的「諱」，是整個的兩樁事，不可混爲一談。

同時他的情緒雖然容易被人激起，却是不能持久，一會兒又消滅無蹤了。譬如阿Q被別人「在壁上碰了四個響頭」以後，會「心裏想我總算」是被兒子打了……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再不然「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響巴……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這樣的釋解與安慰自己的失敗，在阿Q固

大家主張不加阻碍的讓他們走過。第二天聽說某家被綁架了。

又過去了不少日子。一天上午，那巖邊的大路上又有一羣可疑的人緩緩的走過來，像趕了市集回來的人們。我們站在城牆上，指點着那些橫在他們肩頭的東西，想辨別到底是農人們挑米挑柴的扁擔還是鎗枝，突然可怕的鎗聲響了，他們大聲的瘋狂的喊叫着，奔到寨腳下來了。尖銳的鎗聲從屋頂飛過，簷瓦跟着墜落下來。那不過二十幾個人的虛張聲勢的喊叫竟似乎撼搖了這座石城。守寨人是忙亂的還擊着，但城牆很高，又在一座小山上，鎗聲與喊叫並不是兩隻翅膀可以抬着他們飛上來，所以在最初一陣瘋狂之後他們的聲勢便漸漸低落了。

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幕插戲。匪徒們似乎感到攻破這個寨子的希望已經消失，於是洩氣的喊着他們的目的是來復仇，喊着我們那位寄居的親戚的名字，喊着交出他去。那位微微發胖的老先生聽見後十分憤怒了，背上他的鎗，要大家開了城門，讓他一個人出去拚命。費了許多攔阻，勸解，他才平息了氣。

大人們爲着孩子們喜歡大膽的亂跑，於是把我們都關閉在寨後一個爬壁碉樓裏，由私塾的先生看管。而我就再也不能用眼睛窺伺這戰爭的開展了。

槍聲是時而衰歇，時而興奮的響着，到了天黑時才完全停止了。但匪徒們仍圍在寨腳下，附近的幾家農人的草屋便作了營幕，寨上的人們更防守得嚴密，恐怕晚上的偷襲。

這一整天戰爭的結果是一個可憐的石匠受了傷。當他走在城牆上時，一粒鎗彈從那開在女牆上的砲眼裏飛進來，中在他的一隻腿上。他受傷後還跛着從城牆上走下來。

第二天匪徒們派本地的無賴到寨門前來議和，以付與若干錢爲解圍的條件。最奇怪的是竟磋商定了一個數目。寨上的人們不願再有可怕的戰爭，只得承認一個數目，但又怕全數付與後他們食言，（匪徒們是並不尊重這類條約或者協定的），所以拖延的付與他們一部分，等待着縣城裏的援救。那時縣城裏已有了一個團練局，援救被匪徒圍困的寨子是他們的責任。

和議成功以後雖說寨上的人仍日夜提心弔膽的防守着，但總聽不見刺耳的槍聲了。匪徒們常常仰起頭和守寨人親善的交談着。一天晚上，寨裏因偶然的不慎，一枝鎗走火了，響了一下，匪徒們竟大聲的提出質問或者抗議。守寨人的答覆是頑皮的孩子放了一個大爆竹。

那偶然的不慎的從鎗筒裏飛出來的子彈又落在另一個石匠的腿上了。我似乎還聽見了他那一

然是有效，受了『響頭』的恥辱與事實，不是有普通常識的人，所能容易忘掉了的！

他對於錢財的來源，有些很古怪的思想。『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看見，他想在自己屋裏，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像他當苦力的人，還不知道錢的艱難辛苦，反而慌張四顧，在空屋裏找，不是太沒有普通常識麼？

阿Q不獨缺少普通常識，並且還有許多新奇的思想『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懲治他們的法子『是』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的話，或者在冷僻地方，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只以怒目對付強有力的仇敵，倒是常事。進一步，說幾句『誅心』的話，也是常人能有的行爲，不過聲音比較要說得小些，免得被對方干涉，而同時也算出了胸頭之氣。不過從後面擲一塊石頭，而且是塊小石頭，既無濟於事，又不能消胸頭中之恨，真是小孩子的一般行

聲哀號。

一直被圍困到第五天，我們盼望的救援才到來了，匪徒們並沒有怎樣抵抗便開始逃走，一路放火燒了幾處房子，那紅色的火光彷彿歡送着他們的歸去。

解圍後我便隨着全家的人出走了，奔到外祖母家裏去住了一夜。那夜我做了一個可笑的夢，夢見匪徒們打開了門進來，舉手鎗瞄準，我順手抓起一個臉盆來遮蔽，鎗彈在它底上發出當的一聲。我還很清晰的記得這個夢。在圍城中我並沒有感到恐懼，從圍城逃出來後反有點早志不安了，尤其是當夜裏聽見了或遠或近的狗吠。

從此我與這城堡分別了三四年。

從此過着流亡的日子，過早的支取了一份人生經驗，孤苦，飢寒，憂鬱，與人世的白眼。我不想一一的說出那些寄居過的地方，那些陋巷，總之那種不適宜於生長的環境使我變成怯懦而又執拗，無能而又自負，沒有信任也沒有感謝的漠視着這個充滿了人類的世界了。

回到了鄉土後我又在外祖母家裏寄居了很久。那缺乏人聲與溫暖的寬大的古宅使那些日子顯得十分悠長，悠長。

我已十二歲了，大概這時家裏的人以爲我已年齡不小，應該好好開始讀書了吧，於是我又回到那久別的城堡裏。在那後面的爬壁欄樓裏我過了三年家塾生活。第一年書籍並沒有和我發生友誼，不知是它們不願意親近我這個野孩子還是我願意親近它們。但第二年我突然征服了這些脾氣古怪，難於記認，更難於使用的方塊字，能自己讀書，並漸漸的能作不短的文章了。大人們都歸功那位懶惰的先生。但這裏面的秘密我自己是知道得清楚的。教會我讀書的不是那位先生，而是那些繡像繪圖的白話舊小說以至於文言的聊齋志異。使我作文進步的也不是他的刪改，指導而是那些行間的密圈與文後讀許的批語。

然而我的快樂並不在於作出一篇得密圈和好批語的文章，那不過是功課而已。我最大的享受

爲。阿Q與小孩子的常識，恐怕沒有多少的分別。

對於性的認識，更是稚幼了。他的求寵，是『放下烟管，站了起來，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我和你『睡覺』。』無怪乎吳媽的『大叫著往外跑。』普通人對於別的事，也許有魯莽的地方，惟獨對於性交，總有些畏縮胆小的情形，恐怕不會像阿Q那樣的行爲，彷彿在招呼吃飯喝茶一般！此不是很明顯的缺少鑑別力麼？

阿Q餓極了就會跳到尼姑庵的菜園裏偷蘿蔔吃。等到尼姑來質問他的時候，他的回答是『這是你的麼？你能叫得他答應你麼？』在阿Q的腦海裏，並無所謂你的我的，所以偷和拿是一樁事。試看他到城裏『偷』了『發了財』，沒有改名換姓到別的城市去享受，而偏要耀武揚威的回未莊去，故意招人耳目。這更證明道德與社會意識，根本在他的心裏，完全沒有存在。

他既然對於很淺近的判斷是非的能力都沒有，自然對於這複雜的社會思想——革命——，更是無從談起。他思想的革命軍，都是穿着『白盔白

與娛樂是以做完正課後的光陰去自由的翻閱家中舊書箱裏的藏書，從它們我走入了古代，走入了一些想像裏的國土。我幾乎忘記了我像一根小草寄生在乾渴的巖石上，我不滿意的僅僅是家裏藏書太少。

這時鄉下已比較安靖了，人們像初春的蟄蟲一樣陸續從洞或窩搬回寬大的坐宅裏去了，這城堡裏只剩下兩家長期居住，我家和那位作石壁上的銘記的叔父家。我家由於大人們過分的謹慎小心，而那叔父家則在分家之後尚未建造坐宅。

於是這城堡像一個隔絕人世的荒島。

我終日聽見的是窗外單調的松濤聲，望見的是重疊的由近而遠到天際的山嶺。我無從想像那山外又白雲外是一些什麼地方，我的夢也是那樣模糊，那樣狹小。

但在我的十五歲時我終於像安徒生童話裏的那隻醜小鴨離開那局促陰暗的鄉土飛到外面來了，雖說外面不過是廣大的沙漠，我並沒有找到一片澄清的綠水可以照見我是一隻天鵝。

現在我回到了鄉土，我的家早已搬回坐宅，那位叔父也建造好了一所新房，那城堡裏只留下一個守門人陪伴着它的荒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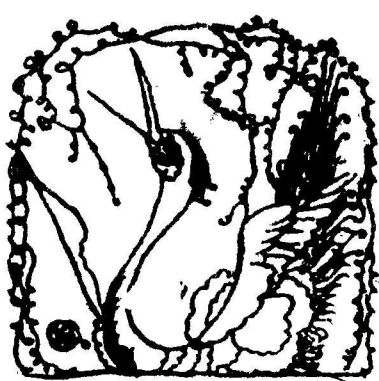
一天下午我帶着探訪古跡的情懷重去登臨一次，我竟無力仔細尋視那些滿是塵土的屋子，打開那些堆在樓板上的書籍，或者走到那爬壁欄樓裏去坐在那黑漆的長書案前，聽着窗外的松濤，思索一會兒我那些昔日。

那些寂寞，悠長，有着蒼白色的平靜的昔日。

我已永遠喪失了它們，但那倒似乎是一片靜止的水，可以照見我憔悴的顏色。

甲』，『要什麼就什麼』；『喜歡誰就是誰』，再把辮子盤在頭上，那就更無疑的是革命軍了。所以阿Q也要加入革命軍。可惜在他達到目的以前，他所崇拜的革命軍，因為不能捉獲真正的搶犯，竟把他槍斃了。幸虧阿Q『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魯迅先生雖然死了，他所介紹的阿Q，仍舊在我們社會裏。這無固定職業，無穩固的情緒，缺少普通常識及判斷力，沒有道德及社會思想的阿Q，有時被奸商或賣國賊之利用（如淞滬之戰『江北老』的一塊錢一次的投炸彈，殺害自己的同胞等等）；也可以無意識成爲重大罪惡的工具；實在是一個智識缺乏的白痴（Marion）。照韓氏（Henderson）的計算，一千個人中，有一，五七個人是白痴，那末，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裏，至少也有七十多萬是白痴了。這類人智識的年齡，不過自七歲至十二歲而已。他們雖然沒有道德及社會思想，也不致於犯甚麼大罪，除非是受了歹人的唆使。所以社會若給他們以相當的保護，指導，管理，他們也可以學些簡易的手工，自食其力，仍不失爲社會上工界的基礎份子。若是社會完全不負責保護管理他們的責任，任憑好人利用，一旦犯罪，則監禁他們，槍斃他們，真可謂冤枉已極。所以我在這裏，要替這七十多萬阿Q，呼籲一聲，救命！救命！



在都市裡 (三十五)

張大羣

直到梁冰如走了之後他才安靜下來。他打匣子裏拿出一支煙，慢慢地用剪刀剪去頭子，電燈點着了火，他有許多事情該好好地想一想：頂好能够把那家公司的股票撈回點本錢來。他覺得祇有這麼着——別的一些事情也就自然辦得通。他一直坐在那里，連華幼亭已經告辭了，他仍舊像陪着客似地就在這屋子裏。腦子裏亂七八糟塞着許多東西——他得一件件理出來。

『這個是教育問題啊？』他問自己。一面想到他家裏這些親人，忽然感到噁心的樣子。『總之他們都想揩我的油，想剝削我！』

每個月他巴巴地寄錢回來開銷家用，他們還不心足，一個勁兒埋怨他小器。於是他有錢總不出家裏存，還不讓他們知道他收入的數目。

『他們一定在那裏猜疑我，』他想。可是他們不知道他那筆錢如今落了空，祇剩下京裏造的那幢小洋房。『就是有點空——我也偏不分給他們一個！我我偏不給！』

他對梁冰如談過：

『我按月寄家用是爲的父親母親：我對他們當然要盡一點孝道。弟弟妹妹怎麼也要我養呢——他們已經長得這樣大了？他們應當自立，像西洋一樣，弟兄姊妹各歸各。如今他們簡直是——簡直是——揩兩老的油！』

可是他們還有一着——他沒有料到的。這天晚上，他們居然跟他談判起來了。

這是文侯老三開口的。他大概又在什麼地方喝了點酒，眼睛紅紅的，唾沫星子直噴。他跟小鳳子在老太太房裏悄悄地商量了二十來分鐘，有樁什麼事把他激得動了火：

『不行！我們一定要跟他說個明白！』

小鳳子可堵着嘴。四面看了看，又把臉湊到了三哥耳朵邊：

『其實啊——我曉得的，他明明有錢。』

於是他們把五舅舅五舅媽留在這裏。等其餘的客人全走了，他們把全家的人都聚到老太爺書房裏，由小鳳子去請大哥。

『哥哥，三哥哥有話跟你說哩。』

『什麼話？』

小鳳子嘴一披，冷冷地笑了一下：『哼，曉得他要談什麼！他硬叫我來找你去。』

老太爺書房裏靜得叫他害怕。大家都規規矩矩坐着，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瞧着他。祇有父親沒理會，仍舊坐在平素那個老位子上，低着腦袋在那裏擦錶。彷彿他簡直不知道他屋子裏已經坐了那麼多人。

文侯老三用力地抽着紙烟，在屋子裏踱着圈子，皺着眉毛垂着臉，好像在深深地想着什麼。顯然他是拚命裝做這樣子——叫別人知道他沒有付醉。

這裏他抬起眼睛來停住了步子。

『哥哥，』他很平靜的樣子說，『你家來我們一直沒有談着。今兒個趁五舅舅五舅媽也在這塊，那個事我們倒要跟你商量下子。……呢，我問你：你到底什麼時候買田？』

做哥哥的咬着牙：

『買田？——這是什麼意思？』

老三看看小鳳子：那個對他丟了個眼色。

他給鼓起勇氣似的——突然瞪起了眼睛：

『哥哥你不要裝裝！伯父生前把祖上的田廬空掉了，他就跟你談過：叫你往後景況好了的話——把田買回來陪祖宗。……如今你——祇替自己留錢，那個話就簡直不提！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我們分家分什麼？……你過繼給伯父，不錯，不過你到底還是老太爺太太養的：親弟兄你不管下子啊？……』

丁文侃連呼吸都給堵住了，一根根血管都在那里發漲，好像馬上就得爆破。他忽然眼睛

一亮：覺得他碰到的厄運——似乎一下子給找到了一個根源：這就是老三！什麼都是老三！他那兩萬多塊錢股子落了一場白——就是因為這個弟弟！連史部長中風——說不定也是這個人作的祟！

他跳了起來：

『我管！我管！——我當然要管！……你從小老太太就把你慣壞了，一天到晚在外面荒唐！不務正業！——我當然要管！我要我要——』

『什麼，什麼！你再說一遍！』

大家把文侯老三摺了開去，擦着他坐下去。五舅老太歎着氣：

『嗨，親兄親弟——開什麼玩笑。和和氣氣的多好呢：和氣生財。……』

這里老太太衝着她擺擺手，扁着嗓子一頭一腦告訴她：

『哪，是這個樣子的。你聽我說，是這個樣的。從前呢——我祇有十五歲，五舅舅曉得的，那時候……』

於是她敘述了些她準備結婚的情形。然後生了兒女。接着是文侃過繼給大房。儘管五舅老太點着頭說她全知道，老太太可仍舊背書那麼往下說。她認為大老太爺生前過的日子——非講個明白不可的。可是她的故事給文侃打斷了。

『我真想不到老三變成這個樣子！』他嘆。『三十幾歲了還吃家裏的飯——不能夠自立！……』

『你這是說的哪一家的道理，哪一家的道理，我問你？』

『你去看歐美各國！——兒女長大了各走各的路，連父母都不管。各人自立。……』

忽然——老三大笑起來。那聲音像是有彈性的東西，往四壁蹦出去又跳回來，似乎一下下打到了人身上。

『歐美各國！外國文明！……』文侯說了又笑。『好極了！好極了！……你自己怎麼樣說的，你自己？你不是說——中國有頂好的聖賢之道，不該跟外國人學麼。……你親口說的。你怪我不疼哥哥，你說了一大篇「孝弟」的大道理。你說像洋鬼子他們骨肉分開——是畜生。……你說過沒有？——你自己說！……』

丁文侃臉發了白，嘴唇顫動着。那個重新打起哈哈來——一聲一聲彷彿打到了他心坎上。

『這是哥哥理！』老三掃了大家一眼。『哥哥的道理我曉得：哪門子有好處——他就說哪門子的道理。……』

坐在搖椅上的五舅老太爺移動了一下身子。他老人家認為現在該替文侃辯護幾句。可是舌子打了結：

『老大並沒有說錯。這個這個——本來！——所謂道，這個這個——道也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這個——是變化萬端的。……』

五舅媽總是附和五舅舅的話：

『是啊，是啊，就是這樣。』

這些可更加逗起了文侯的火氣。他衝着哥哥跳着嚷着，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咬着牙要跟文侃拚一傢伙。他食指差不多指到了對方的鼻尖上，嚷着嗓子罵他哥哥忤逆不孝：伯父吩咐的話他竟不理會，祇顧自己發財。

『祖田你非賠不可！非賠不可！……我要跟你鬧到底！——不鬧個尸山血海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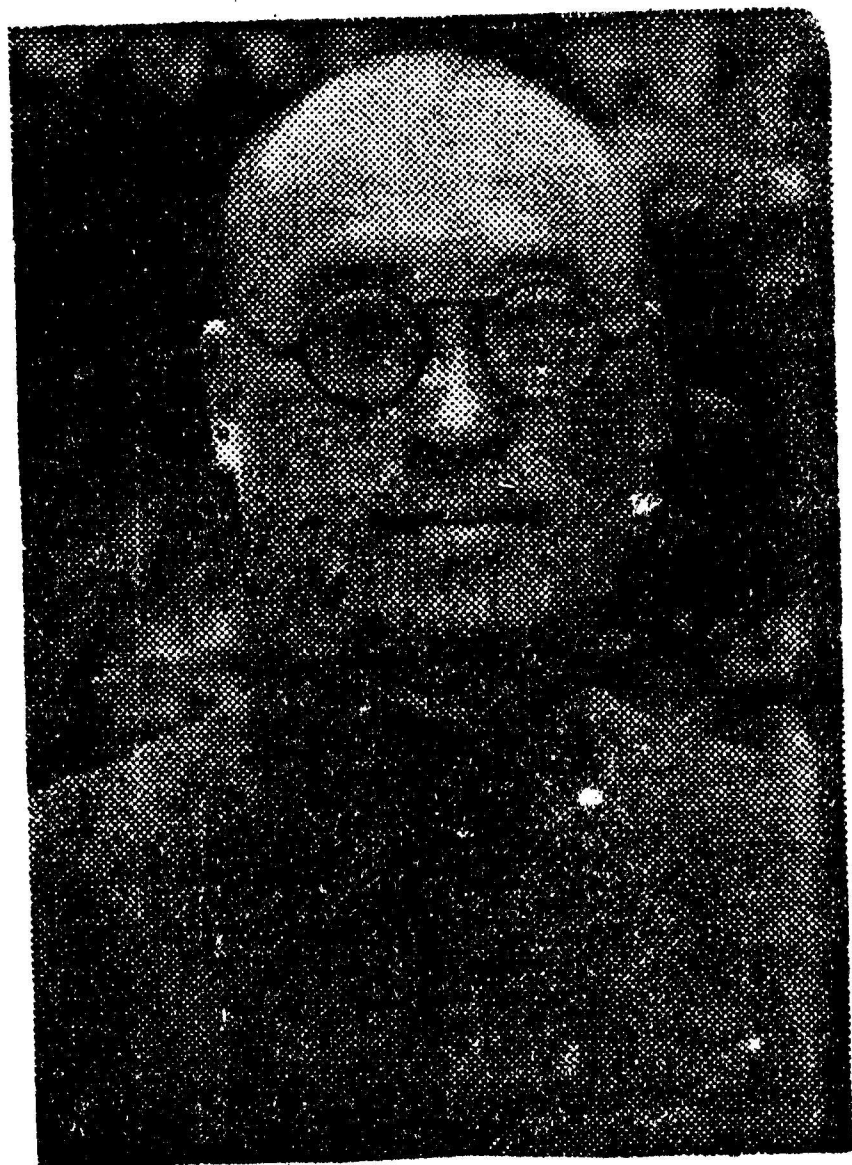
邊說邊抓着拳頭在桌上槌——訃！訃！他們父親一直沒理，似乎他沒聽見，也沒看見。這里他可猛的抬起臉來，對着文侯發脾氣：

『嗨！小心點個！鉢給你震壞了！』

接着細細地察看鉢面上的玻璃，拿到燈面前照了照，又用大拇指去摩。他橫了文侯老三一眼，自言自語嘟囔着，嘴縫裏嘶嘶地響。然後他對牠哈了一口熱氣，使勁地擦了起來。鉢面上的反光直照到他臉上，一會兒顯，一會兒隱。

（未完）

時人雜誌



張秉鉞

張秉鉞，號左之，三十九歲，山西省清源縣人。山西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任山西大學校山西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及山西省立法學院教授。著有典當之研究一書，編有刑法民法物權國際私法講義。前山西司法廳秘書，山西縣知事訓練班教授，山西司法官考試委員，山西太原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山西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長，湖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院長，現任河南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編輯後記

在非常時期，輿論是國家有力的後盾。最近政府的新聞政策，頗多改進，這是進步現象之一。馬星野先生此文說明了輿論界對於政府新聞政策更進一步的期待，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字。

最近我們發表了好多篇關於青年運動的文章，很引起讀者廣大的注意，這是我們十分欣感的。本期的「學生運動的前途」一文指出了學運的缺失和今後青年應循的適當途徑，可與前刊諸文參看。

蘇聯遠東紅軍一文，內容頗為豐贍，足供研究遠東問題者的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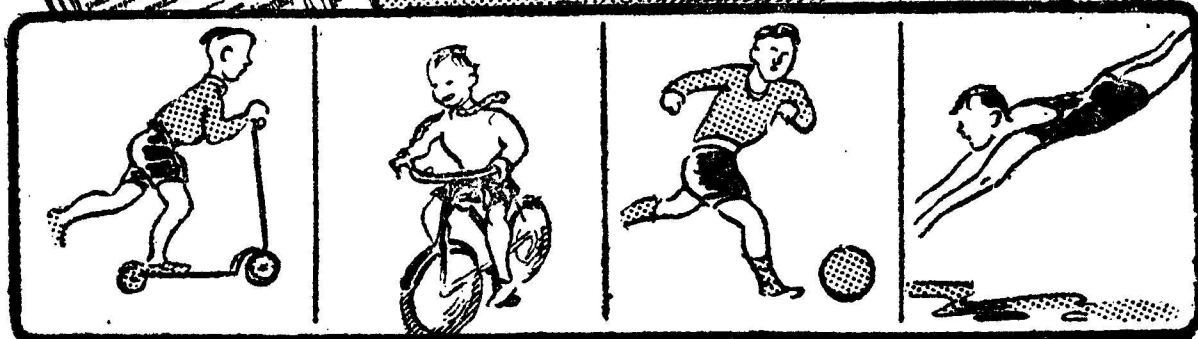
本期長江先生特為我們寫了一篇「山西紀行」，描寫他由滬飛井，視察綏局途中的種種印象，內容充滿了新穎的經歷和活潑的風趣，可以一讀。

石膏是我國有希望工業之一，比用途亦甚廣泛，讀劉階平先生此文，使我們感到這工業，有力加整頓的必要。

我國研究文學的人士，多側重歐美文壇，對於日本的文藝界，一般頗多隔膜，張香山先生此文，把日本自左至右的現代有名作家，作一鳥瞰的介紹，使我們對於日本的文壇，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

編者

彼常導余入



兒童之健全者常喜運動游戲反之則萎靡不堪殊可憂慮常服司各脫乳白鰵魚肝油之兒童其精神之活潑舉動之伶俐寂寂皆能勝人故欲速成兒童之健康非此品不能達此目的蓋因其中所含維他命與礦質等多種名貴質素確於兒童最為滋養常服之能使身骨堅強發育健全凡為子女幸福計者宜即採用但須認明漁夫商標庶免歧誤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請認明漁夫商標

乳白鱈魚肝油

華 華

國產呢絨

廉低格價 貴高質品

售出有均號商號呢大各國全

[illegible]

支店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號二十三路川四海上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廿九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內城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漢口路五十五號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門外大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南都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長沙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重慶 大華路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冊數價目	國內	日本	香港	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分五厘	六	分一角五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分一角五	八	角一元五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分一角五	七	角三元五
全年	五十五	五元七角五分	三	元七角五分	元七角五分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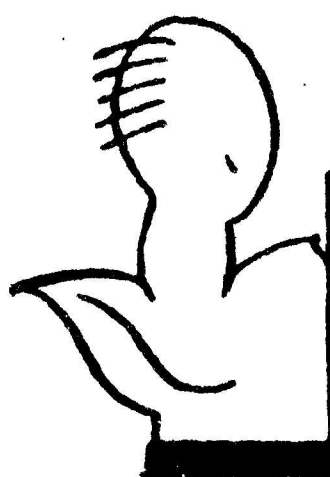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
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
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墨墨繪成、盼
-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三、稿件本報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 四、稿件務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
- 五、稿件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 六、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
- 七、稿件登載後、由本社酌量酬謝。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優。
- 八、本報徵求各地有新開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簡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報編輯部收、勿寄編輯部個人。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中華書局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 | | | | |
|---|---------|---|------|
|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運動 蕭石君編 | 五 角 | 愛的雰圍 (小說) 盛明若·王家楫譯 | 九角五分 |
| 現代文學評論 錢歌川編 | 五 角 | A. Maurois: Atmosphere of Love | |
| 東西文學評論 劉大杰編譯 | 四 角 | 文明人 (小說) 李劫人譯 | 九角五分 |
| 藝術與生活 周作人著 | 八 角 | Claude Farrér: Les Civilisés | |
| 幾個偉大的作家 郁達夫編譯 | 五角五分 | 女郎愛里沙 (小說) 李劫人譯 | 六 角 |
| I. Turgenev: Don Quixote and Hamlet | | Edmond de Goncourt: La Fille Eliza | |
| 寫劇原理 熊佛西著 | 三角五分 | 曼儂 (小說) 石 民·張友松譯 | 九 角 |
| 岳飛之死 (戲劇) 谷劍塵著 | 七 角 | Antoino Prevost: Manon Lescaut | |
| 漁光女 (戲劇) 鄭延毅譯 | 五 角 | 馬班小姐 (小說) 林徽音譯 | 一 元 |
| Marcel Pagnol: Fanny | | Theophilé Gautier: Mademoiselle de Maupin | |
| 蘭姑娘的悲劇 (戲劇) 饒孟侃譯 | 二角五分 | 快樂的人們 (小說) | 四角五分 |
| John Masefield: The Tragedy of Nan | | H. Sudermann 等著 周頌棣譯 | |
| 從清晨到夜半 (戲劇) 梁 鎮譯 | 三角五分 |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 (小說) 李且鏈譯 | 三 角 |
| Georg Kaiser: Von Morgens bis Mitternachts | | Gottfried Keller: Drei Gerechten Mammacher | |
| 季革斯及其指環 (戲劇) 毛秋白譯 | 三角五分 | 史姑娘 (小說) 毛秋白譯 | 三 角 |
| F. Hebbel: Gyges und Sein Ring | | Ernst T. A. Hoffmann: Das Fraeulein Von Scuderi | |
| 渾堡王子 (戲劇) 毛秋白譯 | 三 角 | 三四郎 (小說) 夏目漱石著 崔萬秋譯 | 九角五分 |
| H. von Kleist: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 | 心 (隨筆等) 小泉八雲著 楊維鈺譯 | 八 角 |
| 日本戲曲集 山本有三等著 章克標譯 | 八 角 | 有島武郎集 (小說) 沈端先譯 | 四角五分 |
| 梅特林劇曲選集 蕭石君譯 | 八 角 | 芥川龍之介集 (小說) 馮子韻譯 | 四角五分 |
| Maurice Meaterlinck: Théâtre de Meaterlinck | | 更生記 (小說) 佐藤春夫著 查士驥譯 | 九 角 |
| 域外小說集 周作人譯 | 五角五分 | 志賀直哉集 (小說) 謝六逸譯 | 六 角 |
| Wilde & Other Authors: Foreign Famous Stories | | 迷途 (小說) 劉大杰譯 | 六角五分 |
|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選 (小說) 雪菲女士編 | 六角 | Tolstoy and Other Authors: Master and Man | |
| 小菊 (小說) 予 且著 | 二册 一元四角 | 懺悔 (小說) 何 妨譯 | 六 角 |
| 大波 (小說) 李劫人著 全三卷 上卷 | 六 角 | M. Gorky: A Confession | |
| 暴風雨前 (小說) 李劫人著 | 七角五分 | 紅字 (小說) 張夢麟譯 | 九角五分 |
| 死水微瀾 (小說) 李劫人著 | 七 角 |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 |
| 玫瑰的刺 (小說) 盧隱女士著 | 六角五分 | 自由 (小說) 鍾憲民譯 | 六角五分 |
| 成名以後 (小說) 王家楫著 | 四角五分 | Theodore Dreiser: Free and Other Stories | |
| 樹下集 (小說) 高 植著 | 六角五分 | 戴茜米勒爾 (小說) 林疑今譯 | 三 角 |
| 獨身者 (小說) 陳翔鶴著 | 五 角 | Henry James: Daisy Miller | |
| 朵連格萊的畫像 (小說) 凌璧如譯 | 九 角 | 苦戀 (小說) 劉大杰譯 | 九角五分 |
|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nian Gray | | A. Schnitzler: Bertha Garlan | |
| 熱戀 (小說) 錢歌川譯 | 六 角 | 狂人與死女 (小說) 劉大杰譯 | 四角五分 |
| D. H. Lawrence & Other Authors: In Love & Other Stories | | S. Lagerlöf: The Tale of Manor | |
| 人心 (小說) 李劫人譯 | 六角五分 | 春天的歌 (小說) 孫 用譯 | 六角五分 |
| Guy de Maupassant: Notre Cœur | | J. Korczak: "Painlempa Kanto" Kaj Aliaj Noveloj | |
| | | 舅舅昂格爾 (小說) 賀文林譯 | 八 角 |
| | | Istrati: Oncle Anghel | |